

笠泽文丛  
li ze wen cong



# 起明集

俞前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俞前，男，1957年9月生，江苏吴江人，吴江市文联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有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雨花》《清明》《散文世界》《散文百家》《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编撰出版有《莲子雨》《思鲈石》《鲈乡古韵——吴江揽胜集》《芳雪疏香——吴江妇女史话》《平望史话》《巢南浩歌——陈去病诗传》等，与人合作编撰出版有《吴江官吏勤廉故事选》《吴江百贤思想品德故事选》《震泽八景》《庞山湖史话》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起明集 / 俞前著. -- 济南 :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 10

(笠泽文丛)

ISBN 978-7-5474-0509-3

I. ①起… II. ①俞…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0275 号

责任编辑 吴 兵 郭珊珊

装帧设计 刘中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网 址 <http://www.hbs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mailto: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吴江市同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0×210 毫米

53.5 印张 12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0 元 (全十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质量室联系调换。

# 总序

范小青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按年龄划分，会有许多不同的阶段，比如从少年到青年的这个阶段，那肯定是人生比较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更是一个成人的过程，是一个质变的飞跃的过程。一个于世事懵懂浑然的孩童，渐渐地打开了心灵的门窗，开始了人生之旅。

我很幸运，我的这个阶段，是在吴江渡过的。

几十年过去了，吴江始终在我心里最柔弱、最敏感、最深切的那个地方存在着，吴江又始终是我最为骄傲的故乡。

吴江是一个润的地方，滋润，湿润，丰润；吴江又是一个厚的地方，厚德，厚文，厚道。润的氛围，厚的环境，对于每一个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着的孩子来说，那是多么的可贵和重要。

有了润，有了厚，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柔软而持重。一个内心柔软的人，就像海绵，易于吸水，不易枯竭；一个精神持重的人，不易随波逐流，不易东张西望，不易轻言放弃。

这是文人必备的品格。

这片润而且厚的土地上，曾经生活和孕育了无数的文人名人，他们就在吴江的每一个古镇，每一条小街，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角落，酝酿出无数的篇章。于是，千百年来，吴江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道德文章滋养，都被名人气质浸透，文化的养料，又薰陶着这里的每一方蓝天。与此同时的千百年，吴江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方天空，又将它们吸纳的这些气息经久不衰地散发开来，弥漫开来，让它们布满在吴江的土壤和空气中。这样的生生不息，吴江，便成为处处燎原的发源地了。在史册的每一页，我们都能看见有浓浓的文化烟火从这里升腾起来，在过往的每一天，我们都能感觉故人的精神气在这里行走，给我们这些后来人，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吴江就是我们今天的精神家园，就是我们心灵翱翔的自由天空，就是我们心愿中的最好的去处。

于是，作为文化和文学的沃土，吴江有着足够的阳光、养料和水，又有着像勤劳的农夫一样的写作者，一年又一年，一代接一代，写作，写作。今天，他们又奉出笠泽文丛十本散文集到我们面前，这是他们辛勤耕耘的硕果，是他们承传和光大的答卷，是他们为吴江这幅润而厚的画卷增添的全新的一笔。

曾经的大片的桑地，曾经的纵横交错的河流，曾经的油菜花、紫云英，曾经的老宅深院和古井石桥，不知今日安在否？

它们一定还在的。如果它们不再存在在那片土地上，它们一定在笠泽文丛中。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



# 代序

范培松

俞前给我的印象，是两个“爱”：一是爱吴江爱到骨子里，二是爱文学爱到骨子里。这两个爱到骨子里，就创造出了这本散文集。

这本散文集百分之九十是写的吴江，所谓百分之九十，是因为还有几篇写的是吴江外的人和事。吴江是我们的邻居。半个世纪前，我踏上工作岗位，就被派到吴江的同里的庞山湖农场，和学生半工半读。文革中又被贬到同里的庞山湖农场劳动改造。在这漫长的动乱岁月里，那里留下了我的杂乱的痕迹。恰恰这本散文集中有多篇写的是吴江的同里的庞山湖农场，因此读文集，仿佛让我又回到那个年月，倍感亲切。

因为俞前的两个“爱到骨子里”，决定他在写散文时的姿态，是把吴江当“情人”来写，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吴江的一切在他眼里生动起来，从日常油盐酱醋，到世纪伟人，他都津津乐道，写得有滋有味。我特别喜欢他的《邻居》那篇，写邻居之间的和谐，如此：

老房子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帮孩子，年龄虽然参差不

齐，却是一个无形的整体。那时的一家一户不像现在那样封闭得“老死不相往来”，邻里间孩子玩在一块像一家子，吃饭时大人撕破喉咙喊着自己的孩子。有时喂饭大人会跟着孩子满院子地跑，一不小心，还会张冠李戴喂错了人家的孩子。

寥寥数语，没有花腔，没有雕琢，把邻居之间的你我难分的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写得栩栩如生。有一种难得的原汁原味。我一直认为，散文创作难就难在语言上，不雕琢不行，雕琢过了，又不好，有论者提出，散文的语言要“清雕琢”，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以上这段文字，可以说是个范例。

文集集中的另一类文章，以《画意诗情贮一囊——庞山湖旧景新描》为代表，写得比较华丽，张扬，也很重视“作”的技巧。如《画意诗情贮一囊——庞山湖旧景新描》中写庞山湖的湖草：

庞山湖湖草青青，四季常春，给庞山带来无限生机。湖草宛如少女的青丝，有的在水底飘荡，有的在水面漂流，轻柔而又缠绵。湖滨浅滩上绿草如茵，嫩嫩的，绿绿的，跃入你的眼帘，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一道道清流在绿茵中蜿蜒流淌，仿佛要带走绿草的梦。

这段文字可以看到作者的精心，在描写庞山湖的湖草时，先是四季的概写：“湖草青青，四季常春。”接着，写点，视线从“水底飘荡”，升到“水面漂流”，再延伸到“湖滨浅滩”，由下而上，极有层次，不让景物呆板。更妙的是最后以“一道道清流在绿茵中蜿蜒流淌，仿佛要带走绿草的梦”让景动起来。这种努力应该鼓励。当然和上一段邻居文字相比，缺少一点情。我在这里要提醒作者，任何散文写景，都是写自我，不要忘记自己，技巧也要带情来运用。

文集中许多篇章是写人的。作者担任过多年的人事局副局长，对人物特别有感觉，而且这种感觉的重心是发现人物的优点和长处，我特别欣赏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就是以发现别人的缺点或问题为快乐，如果抓到一点在他们看来是个问题，恨不得要宣传到全世界都能知道，即使对方已经死了，也不放过。但是，作者却很善良，他对笔下的人物都是有着一种与人为善的心，他在《我的师傅》中写道：“记得有一次一位女工与丈夫吵闹，一夜不归，我们全班人马劝阻不了，也就一起在车间内坐到天明。”读到这里，我非常感动，“全班人马”陪“坐到天明”是怎样的一份感情啊。作者能把它珍藏在心里，把它写出来，也说明作者心地善良。文如其人，我是深深相信这一点的。

俞前担任吴江文联主席，热心文学事业，为作家们的创作做了很多实事，我也想借作序的机会，向他表示敬意。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原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 目 录

- |     |          |
|-----|----------|
| 1   | 总序 / 范小青 |
| 3   | 代序 / 范培松 |
| 001 | 说长道短话辣油  |
| 004 | 五月的乡情    |
| 008 | 古镇的艺缘    |
| 012 | 遥思“兰芷轩”  |
| 017 | 我的老师王立权  |
| 021 | 邻居       |
| 024 | 悠悠岁月悠悠情  |
| 033 | 在父亲嘱咐中成长 |
| 036 | 画记       |
| 039 | 石赋       |
| 041 | 巴蜀人家     |
| 050 | 工厂小忆（四题） |
| 058 | 海边的黎明    |
| 064 | 画意诗情贮一囊  |
| 071 | 堙没的古庞山   |

- 078 溪港的记忆  
089 汾湖便是子陵滩  
097 吴江美食诗话  
104 信友万静  
113 园林的遐想  
127 中秋随感  
132 运河诗韵十章  
145 章家浜的故事  
151 我的师傅  
155 在太湖边  
157 集券记  
161 垂虹桥



## 说长道短话辣油

每到异乡客地旅游，大饱眼福之余，总免不了享一番口福，无非酸、甜、苦、辣、咸。五味里，以辣为奇，尝一尝，就使你汗流浹背，令你心花怒放，说不出的舒畅。跑过大江南北，觉得在辣中称奇的，还是家乡的平望辣油。

平望乡谚曰：“锦绣江南平望镇，绮丽莺湖景宜人。莺脰湖畔何为佳？辣油辣酱传美名。”在吴侬软语、甜味糯食的江南，一个古镇以辣油享名远近，怎不为奇？

一次，有朋自长白山麓来，北方人喜辣早就闻名，我就奉上一瓶平望辣油。那朋友接过辣油啧啧道好，但见玻璃瓶内澄清、晶莹、透明，乍一看，辣油红中泛黄，如琼浆玉醴。“挺像件工艺品，”朋友说，“看这诱人色彩，味道一定美。”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瓶盖，一股辣香扑鼻而来。未料，他把辣油倒进面条碗里一吃，情绪骤变，连声说：“不辣！不辣！”

我急忙向他解释：“这平望辣油的辣和北方不同。它是辣中有甜、甜中有香、香而有色，适合江南人的口味。如果说北方的辣油以大红、紫红著称，那么，这平望辣油却以粉红、淡红为特色。你若多放一点，定会品出点味道来。”

他又倒了几滴。倒着、吃着，突然，朗声笑了起来：“这平望辣油，果然不同寻常，如果把四川的豆瓣酱比作北方的汉子，那平望辣油可称作姑苏妮子了。确有一种江南味。”

此话可说中了，江南味正是平望辣油的特点，它同北方辣酱的明显区别就在于辣椒原料及制作工艺不同。平望辣油采用的是浙江“佛爪辣椒”和“鸡爪辣椒”，肉质厚而辣性淡于北方辣椒，在制作时，又将辣椒腌制脱去暴性、再用钢磨粉碎，然后按比例掺进植物油，煮沸焖后，加上适量的白糖、味精。最后把辣油撇出，经过沉淀过滤，就成了味道鲜美、辣性温柔的平望辣油。

其实，平望辣油当初叫“银杏辣油”，它的由来，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呢。

一百多年前，平望有座远近闻名的寺院——殊胜寺。殊胜寺院內摊贩云集，有“小玄庙观”之称。古银杏树下，有一片小小的“达顺酱园”，是黎里人鲍问槎开办的。当时的平望镇，客商如云，尤其是到了春秋两个香市季节，苏州四郊的农民纷纷涌向杭州进香。回乡途中，那些香客、商贾总要带回些价廉物美的土产与家人共享。于是“达顺酱园”的乳腐、酱菜等也就生意兴隆了。烧香人吃素，素斋少不了精美的调味品。烧香人又大都是江南人，达顺酱园推出了集色、香、味于一身的“芝麻辣酱”。吃着吃着又吃出了名堂：浮在上面的辣油，比辣酱更有味。于是“银杏辣油”应时问世，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它便从杭州西湖博览会上捧回了奖杯，名声远播四方。

可是，平望辣油回避不了人间磨难。日寇铁蹄蹂躏平望时，达顺酱园濒临倒闭，同聚顺、达隆、德兴三酱园合并惨淡经营，平望辣油才不致绝味。抗美援朝时，因为平望辣油能增食欲、御寒冷，10万瓶平望辣油被国家作为军需物资运送跨过鸭绿江。

如今，在达顺酱园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平望调料酱品厂，旧貌换了新颜，“银杏”商标亦已被“鸢湖”所取代。自 1988 年获省优称号后，每年有 300 万瓶辣油从这里送向国内外。日本朋友还指名要平望辣油漂洋过海。厂里将投资 100 万元扩建新厂区，向半自动化生产线发展。将来会有更多的人享用到平望辣油。

(1992 年入选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县邑风物丛书《吴江》)



## 五月的乡情

钱今昔教授上月底给我们《人才》报的来信称：“要到家乡吴江走走，这是个人的夙愿。”他一直谦称自己是《人才》报的普通读者和投稿者，只说希望我们陪陪他就可以了，这也见得他人如其文，风格平易。

钱今昔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是我局联系的三百多位在外地的吴江籍高级专家中的一个，也是与我们联系较多的专家之一。《人才》报介绍过他的业绩，发表过他撰写的文章。这次，他是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归乡的。

本月12日上午，在松陵饭店，我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教授。他鹤发童颜，个子不高，却有一股浩然之气，与夫人一起健步走来，完全感觉不到他是已近八旬的高龄了。

“我终于回家乡了！”一坐下钱教授就侃侃而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离开吴江，一晃有六十年了。我和夫人结婚五十年，可她还没来过吴江……”此刻，他激动的眼里闪烁着亮光。他说这些年《人才》报连接着他的乡情，确实是相互有了感情。“《人才》报我每期都要细读，我爱看，很不错，副刊上的诗文很上档次。”钱教授受到郑振铎、王统照等著名作家的熏陶，是一位年轻时就造诣很深又

有成就的作家。1946年曾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授，出版过报告文学集《上海风景线》、小说散文集《流浪汉》等，长篇小说《风雨》曾在《小说月报》《民主报》上连载。他从作家的角度评说了《人才》报并深有感触地说：“吴江人办报是有传统、有办法的。当年，严宝礼创办《文汇报》时就靠了不少吴江老乡的艰苦奋斗。”

六十年的乡愁真是太长太沉了。“我们出去走走吧，就走着看。”他急于见到久别的一草一木。

走出饭店，步入街心公园，浏览着这蓝天白云下的绿柳翠河。钱教授赞叹不已，说他走了天南地北许多地方，像这样闹中取静的绝色长廊十分少见。

“人民大会堂还在吗？我从一本史志上看到‘吴江人民大会堂’，这几个字是我祖父题写的，他是个书法家。”钱教授告诉我们，他家曾是吴江的名门望族，祖父钱崇威是我国最后一位翰林，长于经史诗赋，解放后任过江苏省文史馆长。当年在上海，祖父有许多老友，如柳亚子、王绍鏊、金松岑、包天笑、程小青、周瘦鹃等等，都是当时的风流人物。在松陵镇上，祖父以家宅之半捐建“爱德女子小学”。在他谦和的话语里，我们感受到他对祖父的崇敬与怀念，也增添了我们的敬仰之情。

走过仓桥和小商品市场，进入吴江市文化馆的娱乐场所，来到当年很气派的大会堂前，可惜的是，大会堂经过两次重修，那块七十年代由钱崇威老先生题写的匾额已经没有了。叹憾之余，他独自绕到大会堂的后方，仿佛兴许会在什么角落蓦然发现它……然而，确实早已不在了。他的脸上也毫无怨色，想必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那些特殊年代里的特殊做法早已不为怪了。而在崇尚先贤的今天，他寻访着先祖的遗迹，感受着家乡的变化，也不能不说有所慰藉吧。当听说这座大会堂快拆了，就急忙拖着我们一起合影，留住这份最后



的思念。

吴江还有一处令他梦魂牵绕的地方，就是阁老厅，这是他小时候的居住地。他回忆道，阁老厅很大，祖父喜欢打拳，太极拳打得很好，因而有一间很大的厅，又叫拳厅。里面还有许多书，包括地方文献。他在吴江读小学时经常钻在这书堆里……现在阁老厅也已荡然无存，被一条新巷取代，因此他的追忆好像是空荡荡的。

令人欣慰的是那三角井还在，那垂虹遗址被重新开发出来，钱教授的思绪被牵回到当年，仿佛唤醒了童年，情不自禁地对妻子讲述当年的情景。

钱今昔教授对家乡、对家乡人的情怀溢于言表。一到吴江就想起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吴江文化馆的第一任馆长吴大伟。吴大伟先生在吴江文史资料的研究上很有建树，而钱教授虽然人在外地，但对吴江的地方文史也很关心。与他闲聊中，他就说到了一连串吴江名人的轶事，还说要为我们写一些王绍鏊、范烟桥、毛啸岑等人的回忆文章。共同的志向，把他俩连接在一起，二十余年来，吴大伟经常去上海拜访钱教授。这次老友在家乡重逢，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为了使记忆中的家乡更清晰，我们又陪同钱教授参观了同里。同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古朴风貌、湖光水色，令他留连。作为经济、地理、旅游专家的钱教授自然而然地谈到如何利用自己研究人文地理的优势，利用与国际友人和国内同仁交往的条件，为家乡旅游事业的发展出力。

次日早晨，天下起蒙蒙细雨，钱教授及夫人要回去了。他们大早起来，打着伞，又在这故土的大街小巷花园漫步。这如梦如烟的美丽画卷，几十年来一直在他的乡思里，而如今，他能徜徉在其中了！这五月的春景，对于一位老人，又是何等满足。

临别前，钱教授又专程来到人事局与蒋蕊娟局长会面，感谢她

作为《人才》报主编多年来赠送他报纸,并将自己主编的《西非石油》赠送给蒋局长,蒋局长也回赠了自己主编的“人才启示录丛书”。钱教授谈起自己的过去与将来,谈起外地吴江人对吴江发展的关心与希望。他还透露了一个信息,他所在的学校正在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一个沪杭苏小三角洲旅游开发项目,此项目一列项,他要將吴江作为一个点,为家乡的旅游业依托周边环境、开发现有资源并形成自己的特点设计出一幅美丽蓝图……

(发表于吴江 1998 年第 5 期《人才》报)

## 古镇的艺缘

同里镇的明清街上，鳞次栉比有许多店铺，里面摆放着多式多样的工艺品、古玩物，每次经过，都会产生驻足不前的诱惑。这次我有时间多逛一会，来到一家画店。望着那些挂在墙壁上的一幅幅花鸟、人物、山水画，我就凭着自己有限的一点书画知识，与店主聊起了同里书画人物。

店主很健谈，他如数家珍地介绍着他的书画，并不时插入着介绍与同里相关的书画人物：有明代的王宠、清代的陆恢到现代的严继崖……特别兴奋地给我讲起了文徵明、唐寅、吴大徵、吴昌硕等名流与同里书画人物交往的一些事，我们聊着聊着，一种敬意油然而出。

不知何时，我身边忽然多了一位老人，银须白发，如画上走下的一般。我转脸朝他点点头，他却慢条斯理地说：“这能写会画在同里不算啥的，从古至今我可以列出一百多号人物，这不用笔的书画才叫奇叹绝呢！”

“不用笔？”我追问一句。他见我疑兮兮的，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在清朝时同里有位富室人家要嫁女儿，裁缝赶制嫁衣，其中有个叫柏俞龄的人。有人发现这个柏俞龄的人光吃喝不干活，东家甚为不满。当最后一天到来时，柏俞龄只向东家献那么一块只有五寸长的绫帕。



可是，东家拿到手上定神一看，却大吃一惊，原来绫帕上面竟是一幅《王祥卧冰图》，全用碎绫拼成，画面精细，丝毫不见针的痕迹。这王祥独坐岸边磐石，面目消瘦有寒冻气色。浅丘色上衣已解开，衣内外四层色彩皆不相同……

“真是奇画，”我忍不住赞叹了一声，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谁有这个，可发财了。”

“可惜啊，这技艺已经失传，画也丢了，再也没有人能饱这个眼福了。”老人摇摇头说：“我也是从《吴江县续志》上看来的。”说着，他慢慢地走了。

望着老人的背影，我感悟到一丝我们共有的惆怅。

回到吴江，心里难以平静。真的又去图书馆翻了《吴江县续志》，希望能查到绫经图的踪影。当时有不少人求柏俞龄制作，他都以老眼昏花为理由回绝。有个叫金佩芳的人善作器具，将纸罐的绝技传于柏俞龄，柏俞龄仍守口如瓶。

我想到了我一位好友倪君。他原来是我的同事，祖居同里，后来招干考试进了市机关。他是个做学问的人，古书读了不少，对书画艺术也有研究。我希望能从那儿寻到绫经图的踪迹，出现个奇迹。

不料，找他一聊，他也不无遗憾地说：“这绫经图后来是没有发现过。封建时代‘技不外传’，多少绝技失传了。”看着我的一副失落的样子，他顿了顿说：“绫经图是没了，但这不用笔的画嘛……”他一边说，一边像变戏法似地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对我笑笑说，“这里有。”

我有点不能相信，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他递过来一副扇骨，我打开一看，顿觉眼前一亮，扇骨上刻的书画不也可以称作不用笔的画？那扇骨上一面刻着一首诗。落款是：“凌云刻。”

倪君进一步介绍说，这凌云是同里镇人，名石仙，号翔云，爱书

画篆刻，嗜收藏，喜盆栽，尤其精通竹刻，在里中有名。翔云先生是凌在纯的父亲。

我与凌在纯也早就相识，他的书法篆刻得到了吴昌硕弟子徐穆如先生的真传，曾在国内一些大赛中入选获奖。但对他父亲，我却不甚了解，对竹刻更属寡闻。于是就迫不及待地与倪君相约要去拜访凌在纯。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来到同里凌家的住处，一幢二层小楼，墙上镶嵌着一块匾：淡远楼。

凌在纯很兴奋地把我们迎进屋。上楼进入书房，书房其实是他的工作室，杂乱无章却不同凡响。靠墙有一壁书橱摆满了书画一类的书，一张定做的大书桌上堆放着文房四宝，每件都是精美的工艺品。

我们是来看他父亲的竹刻的，他说今天你们来得真巧，天高气爽，如遇天气潮湿，这些扇骨是舍不得拿出来。打开箱子，每把扇子都用纸头包着，随着一张张纸的打开，一幅幅竹刻画面呈现在了眼前，这刀刻画如此精巧、如此刚健，画意笔力跃然竹上，可谓巧夺天工：柳树上的蝉翼晶莹透明。百合花丛躲着的纺织娘栩栩如生，两根长须细挺而富有动感。留青仿青铜器铭文古朴遒劲有力，劲竹图叶重叠错落有致。更有几幅精巧的，我拿着放大镜才能看清，一幅“东坡先生笠履小像”，苏东坡的胡子只有1/20头发丝粗细。一幅落款“石仙四十后作”，七个字字字清晰。我们看得如痴似醉。

在欣赏中，我们又进一步了解了翔云先生。当年同里镇艺人辈出，书画、竹画、手指画都有造诣。特别有一位叫庞仲景的人，曾有富室朱冠伦赠千金嘱刻扇骨、臂搁、笔筒，由此名重三吴。翔云先生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耳濡目染，他的技艺长进很快，在同行中名列前茅。有一件往事在当时的同仁中影响很大：一次，翔云先生和几位书画同好游上海，宿吴江同乡会。上海滩有一位据称“小吕宋”的扇骨收藏家，



获悉翔云先生讲究精雕细刻，央人请他在一周内刻好十把扇骨，愿付厚酬。而翔云先生讲究精雕细刻，对这要求一时应承不下来，同乡书画家竭力请翔云先生露一手，这才盛情难却，埋头一周。当这十把扇骨送到那“小吕宋”手中时，观者惊叹不绝，“小吕宋”当即以三封银元相酬。

在凌在纯收藏的扇子中，有不少同里名人的书画，陆恢、范烟桥、范钧、薛凤昌、杨天骥、陈去病……这些扇面配上翔云先生刻的扇骨，相映成趣。其中也有翔云先生自己的书画，一幅芍药图颇有恽南田风格。我们不说这一把把扇子的本身价值，就透过这一幅幅字画，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帧帧历史的屏幕，可以体验到同里前辈艺术生命的节奏。

凌在纯从小受父亲影响，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专攻书法篆刻，但也曾刻几把扇骨。在一九七四年时，一批青年文人雅士相聚同里，兴酣之际，盛泽一位朋友递过一把扇骨，请徐园园、凌在纯分别在两侧画画，并请凌在纯镌刻，日后，这位朋友取得扇骨，欣喜万分，爱不释手。在他家我也有幸看到了他的一把竹扇骨：一面是梅花图，另一面是毛泽东的咏梅诗，不失为了一件艺术精品。

走出凌在纯家，要离开同里了，但我的思绪还萦绕着同里那种特有的艺术氛围。绫经图失传了，然而竹刻艺术已有传人。这一点似足以弥补我此前那份遗憾了。

小桥流水古园旧街自然是同里的醉人之处，而当我有幸在它的背景深处领略到了那一朵朵艺术奇葩，古镇的印象，在我的心中便多了一层使人难以忘怀的新的蕴含。

（1999年在同里征文中获奖并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水一方——名人笔下的同里》）

## 遥思“兰芷轩”

文联来通知，要组织去周庄采风。很遗憾，因公务缠绕而未能前行。其实，再去周庄是我思量已久的事。

以前亦去过几次周庄，但都是陪客前往，无遐自己细细品味。因此，只知道周庄是江南一个文化古镇，有双桥、张厅、沈厅，有陈逸飞的画、沈万三的传说，游人不绝，喧闹不绝，但不知道这步履声中、游人眼里，周庄之古、古镇之名有如此诱人之处。

近期整理吴江的一个近代人物毛啸岑的史料，看到了他的祖上乃官宦人家、书香门弟。清代有个毛锡年的，曾画有一幅“四老图”，说是起因于周庄的一次“四老聚会”。

夜深人静，我翻开了《周庄镇志》，这透露着古朴之气的线装书籍，一下子把我导入了那三百多年前的水乡周庄。茂林修竹、环境幽静的南湖边，在那紫烟缥缈的清远庵后有个私人住宅，名叫“兰芷轩”。“兰芷轩”的主人郑源，字药房，以行医妇科为家业。自小钻研诗文，精通韵律，善画花鸟，晚年与本镇诗友屠彦徵、徐汝璞等人组织了“耆英诗社”，这“四老图”就出自“兰芷轩”。

明末清初，江南文士结社风气甚盛，最有影响的是“复社”“几社”。在吴江境内就有“慎交社”“惊隐诗社”，文士们以诗会友，以诗言志。“耆英诗社”乃是结社盛行的氛围里开放的一朵奇葩。它吸引了附近



的文人雅士，其中就是吴江黎里的毛莹。毛莹早年游学，工古文辞，后隐居楔湖，号大休老人。妻兄金之俊在朝为官，几次请他出山而不去，在家乡著述自娱。著有《晚宜楼集》十六卷和《晚宜楼集补遗》《晚宜楼集附诗余杂曲》各一集。“耆英诗社”吸引了他，他常到周庄，与社友们谈诗作词，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

周庄和吴江很有牵绕，我最早是从沈万三的传说中感觉到的。周庄的江南巨富沈万三致富的缘由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一种“授财说”与吴江人有关。元季吴江分湖一带有个叫陆德原的，富而好古，沈万三曾给他管过帐，后来，陆德原看破红尘，离家云游，把万贯家财拱手送给了沈万三。以后，我与人合作《陈去病年谱简编》，看到了陈去病祖上就卜居周庄，在周福桥有故居，清中叶才从周庄迁青浦后置产同里，入吴江籍。而周庄的叶楚伦就是吴江分湖边叶绍袁的后裔。

吴江与周庄的文人相聚，我却知道甚少，唯一了解的就是南社社员相聚迷楼之事。1920年初，柳亚子抵达周庄，邀请在周庄的南社社员陈去病、王大觉、凌惠穰、费公直、陈戡人等先后在迷楼聚会四次，他们在觥筹交错之际，纷纷吟诗诵词，抨击社会、鼓吹革命。每到周庄，看到了迷楼上南社社员聚会的塑像，都不由产生一阵感慨。

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吴江人参加了周庄的诗社，这是前所未闻的，引发了我深根寻源的兴趣，萌生了再去周庄的念头，然而一直未能如愿，只能徘徊于古籍史料间，漫游于梦魂缠绕中，寻求“兰芷轩”，寻求与周庄的缘。

“耆英诗社”为首的屠彦徵是周庄人，早年就有文名，清兵入关后，就隐居不出。文人隐居大都出于本性，或淡泊名利，或性格乖僻，或喜爱自然。周庄一带，隐士颇多，在周庄镇南吴江境内的二图村原有“晋高士张翰之墓”，他的“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在江南流传甚广，张翰思鲈归

乡成为千古美谈。屠彦徵在家与当地文人交往，组成“耆英诗社”，诗社活动地点大部分在徐汝璞家。

徐汝璞是明中山王徐达之弟徐逵的后裔，他的住宅名“怡顺堂”就是后买给姓张的人家，改名“玉燕堂”，现在称为“张厅”的宅园。“怡顺堂”，大厅宽敞明亮，园内有细长小河，驳岸围拥、绿树掩映，临河的后窗，窗前有美人靠，环境古朴典雅，是读书作文的好去处。

那次“四老聚会”却例外在南湖边的“兰芷轩”。屠、徐、郑、毛四位老人在“兰芷轩”相聚，微弱的阳光下，阵阵秋风使人感到爽快。他们喝着酒，品尝着松江鲈鱼，闻着菊花的芬芳，心情特别愉快。当时，郑源的儿子和毛莹的儿子也在场，他们默数四老年龄，屠彦徵八十三岁、毛莹七十七岁、郑源七十一岁、徐汝璞六十九岁，四人的年龄加起来正好三百岁。望着四位老人，两个孩子想起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七老会”，此情此景何等相似，就以“四个老人三百岁”之句敬贺，各敬一杯酒。四位老人怡然自得，掀髯抚掌，就仿白居易，以“四个老人三百岁”为起句各赋诗二绝：

屠彦徵：

四个老人三百岁，筵开先我一瓯茶，  
匆匆八十年前事，旭日初临今日斜。

四个老人三百岁，时来溪口眺青山，  
主翁健步同相赏，不费携筇往与还。

毛莹：

四个老人三百岁，一番中酒不嫌茶，  
笑余蹇步偏移艇，归去何愁路狭斜。

四个老人三百岁，幽居无异住深山，



坐中尽有医王在，底用延年借大还。

郑源：

四个老人三百岁，清淡为供赵州茶，  
恰逢花发东篱下，相对盘桓日影斜。

四个老人三百岁，风流堪继白香山，  
微醺携筇溪桥暮，尽识先生谷口还。

徐汝璞：

四个老人三百岁，秋来同啜早春茶，  
数年十万八千里，笑指桑榆暮景斜。

四个老人三百岁，水乡结伴胜居山，  
闲时领略烟波趣，一叶轻舟任往还。

读着四位老人的诗，我被他们对人生的热爱深深感动了。四位老人如海上之轻鸥、云中之野鹤，逍遥物外，赋词饮酒，陶情于水边林下，与当年的白居易何等相似。

当年白居易等人在洛阳道里宅举行了一个“七老会”，七个老人合计年龄五百七十岁，七人相顾，既醉甚欢。白居易静而思之感到此会希有，就以七言六韵写了诗，起首二句是：“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后来有人又合二僧绘有“九老图”。周庄“四老聚会”与白居易他们的“七老会”已离千余年了，真也难遇。他们退闲而有磅礴之致，高尚而有潇洒之风，不难想象当时毛莹的儿子毛锡年绘“四老图”的情感之真挚、意念之深切。

毛锡年喜咏短章，曾与郑宽、徐藩、顾有孝集诗社于周庄白云堂。

他的书法秀劲，尤善于画画，得到他祖母的真传。当时，他即兴画了一幅《四老图》，把“四老聚会”的情景逼真地描绘了出来。后来，郑源的儿子把诗画给了当时的名士徐冷，徐冷写了《四老图序》一文，把四老的神态描绘得栩栩如生：“其幅巾篋衣而上坐者，屠翁也。科头髑鼻望之，有轩昂之气者，毛翁也。垂翅纱巾紫衣而掩映于双桐之间者，徐翁也。手拭如意微吟而有所思者，郑翁也。”

“兰芷轩”的“四老聚会”仿佛就在我的眼前，忽然产生了一种情感：人生如此短暂，而能像这四老那样直面人生，把功名利禄抛之身外，才是人生的真谛所在。于是乎，我的那种去周庄“兰芷轩”体味当年“四老聚会”的氛围之思绪越发强烈。

文荣兄从周庄带来三本书，《周庄》《悠悠周庄情》和《九百岁的水镇周庄》，我迫不及待地寻找“兰芷轩”，却未能找到它的踪影。或许是时过境迁、桑海变化，“兰芷轩”早已埋入了历史，或许是这四老不像“四大高僧”“四大布衣”以及“四皓”“四隐”“四友”“四真人”那么名声显赫而未能记载，或许“四老图”早已不复存在后人无缘目睹，或许……

周庄，九百年历史的古镇，徜徉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如此生龙活虎，又如此扑朔迷离，还有许多宝藏需要人们去开发，还有许多硕果需要人们去采撷，未来是如此广阔，我暗下决心，一定得再去周庄，一定得探索出“兰芷轩”的奥秘，一下子，思绪在坦荡中飘逸，情感在希冀中升腾……

（获 99 中国周庄旅游文化节征文获奖并入选西安地震出版社《回眸周庄》）



## 我的老师王立权

茫茫人海里，老师这个称呼特别珍贵而神圣，从小学至今接受了不少老师的教诲；漫漫人生中，靠了老师的指点和扶助才得到一个个小小的进步；众多的老师中给我帮助最大、教诲最多的应该说是王立权老师。

王立权是我中学的语文老师。我一进中学父亲就介绍说，王老师是扬州师范毕业的，肚子里学问多。他担任语文老师我感到很幸运，学生找个好老师是不那么容易的。第一次看到他就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瘦长的个子，一副圆瓶式的眼镜，讲课慢条斯理的，缺乏节奏感。那时正值“文革”时代，学生上课是不那么认真的，他缺少火气，往往管不住学生的纪律。他讲古文那神态，像电影里看到的过去的“老夫子”。他讲他的，不管你们听不听，他的任务就是讲。他那副认真劲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我也就喜欢上了语文。

我与他深入的交往，倒是毕业以后。1977年恢复高考，我找他补习语文，他翻出了他的各课笔记给我讲解，语态神情仿佛仍在课堂上一样，在他的讲解中，我感到我的知识的贫乏。他说他喜欢教师这一岗位。可能由于他的影响，我的高考志愿填的是师范，而且是扬州师范，因为他说扬州这地方文化氛围很浓。

我最终未能考上大学，后来便走上业余学习之路。从1979年至今我的业余学习没有停止过：电大英语，高师中文函授，劳动经济管理的专业证书，写作、科技情报、世界语函授，直到今年的苏大成人专升本的考试，漫无目的地瞎学。但每次学习都得到了他热情的帮助。他除了有坚实的古文基础外，英语也很好，接近花甲之年还学习德语，并达到了一定程度，更想不到我读世界语函授时，他对世界语也懂，还时常为我修改作业。王老师现在退休了，我每当到平望，去他家看到的，常常是捧着书籍的他，也许，正因为他的这种敬业精神，才激励了我业余学习。

王老师对我的帮助，除了阶段性的复习辅导外，主要是经常性的文史知识点拨。我这些年的地方文史资料收集、撰写历史散文的过程，他是幕后英雄。1991年，吕锦华老师等编辑县邑风物丛书《吴江》，安排了我两篇任务，都是有关平望的，一篇是平望辣油辣酱，一篇是胜墩抗倭。胜墩抗倭是历史题材，《吴江县志》《平望镇志》有一些记载。但这些志书是古书，竖排本而且没有标点，读起来很困难，那时我就想到了王立权老师，于是把从志书中复印的有关抗倭的资料，特别是《吞海楼记》等拿到他家，他就为我断句，并且翻译解释。我们俩还对着平望地图分析着倭寇进犯胜墩的路线，胜墩的地理环境和战争的地点。这是我的第一篇历史题材的散文。后来编辑《人才》报，撰写《历史名人与吴江》，查出不少历史名人写吴江的诗，在古诗中，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我读到一首汪元量的《吴江》诗：“吴江湖水化虫沙，两岸乘物噪乱鸦，舟子美羹分丞相，路人麦饭进官家……”不理解其中之意，经王老师一讲才豁然开朗，汪元量是元朝的爱国诗人，诗里“丞相”指的是民族英雄文天祥。诗写文天祥途经吴江时吴江人送饭送菜以示敬重。这个细节增加了我写《元代名人吴江》的分量。



以后我在整理散文集《莲子雨》和编辑《人才史话》、撰写《陈去病年谱简编》的过程中，许多资料都是由他批点考证后进入文章。写这些文章，不仅要有古文知识，还要有历史文化知识，特别对人物的字号不了解就会出现差错，如写建文帝逃亡黄溪，查得《黄溪志》有关史仲彬的记载和沈涵的《史忠献公祠堂记》等，开始把史仲彬和史忠献写成两个人，后来王老师说了，史仲彬字文质，谥号忠献，才得以澄清。《松陵见闻录》中，看到了俞安期踏蛙立志的故事，感到意义很深，就写成文，王老师看后说，这俞安期可是有名人物，《辞海》中有他的著作。我一查果然，这珍贵资料的录入，增加了人物的分量。王老师有段时间不慎摔了一跤，断了骨头，尽管上着石膏但还为我批批点点。我写《陈去病年谱简编》正巧他搬家，他专门挤出时间读完了《浩歌堂诗选》、陈去病文集和外集，为我摘录了有关重要内容……

王立权老师的文史学问，我以为吴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然而他默默无闻，从不夸耀和渲染。与他在一起，很少谈及自己。虽然偶尔也说几句自己在上海读中学时曾听过一些名人的课，也曾说过他与徐孝穆这位著名竹刻家的交往。直到有一天，我将出版的散文集《莲子雨》送给他时，也许出于某种尊重，他也从楼上拿来了一本书送给我，竟是1988年他翻译，复旦大学黄颂杰教授校改，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雅斯贝斯哲学自传》，有7.9万字。他拿掉眼镜，为我签名，签名时是那么庄重宁静。我这才了解到王立权老师在哲学上也是颇有成果的，雅斯贝斯是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翻译这本书不仅要英语、中文功底，还要熟悉哲学。他说译这本书花了近十年时间。他还对我说，搞学问不在于人家怎么看，而在于自己怎么干。

王立权老师默默耕耘，与世无争，勤奋学习，不求功利，他的

这种处世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每每想到他，我的心里就平添了一份坦然。

(发表于1999年第二期吴江《人才》报)

## 邻居

说起邻居，我就会想到我的那段“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时光虽然短暂，但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平望池浜，一个大院子里的一幢木结构楼房住了我们近十户人家，人家与人家由一块薄薄的木板相隔，什么声音都能互相传递。那时还没有电视机，也不时兴卡拉OK，富有强烈共鸣的生活说不定会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震掉一小块。

老房子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大帮孩子，年龄虽然参差不齐，却是一个无形的整体。那时的一家一户不像现在那样封闭得“老死不相往来”，邻里间孩子玩在一块像一家子，吃饭时大人撕破喉咙喊着自己的孩子。有时喂饭大人会跟着孩子满院子地跑，一不小心，还会张冠李戴喂错了人家的孩子。

在我搬进大院的第三天傍晚，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两位十来岁小姑娘，一个扎着羊角辫，一位留着短发，说是来借书的。她俩的出现，给新居无限寂寞带来了一阵快活。我喜欢看书，有一箱小人书，大概是搬家时露了眼。她俩一进来，我就爽快地从床下拖出了纸盒子，把小人书全部倒在地上，三人席地而坐挑书。这是我与我的小邻居第一次交往。



长生是我们这帮孩子的大哥，当时他已是个毛头小伙了，在我们的眼中当然属于“大人”了。我们之间，有谁在外面被欺侮了，就找他出头，他也是一副侠义心肠。

接触比较多的是丹丹，他比我小一岁，也喜欢读书、看书，我俩常结伴上学，他生活条件很艰苦，父亲是老师，母亲因病在家，然而读书很用功。尽管当时满世界的“读书无用论”，学校教学很松懈，但是课外书看得不少。记得一次借到一本《卓亚和舒拉的故事》，看得很激动，晚间望着星空，我们不知天高地厚，语言不清却大谈特谈着我们的未来……

那时我们都很贪玩，有一次，三人结伴去农村捉蟋蟀，在一个荒野坟地里迷了路，回不了家，又偏偏下起了雨，我们挤在一棵大树下，身上全湿了，心里很害怕，最后是大人来找，才把我们找回家，当然少不了一顿骂。

那时的生活很单调，学生也不像现在那样被功课压弯了腰。在夏天的晚上，除了看电影就是坐在院子里乘凉，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给他们讲故事，讲从大人那里听来的闲聊，也讲从书本上看来的故事，瞎编乱造跟他们吹牛，吸引了许多小伙伴。乘凉故事会成了我们院子里的热门，一到晚上，那帮小孩子就围在了我的身边。有一次看到了小林捉贼的故事，正巧我们中间也有个名叫小林的，产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特意地背了出来，绘声绘色地讲给他们听，我讲得很认真，他们听得也很认真。

住了一年多时间，我们又搬家了。当时真有点依依不舍，然而这是大人的事。搬家后与那里的小孩交往少了。有一天丹丹来找我，说小林家出事了。怎么回事，我急着问，他拉着我到街上的一张布告前，定神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小林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而被判无期徒刑。当时念初中的我，怎么也想不透这么善良纯朴的小林怎

么会有个反革命的父亲。她父亲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原来是很高大的，是个老共产党员，在苏北的一个县城里当“官”。是啊，当时连大人们都在迷惘，更何况是我们这帮朦胧的孩子，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到是“四人帮”爪牙对老同志的迫害。

回到家里，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不知小林现在怎样了，很想去看看她，然而终于没有去。等有一天下了决心，她却已经离开了平望，说是去了七都。我感到很遗憾，未能送她一阵。后来与当时的邻居相遇时，自然而然地会谈起她，怎么也想象不出她在七都的情景。听说她在一家布店当营业员。在1979年的一个春天，我跟丝织厂团支部坐船穿太湖去东山旅游，在七都逗留时，曾独自一人在七都镇上转了一圈，期望能遇上她，然而最终还是失望而归，以后就完全失去了关于她音讯。直至不久前邂逅，一晃又是十几年。

在“七十二家房客”一般的生活中，我虽然只呆了一年多，然而那里小伙伴们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现在时过境迁，不少人都失去了联系。人到中年，那时、那景、那情成了我美好回忆的又一个篇章。

（发表于2000年第一期《散文百家》）



## 悠悠岁月悠悠情

——倪征日奥、殷恭毅二老故土圆梦

2000年第二期《人才》报刊发了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殷恭毅先生的文章《情系东溪河》，引发了在北京的原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倪征日奥先生的故土情结。

东溪河位于吴江市平望镇北。清代，平望镇上有殷、凌、黄、唐四大望族，其中以殷家名望最大。殷家祖辈于清乾隆丙午年（1786）从黎里长田乡迁至平望，殷恭毅先生的高祖殷兆镛是清道光庚子二十年（1840）进士，后入直上书房，授惠亲王之子奕详、奕询、奕漠读。咸丰八年，英法联军进犯天津时，殷兆镛力排和议，在现代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忆的一笔。殷恭毅先生1912年出生于平望东溪河边。他从苏州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毕业后，获理科硕士学位，在南京农业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担任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主任。从事果树病理学、低等真菌形态及分类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撰写了《真菌形态和分类学》《农业植物病理学》和《果树病理学》等著作，还参编了《辞海》的植物病理学科词目。他在职时兢兢业业于植物事业，取得了卓越成绩，享受了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退休后，虽家居南京，故土乡情不由地从他心底萌发，故乡时时在他梦魂萦绕之中。他开始与家乡人接触，回忆起家乡的水乡美景和



人文精神。于是，他写出了一篇篇“东溪寻梦”的文章：《读诗词以寻家乡胜迹风光》《吴会丰和八慵园》《情系东溪河》《平望旅外学生暑期办学记实》等等，寄给了在平望的平望中学退休教师黄积苏先生，有的已在吴江市政协文史委编的《吴江文史资料》上发表。黄积苏先生父亲的姑妈是殷恭毅先生父亲的嗣母，殷恭毅先生与黄积苏交往频繁。今年一月份，黄积苏先生将《情系东溪河》送到了《人才》报编辑手中。

2000年第二期《人才》报，通过绿衣使者发往全国各地，送到了原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倪征日奥的手中。倪征日奥先生也是吴江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院，192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7—1948年作为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组成员、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为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作出了贡献。倪征日奥先生看到了《情系东溪河》一文，不由感慨万千。他，小时候也曾在平望就读，他的旧居与殷恭毅的旧居相邻，《情系东溪河》也勾起了94岁的倪老先生的缕缕故土情。倪老先生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字地读着《情系东溪河》，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水乡情感，不时地扣击着他的心弦，他用红笔划着条条线线，如此地投入，把时间和空间凝聚在了这一个个瞬间。

倪征日奥老先生1906年出生在黎里镇，黎里的祖居失火后就搬迁到平望，曾在平望艺英书院（现平望中心幼儿园）读过书，后来离开平望外出求学，假期回到平望，曾徜徉于平望的湖光水色之间。特别是在平望凌景挺家创办平望旅外学生同乡会情景他还记忆犹新，于是，不顾患白内障书写不便，情不自禁地提笔给殷恭毅先生写了信：

恭毅仁棣：

我对你这样称呼，似乎不是没有根据，我有一位姑母，早年出

嫁于黎里禅杖浜徐家，而徐家大楠、大榭的姑母又出嫁于平望东溪河殷味兰公。我寓居平望时，曾在已故凌景埏兄处和你见过不止一次，你可能也还记得。

最近读了本年二月份吴江《人才》报，所载尊文《情系东溪河》，文情并茂，不仅生动细致，西草荡、石家港、河西街、大运河等等，而且使我回忆当年，历历如绘。我一读再读，几乎不忍释手。我家在河西街中木桥北，和你家及凌家仅隔典当、染坊、费馥岩家，不是贴邻，也是近邻。你在南京农业大学，据我回忆，你早年也在东吴，我在上海家居。苏州大学今年五月十八日百年大庆，我准备由北京先去上海，再由上海前去参加。你若有兴，可在姑苏见面。不胜盼望之至。

我今年九十四，除白内障双目不同，写字困难外，其余尚能应付。  
祝你健康快乐！

倪征日奥

2000年4月3日

倪老先生将信寄到了吴江市人事局《人才》报编辑室，通过《人才》报编辑转到了殷恭毅先生手中。

殷恭毅先生接到倪老先生的信后，激动万分。两位老先生自1935年分别至今这么多年未通音讯，想不到今天倪老先生还未忘记当年相交的情景，能主动写信联络，殷恭毅先生眼眶湿润了。倪老先生的来信，构起了他的回忆，往事也历历在目了：

两位老先生相差6岁，倪家与殷家是有联姻关系的。徐大楠、徐大榭是殷恭毅伯母的内侄、黎里徐彦威的长子和次子，徐大楠娶了殷恭壬长女殷屯蓉。徐大楠毕业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二十年代曾执教于黎里“四高”，是殷恭毅的英文老师。徐大榭1927年左右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娶了殷恭毅舅父毛翰森的女儿兰因。倪征日奥的三姐嫁给了殷恭寿，当年倪家与殷家都住在平望河西街，殷恭毅先生一直视倪老先生为师长。1922年，倪老先生与凌景埏、吴文均等到发起了平望旅外学生会，举办“平望暑期义务学校”，他们除招贴广告外，还冒烈日，到下塘等乡民棚户家庭劝学，这些都深深地感染了殷恭毅先生。十几年后，1934年，殷恭毅先生等也步倪老先生的后尘，办了“平望尚志暑期学校”。凌景埏租住殷家的大厅怀新堂时，倪征日奥先生常在凌家，殷恭毅先生亦常去，两人在凌家见面机会较多。1935年，倪老先生到了上海，他边工作，边读书。还有个律师事务所，上午工作、教书，下午到持志大学东吴法学院读书。殷恭毅先生为补数学会考文凭，也到上海东吴大学读书，倪老先生作了担保人。分别至今，已整整65年了，这65年，国家发生了苍桑之变，两位老人也经历了苍桑之变。

殷恭毅先生原来对是否参加苏州大学校庆举棋不定，收到了倪老先生的信，相约姑苏相聚，殷先生就决定届时去苏州。他立即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倪老先生，一封给苏州大学。殷先生给倪老的信发出的第二天，4月28日早晨，接到了倪老先生的电话。电话中，倪老告诉殷先生参加苏大百年校庆到达苏州的日期，同时，表示要回故乡寻旧。

这段时间，殷恭毅先生的情绪特别激动。4月29日，他给平望的黄积苏先生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情思：

拙作在吴江《人才》报上发表后，意外地给寓京的倪征日奥老先生看到了，蒙加赞赏，引发了倪老怀乡思情之念，承蒙特意于4月3日写信给我，寄吴江《人才》报，托他们转交。24日俞前先生来宁出席会议时将倪老的信带给我，使我阅后倍加欣喜，深感荣幸。倪



老应是我师长辈，虽然自小便相识。1935年秋我去上海愚园路倪老寓所因事拜望他，一别迄今已65年了，从未联系过，今倪老来信约我一同参加下月17—18日苏州大学举行的百年校庆，也即苏大前身东吴大学的百年校庆，倪老与我都是东吴校友，倪老希望在苏与我相晤话旧……蒙倪老相约，我便应命前往了。……届时我可能奉陪倪老亦回平望一次，倪老今年九十四岁高龄，电话中语音爽朗，中气十足，令人欣慰……兹将倪老给我的信及拙作《情系东溪河》复印附上，请一阅。特将消息奉告，即使俚祺！

此信发出不久，殷先生又给倪老写了信，把自己目前的生活情况告诉了倪老先生，还寄去了人家写的殷恭毅小传复印件，附上殷先生1995年在苏州大学拍摄的照片。倪老先生收到信后，立即给殷先生回信并寄来了他的自传。鸿雁传书，两人的心贴得更近了。

2000年5月16日，殷恭毅先生手持苏州大学钱培德校长亲自签名的邀请书，由儿子陪同，作为贵宾住进了苏州会议中心。一到，他即去会议中心电脑房查询到会代表，思考着如何去拜访倪老。倪老是在上海参加了东吴法学院85周年纪念会后才于17日由女儿陪同赶到苏州的。17日晚宴时，倪老的女儿认出了殷先生。于是，分别65年的二老在苏州会议中心见面了。

65年，已是人生的大半辈子，当年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而如今，全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两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半个多世纪重逢，是如此的热烈而激奋人心。两人谈论着当前的情景，回忆着青年时代的伙伴，当殷先生将他人回忆凌景埏先生的文章给倪老看时，倪老十分高兴，谈起了当年创办平望旅外学生会的情景。

5月20日，倪老先生参加了苏大百年校庆典活动后，谢绝了有

关单位的邀请，提出了要与殷恭毅先生一起去平望。上午10时许，他们由苏州大学副校长孙伟先生陪同驱车来到了平望。

平望镇党委沈水林副书记得知倪老等人要到平望的消息，就在镇政府恭候。到平望，一下汽车，倪老就迫不及待地要去镇区旧街，于是，一行数人没有坐下喝一口水就出发了。

倪老等人沿着平望镇古老的街道，寻觅着当年的踪迹。走下人民桥（原中木桥）的石阶，在南河西街，找到了他们当年的居住地——现在已是平望中医院所在地的南河西街14号和20号，在故居前留了影。他们一行来到了东溪河边，在东溪河的牌子下，倪老和殷老手拉着手照了相。这东溪河，是联系二老心灵的纽带。在东溪河桥上，倪征昉与殷恭毅两位老先生，不时地回忆着当年的情景，向儿辈们讲述着过去的往事。倪老先生也不时地指点着，如数家珍地说着平望镇的地名：蠡斯港、石家港、西草荡、寺浜、河西街、扇子街……名字刻在了他的脑海里，连方位都记得清清楚楚。殷恭毅先生说起了当年殷家的宅园，从东溪河桥堍一直到三官桥，有怀新堂、日新堂、承志堂……殷先生说，这静静的东溪河往往使人联想到静静的顿河……

来到了倪老当年就读的艺英书院，这里现在已经盖起了一排新楼，成了镇中心幼儿园，粉红色的西式建筑和嬉戏玩耍的一群儿童吸引了他们。使他们流连忘返的却是楼梯下面的一块清光绪四年的碑刻，倪老先生看着几个篆体大字“重建平望艺英书院碑记”，一字字地读着，倍感亲切，抚摸着石碑拍了照说：“这碑得好好保护。”

整个过程，倪老先生兴致很浓，他们在街上行走，自然引起了镇上居民的注目，他们也颇有兴趣地站在街头与居民交谈，坐在茶馆里与当地老人合影。倪老先生回味着逝去的岁月，追忆着他与平望的感情，指了指殷老说：“他是平望人，我是半个平望人。”问他



是否需要歇歇，他都说不用，一直迈着健步走在前列。走进北大街，确定往哪里走时，他坚定地说：“过安德桥，爬安德桥”。这安德桥，拱形单孔，南北走向跨于古运河和获塘交会处，初建于唐朝大历年间，几经重修，它和北大桥是保存最好的建筑，还保持着倪老他们小时候见到的风范。到了安德桥，倪老摆脱了他人的携扶，独自一步一步向上迈了好几个台阶，真有返老还童之感。在桥上，俯瞰着平望镇的景色，不知谁背诵起了杨万里的诗句，大家的情绪不由又激动了起来。

市领导张莹得知倪老一行到了平望，就特意赶来看望并陪同参观了小九华寺。走进重修一新的大雄宝殿，倪老先生来到了大钟前，拉住绳子，摆好架势让人照了相，然后说了声“要撞了”，一下子撞了五下钟，钟声在寺院上空久久回荡，不禁又引起了人们无限的遐思。出了小九华寺已过中午十二点，有人提出该去用餐了，可倪老游兴正旺，连声说：“不！去西塘街，莺脰湖。”在其他人的再三劝说下才结束了上午的旅程。

下午，去了西塘街和莺脰湖。西塘街，是平望的老街，过去，这里有凌家老宅，是倪老当年创办平望旅外学生会的地方。而莺脰湖，是平望的著名景点，曾吸引过不少文人墨客。在寺浜路的凌家老宅，现在已成废墟。倪老和殷老，站在刚刚拆尽、准备建楼的凌宅遗址前，感叹着时事的变化。当年，这里是凌景埏家宝泽堂的所在地，宝泽堂大院内还有小园与四面厅，后临荷花池，有水河桥三处，园内莳花饲鸽，景色宜人。倪老先生与凌景埏先生创办的“平望旅外学生会”的活动，大都在这里举行，殷家与凌家是亲戚，殷老经常来这里，当年二老就在这里相交、相知。走过寺浜路到了殊胜寺小学，这小学也曾牵动过二老的心弦，这里是殷老的母校。倪老等人创办的“平望暑期义务学校”就在这里举办，而殷老等创办“尚志暑期学校”1—



3期借螽斯港小学，第4期也在这里举办。在这里，二老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件件事：1925年，暑校的结业仪式在校门外佛台遗址的广场上举行，请了柳亚子莅会演讲，宣传三民主义。亚子先生口吃，台下有些听众不耐烦，窃窃讪笑，惹得亚子先生发怒，拍桌大声说，孙中山总理逝世了，你们还能笑吗？

在殊胜寺小学门前，殷恭毅先生意外地听到了一人的呼唤，竟是小学同学闵增年，女子小学，男生寥寥，殷家在平望很有名望，殷恭毅的名字在闵先生脑海中印象深刻，当闵先生听说这一行人中有殷恭毅时，就情不自禁地走上去了，又是二位白发苍苍老人的握手，紧挨着又照了相，这意外的重逢，给倪、殷二老的平望之行增添了新的内涵。

最后，到了莺脰湖畔，大家自然谈起了烟波钓徒张志和的故事、金孩打石猴的传说，沉浸在了诗情画意之中。观赏新建的三座石桥，其中一桥已刻上桥名：揽胜桥，其余二座未能刻名，当地人介绍说另一桥叫闻莺桥时，倪老脱口而出说了四字“柳浪闻莺”，把莺脰湖和杭州西湖联想在了一起。

一天的时间，倪征日奥、殷恭毅两位老先生重访故土。他们在石河桥上、九华寺石界里、艺英书院的石碑文中、殊胜寺的旗杆石边、东溪河莺脰湖的水波中，寻觅到了往昔的踪影，圆了人生的一个梦，回忆了一段悠悠的故土情。这是一段由一篇文章引发的故事，《人才》报起了桥梁作用，倪老临行时，拉住我的手，不时地说：“谢谢，谢谢《人才》报，代向蒋蕊娟局长问好！”殷老也深深地表达了对《人才》报发表他的《情系东溪河》而使他能与倪老重逢的感激之情，说以后将去人事局拜访蒋局长。

65年分别，而未能忘却故乡人、故土情，故乡的人们也深深感谢倪征日奥和殷恭毅两位老先生，他们为吴江人争得了荣誉，他们是

吴江的骄傲。家乡人祝愿二老身体健康，也希望二老及像二老一样的奋战在全国各地的吴江籍人士，能多关注吴江的两个文明建设，常回家看看。吴江，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向前变化，“三讲两加强”的开展使吴江各级人士精神振奋，“三资（制）”企业的飞速发展使吴江展开了腾飞的翅膀。吴江，将会以自己的崭新成果，来回报在外的吴江籍人士的一往情深。

（发表于2000年第五期吴江《人才》报）

## 在父亲嘱咐中成长

我与父亲各自迁居到了市区，但一起相处的日子却大不如从前。我由于忙于工作等种种原因，不能经常探望父亲，可几天不见，父亲总要来个电话或走一趟。与我说句话，见个面。父子之情唯恐因为时间而疏忘。

父亲高度近视，一只眼睛因视网膜剥离而动过手术，另一只眼睛有白内障，已经几乎是个半盲人。我几次搬家后，我们的住处相距越来越远了，他来得越来越少了。但他那时的身影，常常闪现在我的眼前，还时不时突现出他伏案工作的情景。

父亲身上有一股永恒的热情，对工作、对同事、对学生、对亲人的浓烈热情。他担任过中学校长，三十余年的教育生涯及对教育事业的真挚情感，使他退休后还负责了五年退休教师协会工作。小时候我随父亲生活，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灯光下伏案工作的情景。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认真，人家请他讲座，他就在灯下写呀、抄呀、孜孜不倦。记得有一次，应市妇联之约作一场关心孩子的报告，为了一个典故他专门来我家查《辞海》。我的《辞海》是缩印本，字很小，他带着眼镜看不清，拿掉眼镜看，鼻子贴着书本还是看不清，我女儿拿来了放大镜，还是不行。最后只得由我女儿一字一字地念，



他一字一字地记，他记录的那份认真，活像小学生在听写课文。

父亲已七十高龄了，我亦过了不惑之年，然而在父亲的眼里，我仍然是个孩子。他的爱子之心十分强烈，而且对我成长的关注似乎是超越其他一切的。我们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一讲就忘了时间，人家说的“代沟”在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小时候他没有打过我，长大了没有吵过架，略有分歧也会很快在相互理解中殊途同归。我们父子之间像“忘年交”。

前年我走上了副局领导岗位，父亲打电话要我去他家，声色之急，言辞之短，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匆匆忙忙地奔去。一见面，不料是递给我一卷纸，打开一看，竟是我读中学时候的六张“三好学生”和一张年级数学竞赛一等奖的奖状。递给我时，他态度很严肃：“这些我为你保存到现在，是你的过去，现在你长大了，但不能失去童心，还要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

在我人生的转折关头，父亲总是这样嘱咐的，嘱咐我什么都能变，但本色不能变。

我保存着我结婚前后父亲给我的几封信。当时，父亲已调任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我呢，留在了平望。那一年我可以说是春风得意，新入党，被任命为一家集体企业副厂长，又是结婚大喜之年。此时父亲，凭着他的责任，他对儿子内心的爱，给我写了几封长信，现在读来心情尤为激动：

“你是个新党员，也是个新干部，今后工作一定要加倍努力，才不辜负党和组织的培养教育……”

“新的生活开始了，希望你们夫妻都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勤俭持家……”

“婚假好像十三天，如果在平望的话，我的意见是可以提前上班，你看如何……”

父亲的嘱咐似乎太老，听来犹如家训格言，但我总觉得时时出新、生动而且富有生命力。1977年恢复高考，我名落孙山，他嘱咐我潜心工作不必灰心，因此，第二年我就没再考，但成为了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

在父亲的嘱咐中，我一次次地学习，一次次地获得各种证书；在父亲的嘱咐中，我挤出业余时间，写出了一篇篇文章；在父亲的嘱咐中，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着……

父亲越来越苍老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他如此关心我，而我对他的关心却很少，有时一周没去看望一次，害得他几番打电话来。有次他去苏州看病，我亦因正出差在外而未能陪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而使我最感内疚的是父亲的宽厚。近日出于自谦，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家不是书香门弟。”然而，当我一拿到报纸，心里就一阵颤动。父亲是校长，我买书、读书、看书、藏书完全是受了他的熏陶，这样的自谦是否会影响父亲的情绪，会不会伤了他的自尊心呢？于是，我立即给父亲打电话表示歉意。父亲却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没有关系，不必在意，在意的是你自己。”这话使我的心情反而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一生是很幸运的，这幸运之中大部分是因为我有一位慈严而宽厚的父亲。

（发表于2001年第四期《时代湖》）



## 画记

小时候，也曾喜欢画画，记得读中学时，还创作过水粉画“红星照我去战斗”、素描画“校园一角”，也曾用三夹板制作过“鲁迅”版画。然而，终未入门。

自己画不好，却喜欢看画，也曾交往过几位画画的朋友，偶而也收藏几幅画。

我读中学时，平望镇上有一批画画的同道，我所接触的是施克明、张耀基、施国强等人。记得课余我常去施克明家看他的画，记忆最深的是他临摹华三川的连环画《山乡巨变》和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的钢笔连环画《我的大学》。只可惜他们后来都停止了画笔，而施克明已被病魔夺走了生命，艺术的追求就此夭折。我现在所保存的只有两幅张耀基当年制作的有机玻璃画，可谓别具一格。

陈永林、徐海鸥是当年在小镇上轰动的人物，现在都已成了名副其实的画家。1972年左右，他俩从平望中学直接考入了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当时，大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串连、游行、大批判，他们却在家画画，这应得益于徐海鸥的父亲——平望中学的教导主任徐树德先生。我与他们的接触是他们毕业以后。徐海鸥毕业分配在苏州教书。我得到了他的一幅国画《金鱼》，而陈永林分配进平望



电影院搞美术，我结婚时，他为我画了一幅油画，还特意自制油画框。

范振亚是我的挚友，也是交往频繁的画家。他已在全国 20 多个出版社发表书籍封面画、插画、连环画 5000 余幅，一部《东周列国》400 幅画稿、一部《佛学画藏》竟 1000 幅画稿，去年的《唐诗三百首》还获了奖。而我与他交谈的往往不仅是艺术，而在于思想，他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颇深。我们办《人才》报他寄来了画，我们编《人才启示录丛书》他也送来了画，他说：作为吴江人，为吴江做点事义不容辞。我搬新居时，他送给我的画是一幅国画小品，配有二句诗：“闲寻野处听流水，特酌山醪读古书”，给我的书房增添了情趣。

我原来住房的客厅里挂了三幅画。画，能充分表露人的闲情逸致：一幅荷花、一幅牡丹、一幅竹子，都是我喜爱的植物。荷花是芦墟的老画家凌立如所画，题款“香远益清”，亭亭玉立的荷花是儒家君子花，周敦颐的《爱莲说》问世已有定论：出自污泥而不染，他给人在繁杂的世事中能有清醒独立的启示。我的散文集取名就是《莲子雨》。牡丹，国色天香，是道地的中国花，由朋友胥家庆所画，他题了二句诗“国色共香千古名，富贵根苗幸福芽”。而我喜爱牡丹之意却不在于此，在于不轻佻妖艳而端庄自重，不孤芳自赏、拒人千里而柔婉可亲，他不被富贵显赫而陶醉，牢记这富贵显赫的来之不易，记得《牡丹之歌》的歌词：“有人说你娇美，娇美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竹子，是文人的朋友，岁寒三友之一，有人说只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幅竹子画是苏州机械工业学校的朋友邢明明所赠，由他的姐姐邢佩佩所画。画上的题词亦富有哲理：“未出土时先有节，丛林深处亦虚心。”画，为我的居室增添了雅趣，也为我的做人作了启迪。

我藏有几幅清末的画，最为珍贵的是清末吴江籍画家陆恢在光绪八年画的鳊鱼图，写张志和《渔歌子》中“桃花流水鳊鱼肥”之意，

一支桃花，一条鳊鱼相映成趣。

我也有几幅外地画家的画，最为有趣的是淮阴书画院的画家王鸿润先生的《鱼乐》。那年我参加了省人才学会在淮阴召开的“周恩来人才思想研讨会”，赵永乐教授说当地有位朋友，带我一起去拜访，我们在他家小酌，谈得很投机，临别，他兴致正浓，挥笔给我画了一幅画，因他知道我姓俞，就以谐音，画了“鱼乐”，四条鱼二大二小逍遥自在，悠然自得，使我心情大悦。回来后，我想请朋友画一幅“泉趣”，然一直未成。

我未能进入画的领域，女儿却喜欢上了，她与其他小女孩一样喜欢上了卡通画，画的都是些美少女，还画了送人，人见了倒亦喜欢。最近才跟了个老师，开始学素描。我想，我的梦能否在她的身上实现。

我不会画画。然而我喜欢陶醉于诗情画意之中。我想，我不会也不能成为画痴、画迷，但我会画意中寻得生命的三昧。

（发表于2001年第8期《雨花》）



## 石赋

大凡旅游名镇都以山水相映。同里没有山，同里只是水乡。五湖环抱像一朵盛开的睡莲是她得天独厚的地方，然没有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同里没有山，但同里人爱山，爱的不只是山的高度而是山的风骨。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石牌楼矗立在了入镇口，把山的精神、山的气魄从古代到现在、从平面到立体高筑于同里这神圣的土地上。两棵石柱支撑起了同里的自信和坚忍，托起了一个充满灵性的水乡泽国。

同里是桥的王国，用铿锵的武康石等筑起四十余座古桥梁，让每个生命的攀登都平稳地逾越。太平桥、吉利桥和长庆桥是同里人婚嫁喜庆图幸福的吉祥处，或许有山神庇护的意念。

同里，是水的家乡，用青条石叠成的船埠头让船儿一次次依恋，至少有七百多条船可以歇息在平静的港湾。石河桥又贴着数以千计的流水人家，同里人在河桥上荡起生活的涟漪。

同里的石板街凝聚着山的坚实。用硬朗的金山石铺就的里弄街衢，让每一个世纪的步子都走得很稳当。古色古乡的明清街继往开来，在同里的石板路上，曾走出了一位位风流人物，踏出了一条条人生

新路。

同里的园林，集聚了石的灵气。用精美的太湖石筑成的假山，让园林一个个气势磅礴。据说，同里的一块灵璧石，形似寿翁，石顶如龟，十年以前有个地方欲以两辆轿车交换，同里人未予应允。湖石是同里人的憧憬。

计成，手捧山石，铸成《园冶》。叠石造园，使同里走出了国门，跨越了时代。

任兰生，手捧山石，筑建退思园。进入石厍门，不少景点因“石”而成。“闹红一舸”石舫由湖石托出，半浸碧水，水流漩越湖石孔，潺潺之声不绝于耳。这组石和水的交响曲使多少游人留连忘返。

同里依水而缘，因水成市。“九里晴澜”“莲浦香风”“南市晓烟”“罗星听雨”温文尔雅，宁静清淡。同里天生了水的温柔。乌金桥，把对太平天国秋毫无犯的赞颂，刻成“马上报喜图”庆贺升平。淳厚的水乡风情意在胸臆旷达。

同里人运来了石头，采来了山的精华。山，基于强压，才得以崛起；人，基于磨难，才得以觉醒。同里的两块石碑是同里刚毅性格的象征：丽则女校把反对“二十一条”的呐喊勒成“国耻纪念碑”惊世骇俗；重建罗星洲，又竖起“罗星洲雪耻碑”，把日本侵略者的一把火刻在了人们的心里。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同里，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依水借山，垒起一个个制高点。历史上的陈家牌楼，是小我奋斗的见证，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牌楼，是大我的追求。这山石筑成的“大门”，基于传统，而又超越了传统。从这山石的气息中，人们感觉到了同里的豪迈、坚挺……

（发表于2002年第11期《雨花》）



## 巴蜀人家

朋友，你了解“巴蜀人家”餐馆吗？你感觉到了它的特别的韵味和风情吗？或许，你现在正徘徊于它的门前，感受着它的芬芳的诱惑；或许，你已与同事朋友聚集在它的大堂里享受着麻辣的熏陶；或许，你是与家人们在包厢里共同祝福新的生活；或许，你正与恋人在情侣间里倾诉衷肠。此时你是否在大榕树、吊脚楼、麻辣蟹中感观到了这“巴蜀人家”招牌的与众不同？你是否注意到了这“巴蜀人家”的情调的别有风味、装饰的独出心裁、烹饪的另有一功？

这“巴蜀人家”来自于四川古城，起源于巴山蜀水。有关“巴蜀人家”的故事，还得从古代的周朝说起。那时中国四川地区有两个部族巴族和蜀族。巴族以现在重庆的地方为中心建立了巴国，蜀族以现在成都的地方为中心建立了蜀国。当时的巴国已是“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调味品已使用卤水或岩盐、川椒，而蜀国呢？也是“山林泽鱼、园圃瓜果、四代节熟、靡不有焉”，于是，出现了巴蜀菜的萌芽。大致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三国时期，四川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李冰开发盐井、张骞出使西域引进胡瓜、胡豆、胡桃、大豆、大蒜，川菜烹饪原料和调味品大为增加。后来，刘备以四川为蜀都，就形成了川菜菜系。川菜，成了中国四大菜系之一享誉全国。假明

月楼而开设的“巴蜀人家”，就是川菜在吴江饮食业中盛开的一朵奇葩。

我们首先可以从餐馆里四个地方亮出的“巴蜀人家”这招牌上看出它的品牌特色。

走进古朴的餐馆大门，迎面而立的大屏风进入了你的视线。淡黄色的大屏风上粘贴着四张大红纸张，大红纸上写着四个大字——“巴蜀人家”，黑色的字用金色勾了边。看上去有点土气，然正是这土气中透露出了浓烈的川味和乡味，是“巴蜀人家”真实秉性的写照。这是“巴蜀人家”餐馆的一道序幕。为了使这道序幕紧扣主题，在屏风前设有站台，站台上陈列的是玉米、辣椒、大蒜头的模型，这淡黄的玉米、大红的辣椒、粉色的大蒜一下子亮出了川味。川菜的调味特色是“三椒”“三香”和“三料”。“三椒”是辣椒、胡椒和花椒，“三香”是葱、姜、蒜，三料是醋、豆瓣酱、醪糟。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两只大青蟹的模型，团脐磊落、双螯如戟，引出了对川式名菜香辣蟹的遐想。栩栩如生的玉米、辣椒、大蒜和青蟹，一下子把“巴蜀人家”的特色推向了前台。

第二次见到“巴蜀人家”这招牌，是在楼梯巴蜀风情的照片上。大照片遮盖了整个墙壁，上面显露的是四川土家族、苗族的传统民居吊脚楼。在层层山坡上，吊脚楼高耸其上，蔚为壮观。这吊脚楼是流行于川东南黔北地区的一种特别的楼房，下方竖着较长的木柱，上方竖较短的木柱支撑，上面铺着楼板作为居室，边上的走廊犹如江南楼房的阳台。吊脚楼的背景是大山，山上满是树木，虽然是黑白照，但你仍然可以想象到它的绿影婆娑、润泽可悦。这照片展示了“巴蜀人家”产生的文化背景，它明确地告诉你“巴蜀人家”来自于巴山蜀水。

上楼未进餐厅，你会在大门上的匾额上第三次看到“巴蜀人家”



四个大字。门上有匾额，门框两边挂着对联：“乡圃佳肴满银盘，华堂春酒漾金樽。”一副对联十四个字，向你展示门里面有多圃佳肴、华堂春酒，有银盘金樽、良辰美景，引诱你进入门中去品味生活乐趣，咀嚼人生意境。

而令主人津津乐道的是大厅吧台上面有红木镜框镶着的四个毛笔书写的大字——“巴蜀人家”，这四个字看似普通其实并不普通，它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的手笔。这“巴蜀人家”得到了费老的赞许。费孝通先生是著名社会学家，曾在四川作过社会调查，对巴山蜀水，对四川菜系也十分钟情，他题的这四个大字给“巴蜀人家”带来了名人效应。

朋友，这四个方位的“巴蜀人家”的招牌，是否在你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是否唤起了你对这普通的餐馆的不普通的认识？

“巴蜀人家”，给江南水乡带来的不仅是巴蜀菜系，而且带来了巴蜀文化。这里，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你还未能品尝它的菜肴的时候，打开它的酒水单和菜谱，就如打开了一副巴蜀文化的长卷，它的酒水单和菜谱的设计确实是匠心独具，我想，你定会爱不释手，说不准还会要上一份作为收藏品。

酒水单由竹片串成，是古代竹简式样，打开酒水单，仿佛打开了一本沉甸甸、古朴素朴的书籍，会有一种神秘而离奇的感觉。其实，巴蜀菜肴源远流长，巴蜀佳酿也历史悠久，有人说，在祖国大西南的地图上，兀立着一只标准的高脚大酒杯：以赤水流域的酱香型茅台、郎酒等玉液琼浆为坚实的底座，高高托起浓香型国酒泸州老窖特曲、宜宾五粮液、成都全兴大曲、绵竹剑南春以及各种黄酒、果酒、啤酒、滋补酒等系列名酒，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可以尽兴地在这本古朴的书简里选择你所钟爱的佳酿，来引发你在“巴蜀人家”中的勃勃兴致。

菜谱，是印刷精致的本子，硬式封面、古式古香。古铜式的底式上有四个隶体书写的“巴蜀人家”，加上隐隐约约的老屋背景，扑朔迷离。中间一快红色长条，上面是八个行书——“中国川味美食宝典”。“宝典”二字气魄非凡，是川味美食的可以作为典范的宝贵书籍。打开宝典，你才可以真正领悟“巴蜀人家”的精髓。

第一页上的一首小诗，道出了“巴蜀人家”的历史：“闻香口生津，美味源头寻。巴蜀人家几千年，四海宾客常留恋。百菜百味传神州，一菜一格藏奇鲜。问君何处是源头？巴蜀人家起源店。”

第一页上的几句简单话语，写尽了“巴蜀人家”的特色：“一家以经营精品川菜为主的餐厅，内在装修古朴典雅。巴地的大榕树、大水车，蜀地的吊脚楼、青石板、翠竹林……置身‘巴蜀人家’的自然氛围里品尝川味美食的同时，感受我们为您演绎四川文化的精彩体验。”

川菜，清鲜见长，风格多样，素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之称，尤以麻辣为最；川菜，鱼香、家常、宫保、水煮等特殊风味各有特色，妙绝天下；川菜，具有取材广泛、调味多样、菜式适应性强三大特征，遍及神州；川菜，由筵席菜、大众便菜、家常菜、三蒸九扣菜、风味小吃五大类组成，清、鲜、醇、浓并重。历史上，曾有不少文人雅士与川菜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居川二十年吃尽川菜。杜甫长期在成都草堂生活，唱出了对川菜的赞美之词：“饔子左右挥霜刀，脍飞金盘白玉高。”而苏东坡不仅撰写了《老饕赋》，还创制东坡肉等佳肴。陆游更有《冬夜与溥庵主说川食戏说作诗》，道尽了川菜的美味。如今，“巴蜀人家”把川菜带到了吴江，同样把巴蜀的食文化带到了吴江，为吴江增添了一道饮食业的亮丽风景线。这些，我们可以先从宝典中去寻觅，从宝典中去探索。

宝典的目录，仿照旧章回小说的目录，翻开宝典，沉浸在了



十一个章回里，也就沉浸在了川菜的迷宫里：第一回，巴蜀人家特色菜；第二回，巴蜀风味冷碟；第三回，山珍、海味、河鲜；第四回，巴蜀传统风味名菜；第五回，巴蜀新派风味名菜；第六回，巴蜀豆花系列；第七回，风味小炒；第八回，煲仔锅仔；第九回，田园时蔬；第十回，汤羹鼎中鲜；第十一回；巴蜀风味美点。

巴蜀山水秀丽、人杰地灵，几千年的饮食文化润育了无数好男好女，他们继承传统，不断挖掘文化宝库里的饮食文化精品，创造了脍炙人口的佳肴名篇。这一回回罗列了一个个川菜品名，各领风骚；也包容了一个个川菜故事，各展风采。读了它，了解了它的文化韵律，品尝时更为津津有味。现在随意采撷几束，慢慢道来：

第一回里巴蜀人家特色菜，第一道就是“好运开头”，好运开头与开头好运都寓意好运到、福运至。此菜选料、搭配、盛器都颇费苦心，主料鱼头，辅料血旺、水饺。鱼头象征生活越来越美好，年年有鱼，血旺喻示人气、物业兴旺发达，水饺寓意旧钱币、金银锭宝，人气、物业兴旺发达，财源滚滚、年年有余，难道这不算好运开头吗？可谓意味深长。

第四回巴蜀传统风味菜，有一道是粉蒸排骨，这里面还隐含着一个小村大娘与巡抚大人的故事。明朝以前，在川西平源有位老大娘家来了一位穿着便衣的巡抚大人。巡抚与大娘拉起了家常，知道大娘是贫穷户，让差官救济了三两散银。过后，差官对大娘说：“大人走了这么远的路，太累了，让他休息一会，你家有什么东西拿出来给大人吃。”大娘家中此时除了平时舍不得吃的排骨，就只有米粉了。大娘便将排骨剁成块在锅里煮成了排骨汤，另将米粉调成糊准备煮粥。当排骨快耙的时候，便想起了两道都是汤汁，肯定不合大人口胃，于是将排骨捞起，把剩下的米粉倒在排骨内，又加了少许生菜，油拌好了装在竹笼内。由于忙乱，不经意间把准备用来煮粥的开水放

上了蒸笼，把排骨汤当开水搅成米粥了。此时，巡抚大人已醒，大娘将蒸好的排骨端上桌，巡抚大人肚子饿，便迫不及待地举箸入口，感觉好吃极了。他从来没有吃过这道菜，排骨耙软离骨，米粥也有滋有味，便问大娘这是什么菜？大娘便讲：“排骨里加了米粉，又是蒸熟的，就叫它粉蒸排骨吧。”巡抚大人回到县衙后便叫厨子照着大娘讲的方法作出了此菜。以后，经过近代厨师改进加入了香料、豆瓣、姜、蒜等，便作出了这款人间美味：粉蒸排骨。

“巴蜀人家”菜肴特别，小吃同样特别。你在挑选好菜肴的同时，别忘记第六回巴蜀豆花系列和第十一回的巴蜀风味美点。巴蜀的小吃品种繁多，口味独特，食之者莫不口碑载道。

“巴蜀人家”的菜肴引人入胜，装饰同样引人入胜。移步有景，转身为点，不是园林，酷似园林，不是真景，以假乱真。

你是否感觉到，一进大门，还没有走出屏风与站台的氛围时，会有一阵瀑布声震动你的耳中的鼓膜。楼梯口座落着一幅活动的风景画，青翠的竹群后面有宽大的青石岩组成的山壁，岩缝中泄出宽宽的大水帘，挂在岩石上，水帘急冲而下，撞到下面的石头上，碰得乱碎，粒粒珠子四处散花，淙淙地在竹丛中乱窜。当你从楼梯上拾级而上时，你可能会产生一种迈步山道的幻觉，正是巧夺天工。

你是否感觉到，在楼厅的进门口，有一个大水池，池水清澈见底，有鹅卵石、游鱼等动静景观。池中间有大水车魏然而立，上面有激流倾然而下，冲击着大水车，水车滚滚而动，页片不停地跳跃，水又顺流而下，进入池中，泛起层层波澜，浪花拍打着池岸，如同在与鹅卵石喃喃私语。水车，是巴蜀常见的农家劳作的工具，风车转动中，可以转出一个丰收的季节。这里安置了一台大水车，是要通过水车，把你卷进一个活生生的巴蜀世界。

你是否感觉到，进入餐饮大厅，进入的仿佛不是餐厅，而是一



个庭院，这庭院，又富有巴蜀特色。其间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两颗葳蕤的大榕树，榕树下，全木头的桌椅，桌上有别致的台布。一边是木制的吊脚楼楼台，小青瓦铺就的屋檐，不时地有水滴点点而下，落入下面用石头铺就的小河沟，溪水潺潺流淌，叮咚之声悦人耳目。上楼台，坐在长方桌前，透过一排玻璃幕墙，可以观赏到外面的街景。一边是一排摊点小屋，尖尖的屋顶下陈列着形式多样的饮食餐具，这餐具，也都具有巴蜀特色，看这吊炉，古朴别致，瞧这粗陶制成的盘、罐、钵、筒和篮子，情趣盎然。服务员小姐，红褐色的服饰，对襟上衣颇有巴蜀风格。这里的浓浓的生活气息和淡淡的怀旧色彩，加上空气中弥漫的辣椒味，让人一下子就置身于巴国蜀地，沉浸其中，乐不思乡。

如果你赶巧，遇上一批川人在这时摆开“巴蜀田席”一定会大开眼界。“巴蜀田席”，是四川农村民间的喜庆宴席，又称“三蒸九扣席”，始于清代中叶。当时，村民有喜事，就会集中在田间坝院，在大榕树下吃肉喝酒。近年来，巴蜀人看好江南，已有不少人在这里安家落户。每逢喜庆，就会产生思乡之情，他们按家乡的风俗设宴，就会选择这“巴蜀人家”。这里，格调高雅又不失乡村气息，品味不俗又汇集巴蜀风情。大榕树、吊脚楼、青石板，还有边上的一个大风车，风车上一个大红的“丰”字，浓浓烈烈，正面吊脚楼台的栏杆可以拆卸，拆卸下来，就成了一个敞开的大戏台，下面宴席，上面演戏，一出川剧，更是使巴蜀人产生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他们在这里大口吃肉、大声交谈，平中见奇，拙中见巧，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嗅觉、味觉都同样得到极其美妙的享受。

第一进是大厅，第二进则是包厢。这包厢的设计也是不同凡响。光这名字就会使你长驻心头。有的以山峡命名：大三峡、小三峡、巫峡；有的以山寨命名：李家寨、毛家寨；有的以山阁命名：琼筵阁、云亭阁；

还有的以山峰命名：神女峰。透过这些名字，你就会想到巴山蜀水，想到巴蜀风情。

进入包厢之前，你会经过一个天井模样的小块空地，这块不起眼的地方，也被装点得悠然自得。两棵榕树下摆有石桌石凳，给人以宁静、清凉的感觉。树上挂着鸟笼。眼前还可以看到满天星式的仿古式门窗与琉璃瓦装饰的院门和院墙，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及院墙上洞明的漏窗。人造景观，处处入画，道道上景。在“巴蜀人家”饮食的人，在酒足饭饱之时，在这里小憩片刻，捧上一杯茶，饮得一时之闲，可抵几多尘梦。而且时人鸟音在耳，青树在目，可谓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矣。

进入“巴蜀人家”的包厢，你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不同的包厢，有着不同的装修格局，演绎着不同的饮食文化：

如果你是在“大三峡”包厢里，你在欣赏雕刻“平湖秋月”时，不要忽视对面的“巴蜀风情”的照片。上楼时你面对楼面上的吊脚楼照片可能是匆匆而过未能仔细端详，在这里有吊脚楼的大特写，你可以慢慢品味。边上有两个兵马俑，你不要以为这兵马俑出自陕西，摆在这里是放错了地方，因为这吊脚楼与兵马俑一样古老，同样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如果你是在“巫峡”包厢里，注意到了黑底白花图案上的金鼎，你可要好好地体会。鼎，是古老的食器，是食文化的象征。这里，我给你讲一个“钟鸣鼎食”的故事，以助你的食趣。王勃《滕王阁序》中有“闾扑地，钟鸣鼎食之家”一说，列鼎而食是一种规格，天子食九鼎，王食七鼎，诸侯食五鼎，卿大夫食三鼎。这里列了三鼎，让你过一下卿大夫的瘾。

如果你在“琼筵阁”包厢里，你一定在欣赏蜀山清远的风景画。四川是山的王国，有名山峨眉山，又有名峡巴东三峡。伸展开去的



绵绵不断的群山，连绵起伏的峰峦沉浸在扑朔迷离的云雾中，变幻莫测。瀑布、悬崖、小径以及山顶的松木，山中的吊脚楼，山脚下的流水，组合成了迷人的画面。观川景、食川菜，更有身临其境、心入其肴的感觉，别有一番情趣。

如果你身在“聚贤阁”，看到了一幅马车与书生的画，可曾想过这幅画的寓意不同凡响，这是刘备“三顾茅庐”的画面。这画不是随意摆设的，这画的背后也隐藏着食文化。诸葛亮出山后，在治理蜀国的同时，还在征战中培育了一种菜，当地人称之为“诸葛菜”。这故事可能是鲜为人知：蜀中连年征战，粮食逐渐匮乏，为解决难题，诸葛亮想出了军中自种芜菁的办法，缓解了军粮供需的矛盾。芜菁，又名“蔓菁”，根和叶可食用。蜀军离去后，所种的芜菁并没有浪费，当地人民普遍采用，称之为“诸葛菜”。我想，如面对“三顾茅庐”的画面，品尝着诸葛菜，听着诸葛亮的故事，在咀嚼佳肴的同时，咀嚼巴蜀风情，不该不是一种特别的享受。

如果你身在“李家寨”“毛家寨”的包厢里，那你一定要拉开竹帘，透过玻璃窗向下观望，你一定会欣赏到另外一幅景观：下面是“巴蜀人家”的后花园。花园中有水池，水池周围花木繁茂，郁郁葱葱。太湖石垒起的假山与飞檐四翘的亭子，朴素洁净的自然风光，可以使你柔美倾向从心底泛起，保持心里上的宁静和平衡，荡涤不悦之情。如果有人吟上几句“水磨园亭清目幽，碧柳阴浓古木稠”之类的诗句，也一定会引发你的缕缕诗情。

“巴蜀人家”，包容了川菜、川酒、川茶、川剧风味，包容了川山、川水、川居、川林风情，把巴蜀几千年的文化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是家庭随意小酌、朋友尽情聚会以及喜庆宴会的理想场所，更是享受文化熏陶、陶冶文化情操、尽兴文化休闲的优雅空间。

(2005年制成配乐 CD)

## 工厂小忆（四题）

### 男女青年留苏州受到批评

我在平望灯头厂印刷车间当过学徒工，当时不像现在，大学生结婚也没有规定不允许。当时有明确规定：学徒期间不许谈恋爱。党支部本着对学徒的关心和爱护，对这事还管得特别严。我们的家长们也往往这么教育我们，进厂了，要一心放在工作上呀，早恋会影响学习，影响进步。我们正在青春期，在工作中与异性接触，自然而然会萌生一种朦胧的东西，可那时还不懂，这就叫恋情。然而，当时我们的确很“正统”，心里还时时告诫自己，要把学习、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去受什么诱惑。也为了这所谓的“正统”和政治上的不断进步，有了这种恋情的萌芽也只是埋藏在心里，发芽在日记里。真有点像“忍将慧剑斩情丝”的样子。

我所在的印刷车间，师傅们都是热情、爽快的人，虽然相互间也时有矛盾，然而像夫妻之间，也很少有隔夜的仇。有一天晚班，时间已超过了十二点，照例下班时间早过了，可大家都没有回家。因为有个师傅夫妻闹了别扭，不想回家，车间的男女老少们围着、说着、劝着，大半个班组的人相伴到了天明。我们与师傅们也打成



一片，一下子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那时也不知为什么，上白天班，晚上也到车间里转上一圈，好像车间就是自己的家。上夜班时，上午睡觉，下午就在车间里，其实，不是觉悟高，而是感到上班有劲。星期天，男女青年们相约到师傅家去玩，打打闹闹，嘻嘻笑笑，拍打出欢快的节奏。

有一次，我作为团支部书记组织团员到宜兴善卷洞和张公洞活动，当时是借了辆大卡车，利用休息日去的，每年一次，是团员青年们最开心的日子。回来时路过苏州，印刷车间的两位女青年忽然提出要下车到观前街购物，她们一提议，印刷车间的几名团员都响应了，着实有点现在讲起来叫团队精神。我不能阻止他们，又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于是叫一位副书记带车先回平望，我随他们一起在南门下了车，转了人民商场，直到晚上才回家。

不想，第二天一上班，厂领导就把我找了去，说我们违反了纪律，还特意指出以前就有人反映印刷车间的学徒经常聚在一起，偷偷地在谈恋受。我赶忙用团性担保这是没有的事。按说，这件事应该过去了，可是有一次在全厂大会上，厂领导又不点名地批评了印刷车间有的学徒工在谈恋爱。学徒谈恋爱在现在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当时可是个不好的名声，不知是那个促狭人把这件事搬到了家长耳朵里，有个学徒的家长就找到了企业，要讨个说法，真的还差点闹出了大事。

我做为团支部书记，自然要与青年接触，而与女青年接触，往往更加提心吊胆。因此，如今有人问我有没有过与爱人之前的初恋，我就玩笑着说：可惜当初没有机会。

其实，当时的团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就像毛主席说的，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得有次县里开展争当“青年突击手”活动，不少青年都积极奋勇争先了，在生产岗位上创出了一流成绩。我单

位有两位团员得到了团省委颁发的“提前跨进八〇年”奖章。在这活动中，我又遇到了一件事，在七八年以后，企业开始实行超产奖，印刷车间的一位女团员，生产指标完成一直第一，超产奖也拿得最多。可是在团内表彰时，有人就提出，拿了超产奖就不能表彰，在企业评先进过程中，有的厂领导也有这种说法，当时我很为她打抱不平，有人就说我有偏见，特别偏向她，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意思？为女青年说句公正话也是正常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一时也无所适从。可心里就是有一股气，于是给当时的团县委倪书记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倪书记很快就回信了，说要鼓励多超产的青年，理直气壮地表扬，超产越多，功劳越大。于是我也顾不得许多了，有了这封信，就像有了尚方宝剑，我连夜找到了厂领导，讲明了我的想法，最后那个女青年终于当成了先进。

时过境迁，现在想想，当时“文革”虽然已经宣告结束，但极左思潮在人们的思想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男女青年接触紧密一些就要受批评，把青年人纯真的情感也被扼杀了。

### 在单位讲故事而被赶回家

七十年代初，小镇的业余文化生活很贫乏，年轻人除了难得看电影，就是看看书，再则就是乘风凉讲故事。我进单位时，正好碰上掀起宣传新时期总任务的热潮，单位还组织了宣传队。我五音不全，人又笨拙，既不能唱，又不能跳，我便选择了讲革命故事。于是就自编，自演，记得当时讲了一个《小刀会》故事，讲刘丽川起义，曾从单位讲到社会，还在汽车站等公共场所演出，于是我能讲故事就在单位出了名。

那时企业经常要停电，一停电我们的印刷机休息了，但机印工



人不能歇，还得去干装订活。装订的时候，工人们围着一个长桌子，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聊着聊着便觉得很无聊，不知谁起头要我讲个故事。于是，每当停电，我就被师傅们当做活宝，叫到跟前，给他们讲故事，当时讲的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面的事。

1978年8月21日，《文汇报》刊登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当时，“文革”刚过，左的思潮还深深影响着人们，因而发表的小说是有革命倾向的，而对人性，特别是对爱情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封锁的。《伤痕》，写的是极左政治思想运动给一个普通家庭造成的伤害，写出了“人学”和“人性”，我读着读着，被小说的情节深深感动了，我是含着泪读这篇小说的，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把全篇都背了来，而且情不自禁地在车间里给工人们讲述，他们也被深深感染了。自此，我就开始讲起现代小说来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同学家里拿到了一本厚厚的手抄本，字迹十分清秀，没有作者署名，只是用硬纸板制成的封面上写着五个大字：《第二次握手》。我迫不及待地读起这部小说，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牢牢地吸引着我，于是就借回了家。主人公苏冠兰、丁洁琼和叶玉涵之间的爱情纠葛和命运起伏，弄得我不时地鼻子发酸，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当时我们对爱情这字眼是回避的，但书中的那一种极为浪漫的异性情感，神秘之极，同时又快乐之极。我用了三个夜晚把它读完，还感到意犹未尽。特别是当我看到了丁洁琼最后仍然没能与苏冠兰结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

这是一本我当时读得最仔细、最投入的书，反复地，一遍遍地读。当然，在与师傅们聊天时，我也情不自禁地说起了书中的故事，他们就要我讲。当时对手抄本是查禁的，我心中也存有顾虑，但一则这小说深深感染了我，二则经不起师傅们的要求，于是，我就跟他们讲了《第二次握手》。可是，一连讲了三天还只是讲到一半，却

被车间领导发现了，就找我谈话，说手抄本的不能看的，更不能传播，这是个政治问题。

虽然当时我没有受到处分，但这故事是不能讲下去了，可是师傅们不让，他们也已被小说中的故事所感染了，怎么也得要我讲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了一个迂回战术，傍晚，我到一個姓陈的师傅家里，把后面的故事讲给她听，第二天，她再当“二传手”，讲给其他师傅们听，当然这是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了，后来虽然终于又让车间主任发现了，但故事也已讲完，而且是工人师傅们在讲，他也无可奈何。不过，从此一停电，车间主任就把我赶回家，不让我在厂里讲故事，惹事生非。从此，我这讲故事的经历也就成了历史。

几年后，《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发行了，当我重新阅读这篇小说时，当年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不由得使我感慨万分。

## 失去了脱产读书的机会

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正式工人了，虽然也披挂上阵冲了一次，但是一败涂地，因为我的数学实在差劲，在学校时遇上教育革命，学工学农学军加大批判，数学上都是些机械制图，画三视图一画就是一个学期。

七八年大量扩招，我的不少亲戚朋友都纷纷跨入了大学门。当时我的一个考上苏大的同学，给我寄来了不少数学高考练习题，鼓励我再参加高考，还给了我这么一句话：“自古无场外举人。”然而我还是放弃了，一则当时没有感觉到文凭在未来生活中的重要性；二来对工厂的生活感到十分愉快，融化在了工人中间，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怎么也想不到企业会倒闭；再则父亲教育我，说，既然工作了，就定定心心当个好工人，不要三心二意，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

到了七九年的某个晚上，因去苏大找我在那里读书的小学同学，看到了在操场上，树荫下，莘莘学子们三五成群在读书的情景，不由在心里也升腾起了想读书的欲望。回到单位，几乎已经熄灭的求学欲望又从心底开始复燃。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立并开始招生，第一个出现在小镇的不离开家就可以读的大学。一开始，我对这种形式并不了解，还以为是读广播电视专业的呢。

于是就找到了厂领导，可是，得到的是当头一盆凉水。厂领导说，你刚到政工组工作，岗位工作很重要，而且，厂里正准备培养你，希望不要再三心二意，这山望着那山高。我心里的确很感激厂领导对我的教育培养。记得七八年我被评为厂标兵参加县工交先代会时，有人还不相信，因为当时的我还是个学徒工。

面对领导我无话可说，于是只能忍痛放弃了。但我还是偷偷报了个单科英语，这是业余学习，不影响工作。我们厂有三个人也报名电大并入了学，看到他们拿到毕业证书时，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苦楚袭来。也就这样，我终身失去了脱产学习的机会。我以后大专、本科学历的取得都是不脱产的。

虽然是单科英语，虽然是拿不到毕业文凭的学习，当时我还是下了苦功的。我们与皮革二厂的二位同学，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部放在了这方面。父母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县城，我单身在平望这小镇上，住在一间有三十平方的老房子里，三个人，早晨五点多就聚上了，读了背，背了读，晚上就准时到了这里，练发音、做练习。

我们当时上课是在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区内，当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上课得去学校，记得在七九年九月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们三个人是学单科英语的，电大教育站的人不同意给我们放

重播，当时我们求学心切，有一次竟翻窗进去，开了电视机，还引起了一番争执。

一年半时间，酷暑寒冬没有间断过，当时读的是《公共英语》，我们拿到了结业证书，这一年半时间，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掌握了自学的方法，而且培育了一种刻苦学习的精神，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很有帮助的。

只可惜后来迷上了写作，在单位写人才人事的文章，在业余写点散文和编些地方史料，把英语也放弃了，还几乎把所学到的东西都还给了老师，不然的话，现在在人才招聘活动中，说不定还能与外国人来来“洋经浜”，聊上一阵子呢。

## 印相片被叫进了派出所

当时团支部经常组织义务劳动，组织为社会服务，在这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我迷上了摄影。我们自己用木板做成了印影机，从小照片开始，在向社会服务中帮人印照片，收个成本价，既有了服务项目，又能为团支部积累一些活动经费。经过一年时间，我们真的还添置了放大机、烘相机等，“生意”越做越火。

为了提高摄影技术，我参加了文化站的摄影培训班，听汝迪昌老师讲摄影。那时候，英语单科学习已经结束，高师中文函授还没开始，正好是个空档，晚上的时间几乎都化在了这个上面。用红布包起了灯炮，用医院里讨来的大苏打替代了定影液，在这中间，我找到了乐趣，不仅洗自己拍摄的照片，还在服务日为人家洗照片，后来与广播站的顾家栋先生合作，把器具放到了他的家里，干起了更大的行当，当一张张相片洗出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因为同一兴趣爱好，我还结交了不少摄影朋友，也不时地在朋



友家里一起探讨印相技术。但不想，有一次印相片竟印出了事，印到了派出所。

记得那天是刚上班，就有人来叫我，说要我去派出所一下。没有公务去派出所干什么？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我还是与同事交代了一下就去了，一去才知道是上几天印相片的事。那天夜里，有个朋友叫我去他家去，说有个镇上的朋友拍了一些照片，想一起帮忙洗一下。我匆匆吃了晚饭就去了。当显影水中显出这些相片时，我顿觉这些人物形象不同于一般，男的长衫，大盖帽，拄司的克，女的喇叭裤，短袖衫，高跟鞋。这些，在现在是司空见惯的，但当时看来十分新鲜。我好奇地欣赏了一会，但也没太在意。然而这些相片拿出去以后，不知被谁报到了派出所，说是印奇装异服照。当时条条框框对穿着还有一定的限止，派出所的人一看到这些照片就上纲上线了，说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传播奇装异服，不仅把相片都没收了，还要追查这些相片的来历，于是我也被牵涉了进去。

在派出所，我接受了一通教育，因为我是个团员、团支部书记，更不能参与这些事情，要深深认识这事的严重性，要深刻反省自己。当时我感到很委屈，也感到很羞愧，但又不敢说，也没什么好说。因为他们了解我平时的表现，说是从犯，教育了一通也就完事了。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叫”进派出所，也不能怪印相片，只能怪时代思想的错位。

（发表于2005年第2期《吴江文学》）

## 海边的黎明

2006年12月的一天，澳洲时间早晨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早晨三点，我独自站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黄金海岸南太平洋的海滩上。

原本与同伴相约来看日出的，巴金先生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海上日出》，很多年过后记忆已有些模糊，但隐约记得文中非常细腻美妙地描述着海上日出的胜景，如果真得看到，能把它摄下来，那真是一件称心如意的美事。但天公不作美，起床时外面是阴雨天气，同伴犹豫了，然而我不想错过这一生难得的海外观海的机会，独自带着相机出门了。

走出宾馆，跨过马路时，毛毛雨无声无息，悄然而至，纷纷扬扬，如烟似雾。我的心情也阴沉沉的，在路口徘徊了许久，拍了几张住处周边环境的照片，都是灰蒙蒙的，思索着是不是再往前走。

抬头远望，大海方向的天空是黑沉沉的，但另一方向的天空有着一丝亮光，就是这亮光给了我一线希望。因为我听人介绍过，澳大利亚的天气就是特别，有“一天四季”的说法。何况，体验一下阴雨天的的大海，对于出生江南水乡的我也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新鲜。黄金海岸不仅在澳大利亚，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疗养地。这里没有像夏威夷、加利福尼亚那种很华丽的第一印象，但同时却有不



输给任何地方的长长的沙滩。

到了海边，进入眼帘的，不是期望中的绚丽的日出场面，而是一片浑沌。远处的高楼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墨色的大海涌动着海浪，峰谷相连，层层波浪起起伏伏地涌向岸边，互相追逐着拍击，一重一重。我处在这他乡异国，虽然没有经历高尔基名篇《海燕》中所描述的海上暴风雨的场景，但这黑沉沉的海天合一，心中还是有一种恐惧，忽然想起了古风中的“天苍苍、野茫茫”。

面对乌云密布的天空，我感觉到一种压抑，一种沉重，天仿佛要塌下来似的；面对奔腾呼啸的海浪，我感觉到一种震慑、一种威胁，浪仿佛要把世界吞没；而对宽阔的沙滩，感到一种无奈，一种寂寞，沙仿佛要将一切抛弃。在这海边，除了我还是我，我被这压抑、震慑、无奈的情感包围着，无伴无侣，无依无靠，有一种特别的说不出的心情，血液似乎停止了流动，顿时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的孤独。

突然，远处有一个白点跃入了我的眼帘，从海上移到了沙滩上。我急忙朝这白点的方向走去。这白点渐渐近了，是一只海鸟，是一个海上的小精灵。虽然这不是高尔基所赞美的海燕，而是一只他作为反面来描写的对暴风雨有着恐惧的海鸥，然而，是它给了我一种亲切感。它时而跳跃着，时而静止着，时而挥挥翅膀，时而金鸡独立。孤独的我与孤独的它对视着，对视的瞬间，让我感觉到了我的不孤独。这海鸥身姿健美，身体下部的羽毛就像雪一样晶莹洁白，惹人喜爱，我的身边还有着这么一个小生命。

在欣赏着海鸥发出感慨的时候，天渐渐亮了起来，我才注意到这海滩与我在国内青岛见到海滩的不同，青岛海滩的沙是黄黄的，而这里的沙是白白的，踩上去的印痕特别清晰。在海鸥的脚下，还留有许许多多人的脚印，如同是一件件雕塑。我更感觉到了我的不孤独，至少是昨天，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的人。我也就注意到了我身



后的脚印，于是，特意重重地踩了两脚，凹凸的印痕，深深地印在了这沙滩上，留给了后来的孤独者，让他感觉到我的存在。

沿着脚印的视线向远延伸，我见到了沙滩上面的藤蔓竟然还肆意地长满了绿色的叶片，这使我感觉到了一种生机，生长在这沙滩上的藤蔓有着坚硬的生命力。忽然眼前一亮，在绿色的丛中有两紫色，定神一看，是两朵花，两朵牵牛花一样紫红色花朵，花朵漏斗状，顶端呈五角形，淡然开放的花姿与蔓延的花藤相映着。这是普通的花，然而生长在这沙滩上就不普通了，它给沙滩带来了一种艳丽，这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的艳丽。

在人的脚印中，我还发现了长长的拖拉机的履痕，非常奇怪这海滩上怎么会有拖拉机呢？迷惑之时，一阵机器声从远而近，一台高大的拖拉机驶进了这荒漠的海滩。红色的拖拉机离我越来越近，我也不由自主地迎了上去想看个究竟。这是一台清沙的拖拉机，怪不得这里的沙如此干净，原来有工作人员在每天早晨清理的，过滤过的沙，没有杂质，没有石块，旅游者踩上去方感到如此柔软，如此舒适。工作人员是海滩上最早的涉足者。

这时，雨早就不下了，乌云也开始散开了，天也就比原来亮多了。我走近了海水，见退水的沙面有如流动的木纹，仪态万端。

我拿起照相机捕捉着这南太平洋的景色。有人影进入了我的相机：有一位行者，他低着头，背着背包，沿着海水跋涉着，不时地让海水拍打着他的脚，在滚滚的海浪的背景下，显得如此凝重。又一位健身者，在海边慢跑着，在海光的反射下，显得如此娇柔。近处有一位女子，独自坐在海滩上，注视着汹涌的浪花，显得如此深沉。远处有一对情侣，在沙滩上卿卿我我，显得如此浪漫。

此时的海中，也出现了冲浪者，我这才想起了有人介绍的，黄金海岸是“冲浪者的天堂”。绵延洁白的沙滩，与湛蓝无垠的蓝色海



洋间相连，驰名世界，一年四季都有弄潮儿。只见在翻腾的浪潮中，有一位老人向海里走去，不一会，他已与海水打成一片，时而乘风破浪，在浪尖儿上翻飞腾跃，时而躺在海面上，荡漾在海的怀抱中，悠闲自得。海岸上，已有两位冲浪者，抱着冲浪板离开了海水，看来在我来到海边的时候，已有先来者，在海浪中搏击了。

此时，在层层叠叠的云雾中，有一束阳光破云而出，一缕缕的阳光把一丝丝的热力穿入我的心房，站在阳光下的我顿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通畅。天空从黑色变成了蓝色，渐渐明朗开来，海浪也似乎平静了许多，视野也开阔多了。虽然我没有感受到火红的太阳从大海勃然而出的壮观场面，但是感觉到了，太阳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刚才尽管是乌云密布，但这乌云的背后有着红色的太阳，刚才的悲伤是如此的多余。

沿着海滩向前走着，海滩上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有慢跑的，有竞走的，有追逐的，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排不规则的长长的深浅不同的脚印。此时我不仅看到了一群群人，还看到了一群群海鸥，它们与人共处，如此的和睦。

“Hello……”突然传来一阵呼叫声，我回头一看，有一对外国情侣在向我招手，我赶紧走了上去，经过比划，我才明白他们叫我帮忙拍照。这一对外国人，如此亲热的进入了我的镜头一点也不害羞。在给他们拍好后，我拿起了自己的相机，把镜头对准了他们，他们也不见外，又做出了亲昵的样子。我深深被他们的热情、奔放所感染了，比划了一会，请那女孩为我与他的男友合了影……

原先宁静的海滩也热闹起来了。只见有两男一女三位外国人坐在沙滩上观海，我拿起相机“咔嚓”了一下。突然，一阵呼叫声，我的行为被他们发现了，当时我自感十分难堪，正想避开，却发现他们伸出了手，把手指张开着向我挥动致意。看到他们友好的动作，

我感受到了一种热情，一种奔放的热情，于是重新拿起相机，他们的身影在我的相机里定格了。

我转过身来，看见不远处有两位大人带着四个孩子围成一个圈，中间有个小沙堆。沙堆的下面有洞，像隧道似的。这么大清早，父母带着孩子到海边堆沙堆，在我国是不可想象的。一种亲情深深地透进了我的内心，我走了过去，蹲了下来，与孩子们一起玩起了沙子，他们看着我那种幼稚的样子，都笑了。我请孩子的父亲为我与他们的孩子一起合了影，我在这里找到了童心。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得赶回去吃早餐，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海滩。很是遗憾，今天就要离开这里了，而在这海边，我只是个远望者，黄金海岸主滩上的海洋世界，是澳洲最大的海洋生物游乐园，我们没有去观赏。我只是个旁观者，黄金海岸是冲浪者的天堂，我也没有下海去经历一番。

离开时，我又照了一张远景，这时的景色与刚来时已完全不同，远处的高楼是清晰的，蓝色天空下是蓝色的海洋。刚来的那种恐惧感荡然无存了，这时，我才开始体会到大海的壮阔和清朗，体会到有一种难得的安稳和自在。据地质学家研究，大约 5500 万年以前，非洲、南美洲、印度和南极洲相继脱离冈瓦纳大陆，澳大利亚也随即漂移出来。澳洲大陆的漂移造成了生物进化的独特性，产生了十分奇特而众多的生命种群，也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今天让人迷恋不已的沙滩。

走出海滩，走到了道路上，看到的是绿树下从海边回家的人们，有两位女子在人行道上走着，如此的悠闲。此时，我感觉到了，澳洲人生活的舒适和惬意，用他们的话说就是“Enjoy the life”。

望着阳光照耀的世界，我的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在南太平洋海边的黎明，我的心受到了一种洗礼。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静静



地 在海边，感受着海风海浪的气息、感受着海边黎明的气息。虽然远离大海了，我还是依依不舍，在海风吹拂中，我请一位旅人为我照了一张相。

在南太平洋的黎明，我经历了许多，也想了许多，想着想着，想到了这么一段话：气候是瞬息万变的，不必为一时的阴暗而悲切，乌云的后面有艳丽的霞光；环境是瞬息万变的，不必为一时的孤独而伤感，只要畅开心肺，友情无时不在；人生是瞬息万变的，不必为一时的郁闷而灰心，阳光思维可以使人一生快乐……

（发表于 2007 年第 1、2 期合刊《吴江文学》）

# 画意诗情贮一囊

## ——庞山湖旧景新描

### 1. 湖开似景

庞山湖在松陵镇东北三里的地方，水域宽阔，浩淼无际，波光送碧，风景极佳。有诗赞叹：“湖光山色供双眼，画意诗情贮一囊。”

春天和煦，阳光明媚，湖面波平浪静，湖光与天色相接，一片碧绿，广阔无际；沙洲上的白鸥时而飞翔，时而停息；湖中的鱼儿游来游去，好不自在；岸边的小草，小洲上的兰花，颜色青翠，香气浓郁。

有时湖面上的大片烟雾完全消失，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有时湖面上微波荡漾，浮动的月光闪烁着金色；有时湖面波澜不起，静静的月影像沉在水中的白璧。渔夫的歌声响起了，一唱一合，实在是美妙极了。

每当夏季，当地人就在庞山湖里举行划船比赛。划船的事各人在数天前就早有了准备，分帮分组，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船只的形式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每只船可坐6个到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着两支红色小令旗，



左右指挥。鼓手一般坐在船只的中部，有节奏地敲打锣鼓，为桨手调理划桨节拍。一首《观莲招庞山湖赏荷并观竞渡》诗，描绘了当时的热闹：“一片清波斗镜光，飞鳧轻泛往来忙。旌旗欲掩红蕖色，兰麝分和雪藕香……”

湖开似景，开的是蓬莱仙景。

## 2. 土阜如山

在庞山湖南津口石塘对岸，有一脉隆起的土阜，中间高起四边低下。它不是天然所成，而是为了排泄灌入田中的雨水，由农家常年累月铲锄而成。

庞山湖四周无山，这静躺在湖水之滨、田亩之中的土阜，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家乡的山。后因庞思宗居住在这里，人们就将这隆土阜称作庞山，庞山湖也因此而得名。

如山的土阜，上面栽满了树木，葱葱茏茏，厚厚实实，宛如一道绿色屏障。柳树枝干粗壮，细细的柳丝上布满点点嫩黄，随风飘荡，好像少女的发绺。几株老榆树，树干斑驳，枝叶参差，如同历经风霜的老人。成排的桑树，远远望去，似一条条绿色的彩带，也如一条条翠色的玉龙。更有高大茂密的竹林，竹竿粗细相杂，细长的枝叶，挤挤攘攘，争相生长，多像一群调皮的娃娃。无论是朗日的白天，还是皓月的夜晚，如山的土阜啊，都是一幅泼墨染就的山水画。

土阜如山，是庞山湖畔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 3. 甘泉古墓

庞山湖滨有座甘泉桥，又称第四桥，因桥下有甘泉而得名。甘泉泉水清冽，水质上乘。唐朝茶圣陆羽，将此甘泉品为天下第四泉。

清朝诗人有《甘泉》诗记载：“第四桥边第四泉，品题曾是茗中仙。源探叶泽湖头水，桡泛松陵驿口船。瓢饮倪迂敲石火，《茶经》陆羽访斜川。高风含湖天随子，小啜频来杞菊筵。”

历史上曾有不少文人墨客来此品茶题诗留念。南宋嘉泰四年（1204）任吴江知县的张达明发出了如此的感叹：“桥下四木翁冰，人间六品泉。松陵无鲁望，山茗为谁煎。”元朝时，大画家、诗人倪瓒乘船经过甘泉桥，在大风浪中贮水一瓢而去，同时即兴赋诗一首：“松陵第四桥前水，风急犹须贮一瓢。敲火煮茶歌白苧，怒涛翻雪小停桡。”

庞山湖的旖旎风光、淳朴水色，也成了不屈灵魂的最后归宿。这里有陶郎先墓和王景亮墓。陶郎先，吴江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曾任山东登州知府和山东按察副使，在抵御清兵的进攻中，建有战功。被奸臣诬陷而被捕下狱，绝食而死。死后，其冤案才得以平反。王景亮，字武侯，吴江人，明朝崇祯年间进士。清兵进攻杭州时，唐王朱聿键任命王景亮为督学御史，协助永兴伯张鹏翼共守衢州。由于内奸出卖，衢州很快失守。王景亮、张鹏翼等守将不屈被杀。人们在品尝了甘泉茗茶之后，也会肃立在先人墓前，凭吊一番。

与甘泉配映的却是庞山古墓，貌似有些不可思议，然甘泉清冽，英烈赤忠，别有一番心境。

甘泉古墓，让人清心，使人明志。

#### 4. 长渠清流

庞山水系发达。庞山水，自太湖从八港西来，东分流塔菴港，南通彻浦港，北分流吴淞江。这八港分别是南舍港、唐家港、马家浜、小清港、陆家港、庞家港、沈家港、南仁港。它们西通太湖，东行芋草路，至九里石塘甘泉港，穿运河，进入庞山湖。



庞山湖周围也有不少河荡浜湾，较为有名的有辽浜、江茶浜、乌金浜等。

那清凌凌的河水，欢畅地流淌着，好像弹奏着一曲曲令人心醉的琴弦。河水映照着蓝天、小桥的影子，组合成一幅幅水灵灵的江南景色。日落时，披着晚霞的面纱，河港的水是桃红的；月光下，映着岸边的树影，河港的水是碧绿的；宛如一条条抖动着的彩绸，是那么的绚丽迷人。

流经庞山湖最有名的是吴淞江。吴淞江，古称松江，又称吴江，是古代江南的一条名江。陆龟蒙、许浑、皮日休、杜牧、司马光、范仲淹、李纲等历代名人都曾留下有关吴淞江的诗篇。

这吴淞江水更有迷人的情怀。微风吹过，平静的水面上皱起了阵阵水纹。本来安静地躺在水面上的几片荷叶，也随波漂动起来。水的中央，也有簇簇细长的芦苇，摇着翠绿的叶子，摆着雀尾似的穗头，迎着吹拂而来的微风，翩翩起舞。清澈的江水里，有鱼儿、虾儿在自由地游荡、觅食。偶尔，还会来几个调皮的孩儿，在水边玩耍，与鱼儿嬉戏，留下了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

长渠清流，人与自然的和谐，给人们带来一片清凉。

## 5. 前村牧笛

庞山湖滨有庞山村，从元朝时期的庞思宗避难居住在这里而闻名。

这里风清以嘉，波光送碧；茭菰丛生，菱芡蔓合；船帆穿梭，鱼虾满舱——可以品味田家渔村的自然情趣。

这里绿树碧野，芳草萋萋；竹篱茅舍，炊烟袅袅；鸡鸣犬吠，燕雀低飞——可以领略水乡村落的宁静幽雅。

更有那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上，牧归的儿童骑坐牛背，短笛横吹，悠然自得……好一派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好一个江南的世外桃源。

难怪，从庞思宗开始，一批批的流浪难民来此繁衍生息，一个个的达官贵人来此颐养终老。

明初，先有官居南唐郡丞的任仲真，托疾辞官回乡，在庞山村修建了“有竹居”。再有承事郎任明通，从宜兴来吴江，也在庞山村建了安乐屋。更有明末清初的名儒朱鹤龄，在这里建筑江湾草堂，绝意科名，潜心著述。

“前村牧笛响悠然，吹破斜阳四野烟。不脱蓑衣归欲卧，火云拥护一钩悬。”前村牧笛，在庞山湖这块风水宝地的上空久久萦回。

## 6. 远浦渔舟

庞山湖的湖光水波，把人引入一个诗情画意的境界。登高远望，白帆片片，湖水迷蒙；近处了望，轻舟如飞，白鸥点点。

庞山村的村民，为了维持生计，除了种菜，就是打渔。或“虚槛柳浓闻鸟语，孤村花暖傍鱼船”，那是何等的自在；或“捲白波，渔榔击榜成高歌”，又是何等的豪迈。

在雾气蒙蒙的清晨，渔夫们扛着鱼网离开了渔舍，在庞山湖中捕鱼捉虾。傍晚，在夕阳的余辉里回到岸上，把渔网挂在树梢上，在渔舍里喝着醇酒，哼着小调，悠然自得。

“夹浦云归渔市晚，松江雪满荻花秋。”渔市晚霞，雪白芦花，秋意甚浓，趣味深远。

远浦渔舟，好一曲醉人的水乡情歌。



## 7. 野花如染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是对江南胜地的描摹，更是对庞山湖景色的写照。

春天的湖畔上，田野里，各种野花，有名字的、没名字的，都散落着，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白色的荠菜花、野蔷薇，黄色的蛇莓花，紫色的马兰花，色彩缤纷，夹杂在绿草丛中，点缀在绿茵上头，像染色的织锦那么绵延。清晨，露水将花儿打得格外水灵，给人一种生机，一种遐想。

轻风带着泥土的气息，混着野草的味儿，还有各种花香，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酝酿成一种清香，温柔地沁入人的心脾，让人心旷神怡。更有农家女孩，在暖洋洋的太阳下，与蝴蝶一起追逐，跟微风一起嬉戏。到了傍晚，摘上一束野花，做成一个花环戴在头上或挂在颈间，收藏了花儿，也收藏了童趣。

盛夏季节，庞山湖中各种水生植物的花儿，与湖畔田野里的花儿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美不胜收。傍晚时分，可以“汲挽湖波作酒浆，采摘江花作肴脯”，那真是一种独特的滋味。

到了深秋，“江枫叶落近重阳，泛棹溪头野菊香”。则更有一种不同的情调。

野花如染，染就了美丽的大自然，染就了庞山人的好心情。

## 8. 湖草长春

庞山湖湖草青青，四季常春，给庞山带来无限生机。湖草宛如少女的青丝，有的在水底飘荡，有的在水面漂浮，轻柔而又缠绵。

湖滨浅滩上绿草如茵，嫩嫩的，绿绿的，跃入你的眼帘，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一道道清流在绿茵中蜿蜒流淌，仿佛要带走绿

草的梦。

雨后天晴是庞山湖草最明媚的时光。此时，空气像刚滤过的一样，清新极了。湖草变得分外苍翠。难怪元末明初的诗人杨维桢在雨后游览庞山湖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湖上天晴昼，雨余生绿阴。”青草上的绿珠在阳光下晶莹闪烁，绿得可爱。

庞山湖水草肥美丰富，邀来无数鸟儿来此栖息繁殖。有的在空中盘旋翻舞，有的在湖面上追波逐浪，有的在水边草丛里觅食打鸣。好一派莺歌燕舞的壮观景象。碧草与水鸟相互依存，构成了一幅和谐的自然画卷。

湖草长春，一首青春的诗篇，一幅青翠的画卷。

（选自 2008 年山东画报社出版《庞山湖史话》）



## 堙没的古庞山

陈金根先生在庞山湖建了江南第一私家园林静思园，一下子把庞山湖推向了世界。

有一天，陈金根先生对我说，能不能收集一些庞山湖的历史，触动了我编写《庞山湖史话》的情结。于是，我走进了古庞山。

### —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队皇帝的车驾经过了吴江。

吴江这地方，景色秀丽，是典型的鱼米之乡，在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人在这里作息，梅堰、桃源、同里、平望等地出土的文化中，显示出了吴江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

皇帝的车驾中有一位河南人，叫庞实，他从偃师而来，被吴江这锦绣的地方吸引住了，就居住了下来。这庞实是什么朝代的人，这皇帝又是谁，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庞实的重孙庞思宗的故事在清嘉靖《同里志》卷十人物志中却有如下记载：

庞思宗，字顺之，高祖实自偃师扈跸南迁居吴江。以信义服人，为邑人望，既卒，人仰慕之，名其地曰庞山。思宗仕至元时义乌尹，

崇文爱民，政治有声，土贼刘震珑之乱，全家殉节。

从这里我们可以解到，庞思宗是当地有声望的人，他以信义服人，经常帮助乡人，乡人有事他也敢于出头露面打抱不平，因此在乡里很有威信。后来发生了刘震珑之乱，庞思宗全家殉节。乱平后，当地人仰慕庞思宗的名声，就把他居住的地方叫作庞山，有了庞山之名，就有了庞山村之名，有了庞山村之名，就有了庞山湖之名。

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刘震珑之乱，也不是庞思宗其人，关心的是在元代的时候，因为庞思宗，吴松江畔就有了一个庞山村。用一个人的名字取村名，在吴江也不是很多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仁义是首要的，庞思宗思仁义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同，一个人来世上走一遭，留下了这么一个名字，也是值了。

相传庞思宗隐居庞山，常种些蔬菜自己食用。他特别喜爱种塌棵菜，附近百姓也逐渐种起这种菜来。种菜的人多了，每天早晨钟声响起的时候，就有庞山人负菜蔬入市，挑担入吴江城卖菜，朝出暮归。由于吴江城在庞山的西面，他们早上出去是背对太阳，晚上回来也是背对月亮，因而当地有“庞山背，驼日月，买蔬易米何役役”的谚语。远近的人也都经常来这里采购，塌棵菜也就成了庞山的特产。这蔬菜担后来也被人们叫做“庞山担”。到民国时，有个叫费善庆的写了一本《垂虹杂咏》其中有这么一首诗：

庞公去后贖庞山，老圃生涯十亩间。

秋末有菘春有韭，朝朝出担日中还。

庞氏中自庞思宗后有庞云，他五十多年居住庞山没有进过城，曾得到当时知县干文传的注目。这干文传，字寿道，号止斋，吴县人，



仁宗延祐进士，顺帝后至元六年当吴江担任知县，他听说庞云后就亲自到庞山寻访，他看望了庞云，留下了《游庞山访庞云翁》一诗：

山本无名恰有名，入山山意自分明。  
墙随畦畛高低筑，船趁沙滩远近横。  
别崦午晴鸡喔喔，隔林风细鸟嚶嚶。  
山翁独把烟霞占，五十余年未入城。

这首诗写尽了庞山的农家风光和心境。

## 二

吴江这么一个县级城市，却已有千年的历史，千年的历史长河，孕育了自己独特的本土文化。在提炼城市精神主题词的时候，我回首了吴江的历史，深深感到，吴江的莼鲈文化、昆曲文化、南社文化、丝绸文化、江村文化……不仅是吴江的文化结晶，也是中国的文化结晶。

莼鲈文化产生于西晋大司马东曹掾张翰的一首诗。张翰是个才子，诗书俱佳，唐朝李白很佩服他，写诗称赞：“张翰黄金句，风流五百年。”不过，张翰留名于世，还是因为莼菜和鲈鱼。这张翰为避祸害，借思念生长在与庞山湖相连的吴淞江之中的鲈鱼，作诗一首：“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辞官归乡。他这首诗，在中国历代文人中产生的极大的影响。这鲈鱼，就这莼鲈之思，后来有很多人在诗中提及。把思念故乡的情感和莼菜鲈鱼联系在一起，确实诗意盎然，于是莼鲈之思也成了—一个思念故乡的典故，也成了隐逸文化的代名词。

古人隐于深山老林，享受“鸟鸣深涧”的幽趣，庞山村，也有着这种意境。元朝诗人杨维桢经过庞山湖，就有归隐庞山的念头：

湖上洽晴昼，雨余生绿阴。  
扁舟到城近，曲港入村深。  
野叟频相问，郎君不可寻。  
西庵有分席，吾亦老山林。

杨维桢没有隐逸庞山，但庞山村也确实隐居了一批文人墨客。明初，先有官居南唐郡丞的任仲真，托疾辞官回乡，在庞山村修建了“有竹居”。再有承事郎任明通，从宜兴来吴江，也在庞山村建了安乐屋。更有明末清初的名儒朱鹤龄，他面临的时代是明末清初，清兵入关后，他与全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一样绝意科名，过起了隐居生活。选哪里隐居呢？选中了庞山湖滨，他在这里建筑了居屋，取名江湾草庵。他自己写过一篇《江湾草庵记》对他在庞山村的世外生活作了如此描述：

每睹藻网如织，轻儵出游，落花成茵，鸟语上下，意欣然乐之。时复督勒耕奴，课其耘耔，沟塍浸灌，禾黍怀新，岁入虽不如老农，亦颇谙田家之味也。兴发散步湖滨，与村童野叟相狎荡，遥望晴澜浩淼，鱼罾估舶，出没荒墟树杪中，指点西山诸峰，螺髻逶迤，浮清送碧，未尝不拄策忘疲，如置身潇湘洞庭间也。

他在草庵之中闭门著述，一天一篇。达到了走路不识路，坐卧不知寒暑的痴迷程度，被人耻笑为愚蠢到家，他就自号愚庵。

因为有了朱鹤龄，这江湾草庵也引来了当时的一批名流显宦，



这小小的庞山村也热闹起来了。来庞山趋访晤叙比较多的有钱谦益、顾有孝等人。他们在这里谈诗论词，讨论学问，商议文章。

明崇祯中朱鹤龄与顾之俊等十五人结兰社，每月一会课，陈元龙与吴载颖轮流负责就餐，为办主人果茗酒肴。他又曾招冯孟韶品箫唱曲以侑之，夜分而散，邑中传为盛事。

朱鹤龄因为能写文章，与顾炎武交往密切。这顾炎武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朱鹤龄在与顾炎武的交往中，学识不断长进。

朱鹤龄所考索的，全是经史百家古今之义，所吟诵的，不是庄子、列子、屈原、朱熹的著作，就是陶渊明、谢眺、韩愈、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诸君子的诗文。他深入研究，采撷书中的英华，探索书中的奥秘，也就有了清代文学家、学者的名声，与李颀、黄宗义、顾炎武并称为四大布衣。

庞山村也就出了一个朱鹤龄，庞山村与朱鹤龄一起被记入了史册。

### 三

冯任在万历三十五年中进士后到吴江任知县，刚上任时，吴江邑内有许多奸蔽之事，冯任听之任之，有一年发大水，田地都淹没了，他也没有积极救灾，当地的绅士沈瓚作了《勘灾歌》讽刺他，感动了他。沈瓚又提出了救荒的十二条建议，冯任便采纳了，救活了不少百姓，他得知有乡民捐米千石，就亲自上门奖劳。自此他开始做了不少有益于地方的事。

一天，本地的一位乡绅邀请冯任一同泛舟庞山湖。在船上，宾

主两人一边饱览湖上美景，一边饮酒助兴。

当他们移舟到南岸某港湾时，冯任忽然兴奋地对这位乡绅说：“你看，这里平湖如镜、远山若黛，好一处风水宝地啊。如果在此地建造一个文昌阁，那么我们县里的读书人就会源源不断地科举及第啦！”于是，他就带头将俸禄捐献出来，倡议修建文昌阁。

不到半年时间，文昌阁拔地而起，起名却叫快风阁。传说曾有一副楹联：“快哉风与庶民共，今夫山一拳石多。”

阁里供着文昌，阁的后面挖了一个池塘，池中种藕，塘上有桥，出入方便。阁的旁边有一块空地，不久造了三间官厅，供缙绅（古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宴请休息之用。

快风阁成了庞山村的一道风景线，登快风阁眺望碧波万顷的湖水，聆听远处帆橹飘出的阵阵渔歌，胸中感慨会油然而生。在快风阁上畅叙幽情，诗赋万千，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清代学者、藏书家周永年有《登快风阁兼怀旧邑侯慈溪冯重夫中丞》诗：

高阜平皋泽气蒸，想因此地号松陵。  
土宜瓜菜清晨鬻，水长菰芦逐岁增。  
天际有山邀日落，帆前独鸟引风乘。  
登临转忆南楼兴，棠树阴中曲槛凭。

写百城烟水的文学家徐崧，登快风阁，回忆起幼时情景，一首《登快风阁因忆幼时随先大父屏石公聚饮于此》挥然而就。

年年祭扫返同川，子姓追随共一船。  
淼淼庞湖光溢野，品品冯阁势参天。



缘滩葭菼遮溪密，傍岸桃花照水鲜。  
每忆幼时先大父，酒肴齐列坐阶前。

冯任注重教育，崇尚读书，万历三十六年没入吴凤田一百八十多亩作为学田，三十八年复修了吴江庙学，他建了快风阁后又在边上建了书院，有本地的富家子弟在里面读书习字，有当地的名人隐士在里面谈诗论道，大长了学习之风。后来乡人为了纪念冯任，这五间二层的楼，取名为冯公书院。书院的楼上也供着文昌，楼下供的是冯任的像。

当官一时，做人一世，这冯任被沈瓚《勘灾歌》感化，做了有益的事，百姓也就把他记在了心里，他的名字也就留在了乡邦文献之中。

快风阁与冯公书院都已被历史沧桑的烟云和岁月的苔斑所湮没。古庞山堙没在了历史之中，但古庞山的遗风犹存。我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去了庞山村，没有找到当年的痕迹，最后还是进了静思园，在“小庞山”的“快风阁”上抒发了一段思古之情。

世事沧桑，古庞山湮没了，而新庞山正在崛起。

（发表于2008年第2期《苏州杂志》）

## 溪港的记忆

—

对溪港这块地方的兴趣是从一则故事引发的。

春秋战国时期，吴江这地方处在吴国与越国的交界之地，有“吴头越尾”的说法，而因为吴越之战而留下地名的，这非溪看来是比较典型的。

公元前 494 年，吴越战争打响了。先是吴国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作为人质被囚于吴国所在地苏州的灵岩山。当时，吴王夫差居功自傲，得美女西施后，营建馆娃宫，扩建姑苏台，沉湎于酒色。

姑苏台在太湖的北面，太湖是进攻吴国的有利地形。勾践就密令范蠡带兵暗卧在太湖东岸，于是，在平望溪港的一条无名小溪两岸，屯集着一支兵马，带兵的是越国的大夫范蠡。范蠡屯兵在溪港小溪河两侧，厉兵秣马，伺机反扑。

这时，吴国内部反生了事变。吴王的行为引起了大臣的不满，相国伍子胥多次劝谏，却反遭了杀身之祸，吴国就日趋衰竭了。

一日正近午餐，越兵以韭菜进饭时，谍报知吴国杀了伍子胥，就传令出击进兵。越兵速将菜、饭倒入小溪河中，整装出发。顿时



溪河水面、水下，均见韭叶，小溪绿如碧玉。

越兵渡过太湖，从石湖上岸进攻灵岩山，进军神速。此时吴王夫差正在馆娃宫寻欢作乐，猝不及防，自刎身亡。

后人为纪念越伐吴屯兵于此，弃韭于溪的事迹，就将这里定名为韭溪。清光绪《平望续志》有这样的记载：“韭溪，越伐吴，方会食，谍知吴杀子胥，即进兵，弃韭于溪，故名。”韭溪与水华港后合称为溪港。

溪港这小村，就这么列入了史册，并且在历史的长河里流淌了近千年。打开吴江的方志，我们可以了解溪港的历史，了解溪港曾经有过的不平凡的去：

古代有一种对地方或人物的表彰，是树牌坊，这也是古代王朝、官吏为宣扬其政治主张、道德伦理、整饬吏治、淳化民风的一种特有形式。溪港这村落虽小，但历史上有着三座牌坊，记录着这小村的荣耀：为吴璠立的荣贵坊，为吴鋈立的进士坊，为吴葢立的登科坊。

既然有牌坊，这三个人物也就登场了。吴璠，在明朝景泰七年的乡试中得了第一，中了举人后进了太学，也就是当时的高等学府，后来授中书舍人，后来在工部掌管六个营造厂，参与了陕西的救灾，办事公正。吴鋈在成化二十三年中进士，是吴璠的侄子，当过吏部员外郎和武库司郎中，居官清廉勤政。吴葢是吴鋈的弟弟，成化二十二年中举人后隐于乡里，没有去做官。三人为溪港，特别是为溪港的吴氏家族光宗耀祖了。他们，因为参加科举而留名史册，可以看出当时唯有读书高的印迹了。

时过境迁，如今在溪港要打听吴氏却很少有人知晓，人们讲起大姓，就知道是李家和秦家。一进村，就有人能指出李家和秦家的房屋所在。

从史书上查得，在清朝以来，溪港的秦氏中确实出了不少读书人，

形成了溪港的特色文化，我们可以随手举上几例：

秦景昌：乾隆年间曾聘修县志，著有《禹贡考略》。

秦时昌：有陆龟蒙遗风，著有《韭溪渔唱集》《咏梅集》。

秦篁：赋诗有豪气，精通医道，著有《粤游草》《燕市歌》《淮扬杂咏》《卷帆集》《一字千斤》医论。

秦彬：工草书，曾仿草圣朱迦陵《汇辨例书》、《草书备考》累百卷，著有《事物别名类纂》《诗经纂注》《巴人诗集》《八行录》。

秦精锡：工制举业，一日能成数艺，著有《匪莪集》《耻耻山房集》《历代纪年类编》。

秦钟瑞：一生爱好诗词，晚年双目失明，遗稿尽佚，《留爪集》后附有其诗。

秦丕烈：学诗、学画、学医，有诗刻入《留爪集》。

秦守诚：精研岐黄诸家，著有《湿温萃语》《针砭证源》《内经度蒙》。

现代吴江名中医秦东园，从祖父“秋农公”、父亲“澜伯公”到他本人三代从医，也是从溪港朱家港迁到平望镇上的……

历史的长河在向前流淌，我们在溪港只能寻得一些遗痕，东林桥、双桥、刘猛将军庙，还有那摇摇欲坠的旧房子，横七竖八的石驳岸……加上他们的文字，应该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中我们兴许会读出些什么。

## 二

史料记载，南明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朱天麟是溪港人。

朱天麟当上了东阁大学士兼尚书，地位尊崇，为皇帝起草诏令，批答奏章，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实权，号称辅臣。我看过不少吴江当官人的资料，朱天麟是当的比较苦的官员之一，因为他所服



务的政权是南明政权，而南明史，是华夏民族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腐败，背叛，内讧……民族最悲哀的种种，似乎都在那个时代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令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朱天麟的上辈都是种田的农民，他年轻时志向很高，发奋努力，勤于致学。在昆山拜了师傅后，入赘昆山，因此有的史书就说他是昆山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考中举人，崇祯元年（1628）考中进士，担任了饶州府推官，饶州府地在鄱阳（今江西波阳）。在饶州时，他做官有政绩，在公务之余，还进行讲学，得到老百姓爱戴，后来当地有三个地方为他建了祠堂。朱天麟在崇祯十一年（1638），经过考试进入了翰林院，但是当时官场风气败坏，朱天麟虽然有才华但没有行赂，进京后，便被礼部所压制，只补了个兵部武选主事，主事是司官的最低一级官员。他没当几年官，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今北京市景山）自缢而死，明朝灭亡后他到了广东。

《粤事记》有如此记述：

朱天麟，昆山人；出自羽衣，庚辰进士。是时，以知推行取高等，竟入翰林。丙戌九月，由闽入广，独携家属，舟过肇庆，会永历登极。诸臣适欲觅一老词臣为朝端重，共迎之。天麟绝维而去，变姓名，隐居广西太平府之云山。

从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在明朝是有一定威望的，但永明王第一次召他时，他没有上任。到了第二年，朱天麟又接到了诏书，还给了一个不小的官职：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这样，他就不能不出山了。

当时，一种民族精神的驱使，朱天麟他们的目的是抵抗清军，

在他们的行动中值得一提的是与大顺、大西等农民军的联合。《南明史》中是如此记述的：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南明朝廷（从隆武政权开始）中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只有联合原大顺、大西农民军共同抗清才有复兴的希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学士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等人。

这不仅因为民族斗争是全民族官民共赴的斗争，而且历史证实：只有大顺军余部在湖广战场、大西军余部在西部战场、许多小股农民军在各地出没取得了震撼全国的战果，才开创出抗清民族斗争的崭新局面；南明官绅联合和依靠他们就取得胜利，阻碍和破坏联合必然招致失败，这一点上，朱天麟他们是很聪明的。

然而尽管官大，尽管永明王是信任朱天麟的，但是他还是实现不了志向。永明王为人懦弱寡断，昏庸无能，朱天麟几次上疏，请永明王亲自带兵率军队参战，不要失去当前的良机，永明王都没有采纳。在李成栋的儿子李元胤封南阳伯，掌握大权后，当时的权臣袁彭年、丁时魁、金堡等气势嚣张，朱天麟与他们合不到一起，他们容不下朱天麟。万历二年八月迫于形势，朱天麟就提出辞职，永明王挽留再三，朱天麟去意已决，叩着头，哭泣着向王拜别。永明王也哭泣着说：“你去了，我更加孤单了。”永明王如此的软弱，也就成不了气候。

到了永历四年正月，清兵陷韶州，永明王身边的人派出的派出，走人的走人，永明王就又召朱天麟入朝。九月，朱天麟晋升为东阁大学士。永历五年五月清兵逼近，奉命主管左右二江土司，以为勒王之助。兵还没有集成，清兵逼近南宁，永明王仓皇出走，朱天麟



当时正生病，但还是扶病跟着永明王。永历六年正月永明王抵达广南，驻兵安龙，此时，朱天麟病情加剧，八月死于广南府西坡屯。

朱天麟官位显赫，吴江人中很少有人当得这样的大官，但是还是壮志未酬。死后诏赠少保，赐谥文靖。朱天麟有两个儿子，一子朱宿垣，曾任监察御史，另一子朱斗垣，封鞏昌王。

说他愚忠也好，说他傻冒也好，那个时候的官员，就是这样。黄宗羲为他写了墓志，他也成了溪港的一个头面人物。

### 三

清初的溪港，是个景色优美的鱼米之乡，光绪《平望续志》记载了韭溪八景：

平沙落雁 芦渚新涨 远浦归帆 溪桥晚眺  
东林精舍 龙舌渔翁 唐塔灵祠 耕读夜泊

明朝灭亡后，江南的文人有举旗反抗，有出家为僧，有隐逸避世朱天麟是出去了，而在溪港这太湖之滨的古村落里，也曾隐居过一批明朝遗民，其中还有个传奇人物潘耒。

200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条目中是如此介绍潘耒的：

潘耒（1646—1708），清学者。字次耕，又字稼堂。吴江人，师事顾炎武，博涉经史及历算声韵之学。康熙时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参与纂修《明史》。散文颇多论学之作，也能诗。有《类音》《遂初堂诗集、文集、别集》等。

潘耒是跟着他的哥哥潘柢章隐居溪港的。

潘柢章，字圣木，一字田力，生有异禀，颖悟绝人。潘柢章有个好朋友叫吴炎。吴炎字赤溟，一字如悔、号悔庵，明亡后更号赤民，隐居教授，以诗文自豪。清兵入关，曾遁迹湖州山中。

潘、吴两人情趣相投，结成莫逆之交，好得如影随形，对满夷侵我大汉江山，杀害汉族同胞，愤慨不已。明亡后，两人心怀故国，不肯在清朝做官。当地大吏仰慕二人声名，保荐二人为“山林隐士”，应征赴朝为官，二人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再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吏保荐他俩为“博学鸿儒”，二人眼见若再相拒，显是轻辱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两人相邀隐居于平望韭溪观物草庐，博览群籍，综贯百象，天文地理皇极太乙之学，靡不通晓。过着躬耕陇亩的生活，也常在一起谈词弄赋，吟诗作画。潘柢章曾写有《卜居韭溪》诗：

物情欣解冻，我意在寒冰。  
三径霜前菊，扁舟雪夜镫。  
流离存卷帙，贫病倚良朋。  
喜得南村伴，相携醉石藤。

清顺治四年（1647）某日，因吴炎家中有丧事，潘柢章前往吊唁。相聚间，两人一起饮酒论诗，从《春秋》《诗经》谈起，一直谈到明代的文人志士，一谈谈出了一个效法司马迁、班固合撰一部《明史记》的计划。

当时隐居在溪港附近唐家湖的好友叶继武等人结起了“惊隐诗社”（亦称“逃社”），以其文其诗，表达反清思想。潘柢章、吴炎也就参加了。利用“惊隐诗社”频繁相聚，《明史记》也有了较大进展，还得到了当时名士昆山顾炎武、江阴李逊之、苏州陈济生、常熟钱



谦益、吴江钮琇等人的赞同和热情帮助。他们怀纸吮笔，早夜矻矻，勤奋不懈。写下的书稿堆满了床头，装满了箱子。

可是，在康熙二年（1663），正当潘耒章等的《明史记》将成稿时，清大兴“文字狱”，浙江南浔出了个“明史案”，这本与潘耒章、吴炎没有关系，但因为他们的有名声，南浔的这本《明史》的校阅名单中有他们俩，这正是飞来横祸，二人被清庭拘捕，在杭州被杀。明史稿被焚，著述数年、稿成七八的一番心血被付之一炬。

顾炎武很看重潘、吴两人的气质，写下了如下了《汾州祭吴炎潘耒章二节士》诗：

露下空林百草残，临风有恸奠椒兰。  
 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归白日寒。  
 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  
 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

顾炎武为潘、吴两人葬身“文字狱”深表痛憾。

我们不说这两人，就说潘耒。潘耒与兄耒章避地韭溪，潘耒章遇害后，潘耒章的妻子沈氏和两个儿子都被流放北方。当时，沈氏有身孕，潘耒就跟从数千里，到了广宁，沈氏生下个儿子但没有成活，沈氏也就饮药自杀。潘耒就收嫂嫂的遗骨回到了家乡。到了家乡，他就变姓名为吴琦，字开奇，奉母亲到苏州灵岩山中避难。

潘耒后来拜了顾炎武为师，对老师的思想学说十分敬重钦佩。而顾炎武对其亦很器重，外出游历常将其带在身边，使其大开眼界，学识频增。他平生做了一件为世人所看重的事，就是将顾炎武的《日知录》缮本32卷携至福建，在他朋友汪悔斋的帮助下，以卖山所得的资金，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使顾炎武的学识传世，

我们现在能看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句，还真是靠了这在溪港隐居过的潘耒。

说潘耒是个奇人，不仅在于他在潘柽章的案件中能脱险，而且后来竟能因《平蜀》《平滇》二赋，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康熙南巡，他曾作为随员。康熙第二次南巡经过吴江时，写了《过平望赐翰林院检讨潘耒》一诗：

楼下南来水，冷清百尺深。  
菰蒲终夜响，杨柳半溪阴。  
日月驱人老，江湖动客心。  
向来歌舞宴，达晓看参横。

第五次南巡，潘耒迎驾，康熙帝御书临董其昌字赐潘耒。

#### 四

历史的长河在向前流淌，如今在溪港，已找不到吴璠、吴璠、吴璠的牌坊，找不到朱天麟、潘柽章、吴炎、潘耒的遗迹，但是溪港古村落的风貌依存。

现存的溪港村，一条留着古名的河流韭溪将它一分为二，两岸民居、商铺依河而建，全长近百米，一座座小桥，沟通着两岸，是典型的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色。

一进入溪港村，当地人会满腔热忱地领你去看李家宅楼、周家大院、刘王庙，观东林桥、双桥，会津津乐道地给你讲李八爷、刘承忠，讲老周家的故事。

李家宅楼在村南，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四大开间门面，砖木结



构的二楼楼房，玻璃大窗显示了当年的豪华。主人李恩常，人称李八爷，曾任吴江县参议，在县里也有名声。周家大院座落在古街的一条弄堂之中，很小的墙门洞里，隐藏着一个不小的庭院，木楼四围着天井，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建筑，高大的雕门楼，精致的雕花，透露着周家的富足。

刘王庙，又称东林祠，祀元朝刘猛将军。刘猛又名刘承忠，江南地区农作是命根子，而有蝗虫危害农作物，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这刘承忠就带领百姓驱逐蝗虫，消除灾难。他得到了百姓的爱戴，死后，江南各地都建庙祭祀。吴江一带都有祭刘王的风俗。正月十三，乡人在田中立长杆，用槁筱夹爆竹缚在这面，旁边设立刘猛将军的神位，香烛果品罗列照耀，更有赞神曲，一边拜一边唱，四周金鼓的声音不断。还有好事的人，买了雪炮远远地向长杆射去，称为打田材。从黄昏一直到半夜，也有的到天亮。溪港的刘王庙建于元代，解放前庙宇的规模还很大，有十几间僧舍和参天的古银杏树。

桥，是古村的记录和象征，东林祠边的东林桥，拱形单孔，花岗石砌成。初建于元代，后来被水冲毁，明嘉靖二十四年，当地人钱严出资修建，清顺治、嘉庆年间两次重修。桥石上有对联一副：“浩渺波光涵笠泽，参差帆影接莺湖。”北面有韭溪桥，又名大庆桥，明永乐十七年里人吴思成建，民国十一年由丝商各界捐资重建。桥上有对联“水通笠泽波光远，地接枫江秀气多”。溪桥北就是太湖，史志上记载秦元文有《溪桥晚眺》诗：

渔唱声中月上迟，全湖烟水时吞时。

寻诗夜梦桥边坐，七十二峰来索诗。

溪港的记忆，记录着溪港的灿烂，如果让这记忆通过古村的修复，

我们现在能看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句，还真是靠了这在溪港隐居过的潘耒。

说潘耒是个奇人，不仅在于他在潘恂章的案件中能脱险，而且后来竟能因《平蜀》《平滇》二赋，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康熙南巡，他曾作为随员。康熙第二次南巡经过吴江时，写了《过平望赐翰林院检讨潘耒》一诗：

楼下南来水，冷清百尺深。  
菰蒲终夜响，杨柳半溪阴。  
日月驱人老，江湖动客心。  
向来歌舞宴，达晓看参横。

第五次南巡，潘耒迎驾，康熙帝御书临董其昌字赐潘耒。

#### 四

历史的长河在向前流淌，如今在溪港，已找不到吴璠、吴璠、吴璠的牌坊，找不到朱天麟、潘恂章、吴炎、潘耒的遗迹，但是溪港古村落的风貌依存。

现存的溪港村，一条留着古名的河流韭溪将它一分为二，两岸民居、商铺依河而建，全长近百米，一座座小桥，沟通着两岸，是典型的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色。

一进入溪港村，当地人会满腔热忱地领你去看李家宅楼、周家大院、刘王庙，观东林桥、双桥，会津津乐道地给你讲李八爷、刘承忠，讲老周家的故事。

李家宅楼在村南，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四大开间门面，砖木结



构的二楼楼房，玻璃大窗显示了当年的豪华。主人李恩常，人称李八爷，曾任吴江县参议，在县里也有名声。周家大院座落在古街的一条弄堂之中，很小的墙门洞里，隐藏着一个不小的庭院，木楼四围着天井，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建筑，高大的雕门楼，精致的雕花，透露着周家的富足。

刘王庙，又称东林祠，祀元朝刘猛将军。刘猛又名刘承忠，江南地区农作是命根子，而有蝗虫危害农作物，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这刘承忠就带领百姓驱逐蝗虫，消除灾难。他得到了百姓的爱戴，死后，江南各地都建庙祭祀。吴江一带都有祭刘王的风俗。正月十三，乡人在田中立长杆，用槁筱夹爆竹缚在这面，旁边设立刘猛将军的神位，香烛果品罗列照耀，更有赞神曲，一边拜一边唱，四周金鼓的声音不断。还有好事的人，买了雪炮远远地向长杆射去，称为打田材。从黄昏一直到半夜，也有的到天亮。溪港的刘王庙建于元代，解放前庙宇的规模还很大，有十几间僧舍和参天的古银杏树。

桥，是古村的记录和象征，东林祠边的东林桥，拱形单孔，花岗石砌成。初建于元代，后来被水冲毁，明嘉靖二十四年，当地人钱严出资修建，清顺治、嘉庆年间两次重修。桥石上有对联一副：“浩渺波光涵笠泽，参差帆影接莺湖。”北面有韭溪桥，又名大庆桥，明永乐十七年里人吴思成建，民国十一年由丝商各界捐资重建。桥上有对联“水通笠泽波光远，地接枫江秀气多”。溪桥北就是太湖，史志上记载秦元文有《溪桥晚眺》诗：

渔唱声中月上迟，全湖烟水时吞时。

寻诗夜梦桥边坐，七十二峰来索诗。

溪港的记忆，记录着溪港的灿烂，如果让这记忆通过古村的修复，

通过古籍的整理恢复起来，那么这溪港也不失为一个历史文化名村，不失为一个旅游、采风、休闲的好去处……

（发表于2008年第六期《苏州杂志》）



## 汾湖便是子陵滩

2009年5月8日，因参加太阳湖笔会，在汾湖“新太阳养生城”的别墅里度了一晚。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现时，我就早早起了床，轻轻地推开院门，向太阳湖边走去。林立在路旁的大树，随风摇曳着好像在向我招手。路边鲜花缤纷，木廊里缠绕着茂盛的藤蔓。我独自荡漾在由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单位贝氏家族以及菲利浦强生公司执笔的太阳湖大花园里，听着鸟啼，闻着花香，观赏着大香樟、银杏树、桂花树，感受着河道驳岸和芦苇、香蒲，沉浸在了桃花源般的氛围里。

到太阳湖边时，太阳还没有升起，但东方已经开始泛金，我站在湖边的栈道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与大自然心语交流着，渐渐地，渐渐地，蒙蒙地感觉着这太阳湖平静的湖水里，映出了一段段太阳湖的历史，映出了一个个太阳湖的故事……

时光推到了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晋代，一个叫张翰的官员，吟着《秋风歌》来到了元荡湖边，这元荡湖就是现在的太阳湖。

张翰本是西晋诗人，字季鹰，写出来的文章清新而华丽，但性格放纵而不受拘束，人们称他“江东步兵”。一天，张翰有事去苏州，路过阊门，被一阵美妙的琴声迷住了。原来是一个叫贺循的官吏去

洛阳办事，坐船经过苏州，在船中弹琴。张翰听着、听着，就上了船，跟着船一起到了洛阳。张翰到了洛阳，就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后来经人推荐进入了齐王司马冏的衙门中担任参谋。在晋惠帝六年（295）他在掌管全国军政权的大司马府内担任了管高级官员升迁的官。

由于司马冏的信任，张翰的处境是很得意的。但是司马氏是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的，不少人都很不服气，晋武帝死后，各位王爷间发生了混战，司马冏得志后，办事骄横，生活奢侈，整天迷恋在宴席歌舞当中，并且常常不问朝政，还赏罚不明，根据自己的喜恶用人。当时有个南阳人郑云曾经给司马冏上书指出司马冏的过失，司马冏置之不理，有个官员孙惠也曾经向司马冏提出“五难四不可”的建议，司马冏还是不听，孙惠就气愤地辞去了官职。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张翰，张翰心里处在矛盾之中，不久产生了辞官的念头。

有一次，张翰对一起做官的同乡顾荣说：“天下混乱，祸难迟早要发生，我本是山林中人，不希望显赫的功名，你也要善于用明智来防备。”秋天到了，张翰想起家乡吴江的菰菜、莼姜、鲈鱼，感觉到了水乡那和谐的自然环境、与世无争的人文氛围，他对天长叹：“人生贵在顺心，怎么能为了功名利禄被官位缠绕在千里之外呢？”想到这里，吟出了一首《秋风歌》，也就是《思吴江歌》：“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

吟罢，张翰就命手下人收拾行李归回了吴江，在元荡湖畔的枫里桥建了别业，这地方被人称为莼鲈港，也就是后来的二图港。张翰去世后葬在了这美丽的元荡湖的东北滩，在元荡湖畔的原东枫小学内，曾有过张翰墓。北宋熙宁年间，吴江建鲈乡亭，供奉范蠡、张翰、陆龟蒙的画像，尊称为“吴江三高”，元祐五年，吴江建三高祠，张翰也就成了吴江名人。

元荡湖属汾湖经济开发区，是淀山湖伸入江苏吴江境内的水面，



又与江南景色优美的汾湖相连。这一带天光水色，是天然“氧吧”，四方福气皆汇聚于此，为天然的聚宝盆。张翰以后，曾有多少名人隐居于此，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汾湖本名分湖，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它就将吴越两个古国一分为二，因而有“吴头越尾”“吴根越角”之称。

分湖有伍子滩，伍子滩之名源于春秋战国时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原为楚国人，后避难吴国，辅助吴王阖庐攻楚灭郢，吴王夫差时受任为大夫，参赞国事。因主张不要北上争霸被吴王疏远，后遭人诬陷而被吴王赐剑自杀。

当地有这么一个传说：相传伍子胥有心爱之物九节长箫，只要一吹，箫声就能传出几十里，连空中飞过的山凤凰也要歇下来听箫声。有一日，伍子胥出巡路经分湖，坐小舟穿越湖面，突然天空乌云密布刮起了大风，不一会大雨如注，白浪滔天。伍子胥的小舟在浪头里颠来颠去，情况危急。伍子胥命人奋力摇，尽快向岸边靠拢，但此时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巨浪冲天，小舟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伍子胥就走向船梢，用足力气帮助摇船，经过奋力拼搏，才算摇到岸边。但伍子胥发现，自己心爱之物九节长箫在慌乱中掉到湖中去了。他十分懊伤，竟为此痛哭一场。

这九节长箫沉睡分湖底的故事本是个传说，然而一个景点有了传说就有了内涵，文人墨客就有了雅兴，有人就专门写诗一首：“芦苇萧萧湖水乾，西风吹出铁箫寒。声声呜咽英雄泪，激起涛头伍子滩。”于是，这伍子滩也就成了当地名胜。

当地人借伍子胥之名，又演绎出了一篇篇故事，吸引了游人。我在芦墟水泥厂挂职时，曾听说过“分湖蟹大小螯来历”的民间传说：一年，太湖山神与东海神为水域纠纷动起干戈，太湖山神因兵少将寡，敌不过而节节败退。太湖山神心急如焚，日夜思念对策，突然

想起了伍子胥在分湖已构筑点将台，就传令凡分湖蟹不分大小都要到点将台接受检阅考核，以便从中挑选良将再与东海神决一雌雄。到检阅考核那天点将台彩旗飘舞，刀枪林立，太湖山神端坐太师椅上好不威风。但由于点将台四周涛声哗哗，山流湍急，加上台下铁桩铁链密如蛛网，坚硬滑溜，一队队分湖蟹死劲拼搏，大都耗尽精力，被急流硬铁冲撞及折骨断螯，伤痕累累，登上点将台的蟹，考核合格者寥寥无几。但经过这次艰险考核，每只分湖蟹肌肉更加结实，筋骨更别坚韧，横爬起来，管爪而行如兽，不像其他地区的河蟹，以腹贴地而行。那些被撞断蟹螯的分湖蟹，由于新长出的螯没有原来的粗壮，出现了两只螯一大一小的奇特模样，这反而成了分湖蟹的特色。后来，这个传说又有了变化，就说伍子胥在与赵国交战中，虾兵蟹将前来助战，分湖蟹在战争中折断一螯，再生后成了这模样，当地人干脆把分湖蟹称为“子胥蟹”。

这此都是神话之说，但分湖人崇拜英雄，仰慕伍子胥，把分湖东南西荡口认作是伍子胥渡湖处，把它称为伍子滩，“胥滩过渡”也成了分湖八景之一，曾吸引了众多凭吊之人。明代诗人王廷润有诗：“斜日胥滩吊子胥，英灵千古岂真无，云开山口如吞月，潮怒江心似恨吴……”

秦统一中国后，分湖自然不再是分界之湖了，但因它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特殊，许多文人墨客仍对它情有独钟，从而成为了观赏性湖泊，这“分湖”也就加了三点水成了“汾湖”。

宋元时期，分湖已是江南著名的风景胜地，文豪大家，纷至游览：元代大画家吴镇等都画过分湖的渔村、渔隐和渔父图；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曾作过《分湖水村图》，成为国宝级文物；元代大文豪杨维桢偕友邀游分湖，留下了《游分湖记》，使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七百年前的分湖风光：“荡舟武陵溪，朝出伍子浦。还过西陆家，侧童启岩户。



棠树大十围，桃花灿欲语。遗我古铁枝，色比修月斧。为作古江调，江鸟凌乱舞。携之谒龙君，湖水吹暮雨。晚饮花石冈，亭台已无主。瀛桥步月归，竹枝和铜鼓。道人早归来，脱冠挂玄武。”

杨维桢游分湖的事，发生在元至正九年三月十六日，公历 1349 年 4 月 4 日。当时杨维桢等是应曾任湖北大学士、翰林典籍、被后人尊为“分湖八先哲”（汾湖流域陆大猷、陆行直、袁黄、叶绍袁、洪祖烈、李枝芳、陆耀、郭频伽等八人）之一的陆行直邀请，才到分湖的，他与顾逊等人游历了分湖，一篇《游分湖记》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

在杨维桢游分湖后的一千五百多年，也就是公元 1920 年 12 月的时候，又有一批文人来游分湖，为首者是爱国诗人、分湖人柳亚子。柳亚子泛舟分湖，想重辑《分湖全志》，虽终因工程巨大未能如愿，但也留下了一篇《游分湖记》。

到了 1949 年，柳亚子先生因思念故乡，曾于 1949 年 3 月 28 日写下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诗云：“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还特意作了如下注释：“分湖为吴越间巨浸，元季杨铁崖曾游其地，因以得名。余家世居分湖之北，名大胜村。第宅为倭寇所毁。先德旧畴，思之凄绝！”柳亚子先生因其家乡分湖为“元季杨铁崖曾游其地”而倍感自豪。之后，毛泽东主席写下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首诗最早发表在《诗刊》1957 年 1 月号。

毛泽东诗中的“富春”就是柳亚子诗中的“子陵滩”，是东汉隐士严光（字子陵）的游钓之处，亦曾是杨维桢的暂隐之所。

子陵滩在浙江桐庐县城南 15 公里的富春山麓，是东汉古迹之一。这严子陵原姓庄，后人因避明帝讳改姓严。他年轻时就很有名望，后来游学长安时，结识了刘秀和侯霸等人。他在做官时看到了小人的倾轧，官场的险恶。当刘秀想要他做谏议大夫时，他终于不辞而行，悄然离去，隐居于富春山下，那里有个“严陵濑”，据说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后来就叫了“子陵滩”。“子陵滩”也就成了隐居之地的代名词。

柳亚子把分湖比作“子陵滩”，可见他对分湖的眷恋。分湖一带景色美丽，明清之际远离尘嚣，而且天高皇帝远，“行政机构”鞭长莫及，所以在这偏远的地方，常有隐名埋姓的高士出没。分湖流域，有陶庄、西塘、芦墟、北岸和黎里好几个文化重镇，还有许许多多书香世家，如葫芦兜的张农家，齐河浜的周芷畦家，陶西的袁顺（号杞山），池亭的叶氏，大胜村的柳氏等等。柳亚子说分湖“颇有巨人长者，剑客酒徒，彬彬然钟毓于其间”，柳亚子对分湖望族作过这样的总结，他说：“总之，宋元间的陶（陶文干）、陆（陆大猷、陆行直父子），明代的袁、叶，都是分湖文献世家。等到满清中叶，便是郭频伽一般人的世界了。频伽既没，大胜柳氏、莘塔凌氏和雪港沈氏，又成为分湖三大世家。”

分湖水域虽不大，但文化源远流长。几百年来，那些恪守“耕读传家”之训的大族，不遗余力地营造着分湖文化。在分湖之滨，有一个秀丽的村庄叫叶家埭，《分湖小识》记载：叶家埭在北富圩间，为叶氏发祥地，相传仙人白玉詹道经此地而定所居，元季以富起家，迄明乃大显。明初有叶氏迁居此地，建筑了午梦堂，这里便绽开了光耀千秋的一朵文学奇葩。堂主叶绍袁和妻子沈宜修、儿子叶燮都名列《辞海》条目，叶绍袁夫妇和儿子叶燮、女儿叶小纨、叶小鸾一家五人都被录入了《中国人名大词典》，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可多



见。

1999年我为写《思鲈石》一书，曾经去寻访午梦堂遗址。来到了叶家埭一条小河边，只见这河桥由六七块长石条垒成，每块石条的一头都有一个圆孔。这些石条就是当年叶家住宅的旗杆石，是午梦堂的见证。当年叶家宅面积三十余亩，门前有旗杆石十三对半，传说升旗时能映红半个分湖。叶家埭被一条小港分成南北两半，叶氏世居港北，港南是成婚的佣人居住。据考叶宅有午梦堂、清白堂、绣垂馆、芳雪轩、疏香阁、谢斋等建筑，还有墙门，官弄、庭院、池塘和假山，庭中有梅花、修竹、梧桐、梨树、芭蕉、松树及芍药等，真是一片锦绣……在一个小园，一进门就见一棵枝繁叶茂的梅树。有位老人介绍，这就是三百多年前叶小鸾所栽的腊梅。它生长了300多年，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气息，自清初以来文人墨客慕名前来凭吊者不乏其人。柳亚子、陈去病及叶绍袁十世重孙叶楚仓曾几次三番在此留下了祭悼诗文。就在我寻访的前一年，叶楚仓先生的长女叶吉益、四子叶中、五子叶荣和侄子侄女一行，耄耋老人专程从美国洛杉矶和中国上海等地来这里寻根访祖，就在这棵腊梅前合影留念，叙述着种种乡情……

腊梅树下端，零星堆积着一些太湖石，石不大，但娇小玲珑，清巧雅致，有的尖角嶙峋，有的突兀怪奇。徐先生介绍，这些是从分湖滩运来的太湖石，当年，发生旱灾，叶绍袁听人说分湖畔有石，就叫人载运至叶家埭，还以石为题，叫家里人撰写分湖石记。这时，我才想起前几年在南京购得《闲雅小品集观——明清文人小品五十家》一书，就收录了叶小鸾的《分湖石记》，当时不能背得内容，回来后翻得，其中记道：“分湖石者，盖得之于分湖也。其时小落而岸高，流涸而崖出。有人曰：湖之媚有石焉，累累然而多。遂命舟致之。其大小、圆缺、袤尺不一，其色则苍然，其状则崑然，皆可爱也。

询其居旁之人，亦不知谁之所遗矣。”

时光流逝，到了21世纪，崛起了汾湖经济开发区。新太阳集团斥巨资，以高端别墅精品理念在汾湖经济开发区内建设了大型亲水别墅社区“太阳湖大花园”。2003年，携“太阳都市花园”一期后期及“太阳湖大花园”别墅一期的热销态势，集团开建“太阳湖大花园”二期项目，并已于2006年底全面竣工。在前两期别墅热销的基础上，新太阳集团又领行业之先地在产品中融入养生理念，精心打造了项目三期。“太阳湖大花园”里以千年吴越古文化为积淀，营造了一种有清澈湖水、清新空气、充沛空间、私家花园构成的别墅生活。十五平方公里的湖面成为钓鱼、游艇、休闲的生活乐园。社区内的大面积景观布置，动与静的分区，人性化的空间分割，阳光、湖水、栈桥、亭榭构成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文历史、现代生活和自然景观三位一体。

元荡湖、太阳湖，分湖、汾湖，大花园，养生城……我站在湖边遐想着，不知不觉，太阳出来了，照射在湖面上，湖面波光粼粼，像铺上了一层金子。展现在我眼前的是烟波浩淼，风光迤迤的太阳湖，这湖面显现出波光粼粼的景象足以宁静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太阳湖的自然风光以及开发商的精品意识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太阳湖是汾湖的一分子，太阳湖大花园卓越的社区景观，承载着一幅又一幅的美妙画面，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居住者。想着，想着，我不由又吟起了这诗句：汾湖便是子陵滩……

（发表2009年《新太阳养生》）



## 吴江美食诗话

### 1. 秋风斜日鲈鱼乡

这是北宋龙图阁直学士丞相陈尧佐的诗句，他的诗句“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中把吴江誉为鲈乡。

有个成语“莼鲈之思”，与吴江的鲈鱼有关，与吴江的诗人有关。西晋有位吴江诗人张翰（字季鹰），一天他在苏州被一阵美妙的乐曲吸引住了，雇了船，跟着音乐到了洛阳，在离家三千里的异地做官，每当秋风起，他就想到家乡的鲈鱼，为了品尝家乡的鲈鱼，他竟弃官返回故里吴江。此事有所作诗句为证：“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后人传为佳话。

鲈鱼以鱼、虾等为食，个体大，身长达0.6米，背部和背鳍上有小黑斑，栖息于近海，早春在咸淡水交界的河口产卵，生长快，秋天游入淡水河中。鲈鱼天生脍材，宜切脍而食，其味美而肉紧，盛传天下。

吴江市松陵镇有一条引太湖水通过大运河至长江转入东海长约二十里的大河，名为吴淞江（简称松江），因盛产鲈鱼而闻名于世。“吴淞江”上有座垂虹桥，桥面建有垂虹亭，宋及其后几代的文人雅士，

慕鲈脍而来吴江，常常登上垂虹桥品鲈脍，饮美酒，赏秋色，陶醉于垂虹亭，诗兴大发时，留下了众多品鲈佳句。如大文学家苏东坡吟道：“季鹰真得水中仙，直为鲈鱼也自贤。”大书法家米南宫（米芾）诗云：“玉破鲈鱼霜破柑，垂虹秋色满东南。”由于他们的赞颂，吴江鲈鱼名声大噪。

陆游在八坼酒家躲雨，吃到肥鱼，也留下了“胜地营居触事奇，酒甘泉滑鲈鱼肥，松江好处君须记，风静长江雪落时”的诗句。

虽然现在松江鲈鱼已很难寻觅，但是鲈鱼文化却成了吴江名声在外的特色文化。

## 2. 桃花流水鳊鱼肥

这是唐代诗人张志和的诗句，道出了鳊鱼之美。

鳊鱼俗名花鲫鱼，亦称“桂鱼”。金黄色的鱼身上有黑色花纹，肉食鱼类性情凶猛，肉味细美，为吴江又一名鱼。桃花盛开之春天，此鱼正肥。清蒸、红烧，鲜美绝伦。苏式名菜“松鼠桂花鱼”，即以此为主料。

张志和曾隐居平望鸂湖畔，垂钓修炼，和风细雨不思归。鸂湖八景中有“元真仙迹”一景。元贞子就是张志和。在旧时平望鸂湖畔，有元真钓矶、元真祠和望仙亭。当地人会讲张志和得道成仙的故事。

张志和自号烟波钓徒，有《渔父歌》五首，其中一首有句：“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春江细雨不须归。”

## 3. 菰饭莼羹亦共餐

这也是张志和的诗句，诗句中引出了吴江的特产菰与莼。

菰，就是“茭白”，茭白外生青绿颇长的壳，剥去外壳，其肉洁



白如玉，清爽可爱，可以“青、白、洁、净”四字形容之。

莼菜，就是西晋年代张翰于秋风起时怀念故乡的莼鲈羹甘愿弃官而归吴中的故事中的莼。莼鲈（鱼）、莼汪丁（鱼）、莼银（鱼）、莼豆板开洋筍衣等作伴调煮的汤羹，无一不是让人津津乐道的口福幸事。杨万里在光宗绍熙元年（1190）从杭州调任南京途经吴江，被吴江的水产品所吸引，写下了《莼菜》《芡食》《蚕豆》等诗篇。

张志和《渔父歌》中有诗：“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乾，醉宿渔舟不觉寒。”莼菜的幼叶与嫩茎中含有一种胶状粘液，食用时有一种细柔滑润清凉可口的感觉，并有一种沁人心肺的清香，口感极好、美味可口、风味独特。元代江南文人韩奕，曾写诗嘲笑张翰不懂食莼之法，诗云：“采莼春浦作羹尝，玉滑丝柔带露香。却笑张翰未知味，秋风起后却思乡。”在韩奕的眼里，食莼应在春季，张翰在秋风起时思莼，是“未知味”。然而，谁才是真正的“未知味”者呢？莼鲈之思，那是故乡的味道，活着的味道，那味道也许平淡如水，却拥有幸福的真谛。

莼菜在明万历年间已作为贡品上献朝廷。康熙十八年，苏州有个叫张志宏的文人，拿了四缸莼菜和二十首莼菜诗进献，居然得官，人们就称他“莼官”。

#### 4. 团脐磊落吴江蟹

自古以来，太湖大闸蟹久负盛名。唐皮日休《咏蟹》很形象：“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

太湖蟹个大体重，蟹黄肥厚，肉质细嫩，腴美异常，传统吃法有清蒸、水煮、面拖、酒醉、腌制等。取出蟹肉后，还可制成蟹肉狮子头、孔雀虾蟹、蟹油水晶球、炒蟹粉、蟹粉小笼包等名菜、名点。

俗话说：“蟹味上桌百味淡。”太湖蟹除了味美，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吴江螃蟹历来有名，称江左第一，陆游曾啜食吴江蟹，《小酌》诗曰：“帘外桐疏见露蝉，一壶聊醉嫩寒天。团脐磊落吴江蟹，缩项轮囷汉水鳊。”可见是蟹中名品。

历史上，吴江还有一种名蟹，叫紫须蟹。《吴郡岁华纪丽》卷十记道：“蟹凡数种，出太湖者，大而色黄，壳软，曰湖蟹，冬日益肥美，谓之十月雄。出吴江汾湖者曰紫须蟹。”

紫须蟹还有故事，它又称“子胥蟹”。战国时，吴越两国在分湖争战，伍子胥在湖中筑点将台，击鼓点将，操兵以战。传说神策虾兵蟹将助伍子胥，蟹将力战，伤了一钳，于是成了大小钳；也有说，那是爬过“点将台”扭断的。后人则另有一说，说湖底多千层蚌（海生牡蛎壳），蟹被蚌壳伤了一钳，再生的自然小了许多。紫须蟹“味甘香而不腥”，这得益于分湖的独特水土：“蟹壳独薄而青”，有别于“他产者多黄色厚壳”；脚爪强健犀利，爬行时背驼高耸，进退敏捷，犹如兽行。

“秋风响，蟹脚痒”，从寒露到立冬，是太湖蟹大量上市季节。古人诗曰“九月团脐十月尖，持螯饮酒菊花天”，民间也有“九雌十雄”的谚语。

## 5. 江妃有诀煮珍珠

“江妃有诀煮珍珠，菰饭牛酥软不如。手擘鸡腮金五色，盘倾骊颌琲千余。夜光明月供朝嚼，水府灵宫恐夕虚。好与蓝田餐玉法，编归辟谷赤松书。”这是宋诗人杨万里《吴江芡》诗描述芡实的诗句，他将芡实比作珍珠。

芡实俗称鸡头米，是一种浮于水面的睡莲科植物，种子就是芡



实，为滋补食品，几可与银耳相媲美。芡根食之甚宜人，为菜品第一，称为“水中人参”。“鸡头”之名，可能源出其浆果密生锐刺，又长出水面，形同公鸡引颈啼鸣状。

芡实在湖中随处可长。芡实是同里的特产芡实。产自同里西北荡的芡实被誉为“水中人参”。

而历史记载，庞山湖盛产“鸡头米”，庞山湖口原为斗母阁，阁下即湖，湖中种有“鸡头米”，朱鹤龄在《江湾草庵记》中写到：“弥望皆是菱菰罗生、菱芡蔓合。”产的“鸡头米”性糯，又称“池货鸡头”，一般夏季开花，初秋结实。西湖的芡实也不及这里，苏州嘉兴都来这里采购。

宋朝时的宰相苏颂曾称“鸡头米”为“真佳果”。新鲜“鸡头”剥肉，鲜嫩酥糯可口，一斤“鸡头”有数千粒之多，当地人做为一种副业，流传之今。

芡实营养丰富，从前仅做了富贵人家的滋补佳品，与莲心、红枣、白糖、上好糯米等一起熬粥。而今人民生活已普遍小康，一逾为大众化食品。

## 6. 莹如朱堤纤似丝

这是《震泽志》中记载的咏银鱼的诗句。

“太湖三白”有白鱼、白虾、银鱼。

白鱼与白虾便是由于在太湖鱼类、虾类中属稀有，加上肉质肉味与其同类迥别，故久来受人青睐，大快朵颐。银鱼实可视同“百搭”，将任何菜肴点缀进银鱼，总不为错，不为过。银鱼炒蛋、炖蛋、银鱼莼菜汤等等美肴早是有口皆碑，喜闻乐道。如果将单一的银鱼重油炒爆或油氽作成银鱼松，那口味绝对要胜过一切的肉松。

志书记载，历史上吴江蠡泽湖和鸂脰湖的银鱼都是上品。

蠡泽湖榭水桥出银鱼，寸许，细软如丝，刚才那句诗就是咏震泽蠡泽湖的诗：“莹如朱堤纤似丝，如将数罟向沧漪。烹鲜不用刀硕切，鬻市应无满尽时。”《平望志》中记载的鸂脰湖银鱼更有特色，“环鸂湖数里内皆有之，万家池产者金睛三尾”。清诗人吴琮仙有《鸂脰湖银鱼》诗三首，其中一首写道：“万家池产味更殊，嗜此那忆松江鲈。当年白小题诗客，曾见金睛三尾无？”更有诗人写诗赞美：“鸂湖银鱼天下无，黄金为眼玉为肤。”

## 7. 大蚌小蚌浮湖汊

蚌，盛产在湖荡之中，俗称水菜，在吴江境内很多，春夏之季，捉河蚌吃蚌肉，宋孙锐有一首《水菜吟》就记载了这样的情景：“春风一夜浪花起，大蚌小蚌浮湖汊。渔蓑撒网喑唼音，满载论斗不论斤。寄语庖厨煮白汤，脱壳击肉和椒浆。烂蒸鲜美波臣选，倾壶泼面供早膳。调羹娘子善刀藏，尚方滋味何分辩。不须更说羹与晶，江南水菜人知少。总道奇哉君善烹，明日饷君君当扰。”

河蚌肉质特别脆嫩可口，是筵席之佳肴。一般河蚌入菜，常见的有河蚌豆腐汤、河蚌豆腐羹、河蚌炒蒜苗、热拌河蚌片、玉米须蚌肉汤、姜汁蚌肉汤等。

蚌可以采珍珠，在古代，吴江的珍珠就有名望，还出口国外。

## 8. 熏风十里藕花香

藕为荷（花）之根。荷（花）又称莲（花），所以“藕”就称之为莲藕。藕，根状，分几节。每节藕体中贯有数孔，孔窍玲珑，纱纶内隐，故而藕断而丝连。



宋沈与求有《舟过荻塘》诗，诗中有句：“野航春入荻芽塘，远意相传接渺茫。落日一篙桃叶度，熏风十里藕花香。”白居易退居洛阳时，曾把吴江白藕带到洛阳种植，并写诗寄托思念之情——《感白莲花》“白白芙蓉花，本生吴江渚。不与红者杂，色类自区分。谁移尔至此，姑苏白使君……”

藕一可作水果吃。二可作菜肴，冷盆热炒均可。冷盆者，酸甜藕片，酸辣藕片等。热炒者，清炒藕丝，油炸藕圆，夹肉藕饼等为吴江的佳品。

（发表于2009年五月号《水韵吴江》）

## 信友万静

2010年6月11日至14日为收集吴江至四川绵竹援建的资料，我与浩锋、建强、阳光去了绵竹，也走了绵阳。短短的三天时间，却让我感受了很多很多，而其中感受之一是因为见到了万静。

### —

万静是我在四川的一个朋友，一个特殊的朋友，一个交往了二十多年而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在1987年光景，我参加了不少交友联谊沙龙。万静是《黄金时代》杂志给牵的线，可能是因为经历类似和年龄相仿、爱好相似的原因，我们成了信友。

当时，我拿到联谊表想写信时，一看是个女士，心里犹豫了一阵，最后，我仗着几分勇气动了笔。

隔了一个月，收到了万静的回信，我与妻子一起读着她的信，字里行间看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忱：“已经做了母亲的我，仍然眷恋生活，希望生活丰富多采。我在尽心尽力演好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同时，当好女儿。并努力保持自己，不让自己因为有‘小窝’而去掉自己，我挤时间看书、练笔、弹琴、唱歌、欣赏服装。”

万静搞过宣传工作，当过专职团干部，后来从事人事工作。我



在芦墟水泥厂挂职那阵，她参加了社教工作队，经历的相似，她成了我通信联系较多的朋友之一。有次她来信中给我说了这么一段情景：“我和几个好朋友过了几个快乐而充实的星期天。我们车到郊外，什么李白读书台呀，北川的芦苇丛呀等等地方。我们尽情地敞开自己，尽情地根据不同气氛说笑唱歌，直至跳起来。那是一堆堆燃烧的篝火。我们围着篝火唱起来，跳起来，笑起来。想到世界是多么美，一种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大自然的感受不由而生，一个个都是真实完整的自己，没有伪装和虚伪。”读到这，我的情绪为之感染，也激奋起来。

尽管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每年不忘寄一份贺卡，交流一下彼此的信息。记得1991年，万静寄来了贺年卡。奶白色的卡片上印着紫罗兰式的花环。色的边框，是如此的纯洁。她的祝福的话语，又是如此优美：“这崭新的日子中，无论何时何地，也许就在此时此地，愿我的祝福，让您的愿望，您的喜悦迎接它的来临。”

此后，我们都忙于自己的事，仅每年寄一次贺卡，偶然通通信，通电话。我也曾想象着有这样的机会，我去四川和她一起游览李白故居。如果万静来吴江的话，我一定要带她去漫步垂虹桥，领略水乡古韵。

## 二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我不禁想到了家在四川的万静。打开电脑，见到了江油的报道：“余震涉及与震中相距120多公里的江油市，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止14日下午1点，全市死亡312人，伤7750多人，其中重伤2900多人，失踪120多人。全市房屋受损严重，危房达21000

多间，其中垮塌 12000 多间，面积 250 多万平方米。9 座桥梁变成危桥，187 座水库大坝受损，造成直接损失 246 亿多元。”

我当即给万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的电话，终于通了。万静告诉我，她住在地震棚里，断电缺水，生活极其艰难，今天回家拿衣服的时候正巧听到了我打来电话。万静挂掉电话前将她取名梧桐的博客地址告诉了我。我打开她的博客，里面一篇短文深深地揪住了我的心：“5. 12，一个世上最残酷的日子，一个世上最黑暗的日子，瞬间摧毁了那一切。废墟、倒塌、死亡、眼泪……几乎代替了所有北川的名词。即使千万次地否认，即使千万次地回避，即使千万次地告诉自己：那只是梦境。可大地震却真实地发生了。就在那一刻，就在 5 月 12 日下午 2 点 28 分！大地震把梧桐推向了无尽的伤痛与泪水里。北川，在瞬间凝固，定格在庄重与永久里。”

汶川地震，震撼了每个同胞的心，当然包括我自己。5 月 29 日，吴江市委宣传部、文广局、文联、吴江日报社等共同举办了抗震救灾诗歌朗诵会。会上，我朗读了我的一首诗《加油，四川》，诗是写给四川灾民的，也是写给万静的：我关注四川 / 是在许多年前 / 因为在那里有我的朋友 / 因为在那里有我憧憬的富饶山川 / 2008 年 5 月 12 日 / 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大灾难 / 地震的魔爪撕裂了美丽的大地 / 如此的惨烈呵，揪紧了全世界人的心。……我身处在水乡江南 / 牵挂着远方的艰险与平安 / 默默地对着北面祈祷祝愿，真诚募捐 / 为朋友的家乡，更为整个四川……

当晚，我给万静写了信，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这次你逃过了一次灾难，不幸之中的大幸。人的平安是最重要的。今晚我市举办抗震救灾诗歌朗诵会。我也写了首诗来祈祷祝愿，为你，也为你的家乡。现寄上略表寸心。同时寄上一组沉痛悼念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的诗，表达一种哀思，表达一种我们与你们同在的心情。”



万静收到我的信后，将内容放在了她的博客上，并写下了如此的话语：“在灾难面前，梧桐一直一直得到了每一位亲人和无数朋友们的关爱，昨天又收到朋友从W江市寄来的特快。并附有信件与诗歌，让我久久沉浸在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在网络上发表的诗。

此后，我一直想能去江油，却一直没有机会。这次去绵竹采访，正好可以圆我的梦。

### 三

我打电话给万静，说要去见她。她很高兴，但她告诉我，她已不在江油，而是在绵阳的佛泉茶厂。我一下子迷惑起来。她说一言难尽，见面再谈。

6月13日上午，我心里带着一团迷云与浩锋、建强、阳光去了绵阳。在佛泉茶厂的品茶室里，我终于见到了万静。面前的万静，颇有风韵却显得有点憔悴。她递给我们的名片是：四川省自然天堂茶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她没在丈夫和儿子身边，而是来到了茶厂投身了一个新的事业。

半天时间的相见，不是我以前想象在江油的湖光山色中，在富有传奇的李白故居里，而在她工作的佛泉茶厂。此时她正忙于准备公司的晚会，没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们，她邀请我们一行参加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晚会。但我们公务在身，晚上还得回绵竹，算是留下了一大遗憾。

二十多年的交往今天第一次见面，由于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环境，我们谈的不是个人的生活、家庭情况，而是四川、绵阳、北川、佛泉茶厂，是地震，是灾难，是重生。除万静外，还有她的二妹夫、总经理何勇强。通过他们，我了解了“佛泉茶”的历史，也渐渐知

晓灾难改变了万静人生的轨迹。

改变万静人生轨迹的竟然是万静的大妹妹万伟。那是一位令人惊心动魄的传奇人物。

说万伟，就要说到北川。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位于北川的四川省自然天堂茶业有限公司的“佛泉”牌系列茶的起源，与其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羌族文化紧密相连。自然天堂茶业有限公司前身是国营四川省北川县茶厂，成立于1952年。茶厂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财政收入占北川县的1/3。但是在80年代后期，企业走了下坡路，出现了亏损。1997年改制为四川省北川佛泉茶业有限公司。2003年7月，万静的妹妹万伟从海南返回家乡绵阳，收购佛泉茶业有限公司，并于2004年9月重组为四川省自然天堂茶业有限公司。到2007年年底，公司资产总额达到1.5亿元。

我知道，万静一定为妹妹而骄傲。

#### 四

如果没有大地震，万静一定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的妹妹万伟的生意自然如火如荼。

然而北川县城偏偏发生特大地震，顷刻之间夷为平地。万伟的命运也跌到低谷。后来我读到了一篇报道，描绘了万伟当时的经历：

那天，万伟正在绵阳总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高层会议，连同万伟，出席者只有四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研究7月8日自然天堂茶业公司成立5周年隆重庆典事项。

会议进行时，突然，桌上的茶杯开始摇摆，紧接着楼层里发出捏矿泉水瓶子一样的声响。万伟意识到情况不妙，就高声喊道：“地震了，快通知大家撤出去！”在二楼的楼梯口，剧烈的摇晃让她



几乎站立不稳，她清晰地听到了一楼传来的大花瓶摔坏的脆响，跌跌撞撞到一楼，又是另一声脆响……两个 1.2 米高的花瓶全摔坏了，碎片撒了一地。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万伟拼命向北川县城主厂及其他分厂打电话，均失去联系。派人去北川，因为道路断绝，连近在咫尺的擂鼓镇都没能走到，只能无功而返。平时几十分钟的路程，现在被无情隔断！入夜，公司因为没有应急帐篷，只能将两个厢式货车停在空旷处，供员工和陆续前来避难的员工亲属在里面躲雨和稍微休息一下。

13日凌晨4点，万伟再也等不住了，她站在院子中间，沙哑的嗓子一声爆吼：“是男人的都站出来！”两个车厢里突然寂静无声。员工们从来没有见过平日手持佛珠、温和得像亲生大姐一样的万伟突然改变了样子。一会儿，所有男性员工都站了出来，包括前来避难的女员工家属组成临时救援队。大家带着收集来的锄头、钢钎等工具，四处收集方便面和矿泉水，稍作准备奔赴北川。

迎接万伟的是倒塌的公司房屋，现场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北川县城的总厂，设在擂鼓、陈家坝、漩坪、桂溪的茶叶加工厂、包括新建的 20 余条生产线，新建的玫瑰花基地，5888 亩林地等顷刻之间全部被毁，粗略算来，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1.3 亿元以上。更令人痛心的是公司因地震死亡 3 人。

面对灭顶的灾难，万伟没有退缩，她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坚强，在废墟上站了起来，擦干眼泪带领员工开始自救。她冒着不断滚落的山石，通过刚刚抢通的公路和盘山道，对茶农进行大回访。在沈阳举行全国性的“茶行天下，灾后重建北川茶产业，救援茶农”活动；在成都开展北川茶业市场帮扶行动，举办北川茶业发展研讨会；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启动“北川佛泉，求教天下”的汇智行动等。一时，北川茶业又出现了勃勃生机……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万伟因劳累过度，在2009年初突然发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她呕心沥血的企业，离开了她一往情深的家乡和亲人。这突然的变故，让万静的一家又陷入了悲哀之中。

## 五

万伟走了，她留下的事业怎么办？作为姐姐的万静挺身而出。她离开了机关，来到了绵阳，来到了面临一次次打击的自然天堂茶业有限公司，开始了她并不熟悉的企业管管理生涯。

在万静所在公司的茶室里，我们品鉴了冠名“今生相依”的名优绿茶，也听了“今生相依”的故事：绵阳所在地是中华民族人文祖先大禹的故里。大禹降生的禹穴沟，山高林密，呈典型的岷山V字型山谷构造。在海拔1400米的山腰地带，有两株千年古茶树，它们相依相伴，比肩而立，根系在地下盘结，枝蔓在空中交汇，牵手走过千年风雪。至今，两茶树依然葱郁茂密，生机盎然。每年的三四月，嫩绿的茶芽如繁星点点缀满枝头，昭示着春到岷山。茶树经过千年风霜纠缠生长，相依相伴见证着人世间的沧桑因此得名。“今生相依”茶的全部原料就是采摘自两株千年古茶树。说着说着，他们不由唱起了企业歌曲《今生相依》：“泉从石生，茶自峰长，今生相依，源于自然天堂…… 今生相依，永不分离……”没有伴奏，没有音响，却如此动听。

我们品着茶，静静听着何勇强总经理的介绍。何勇强提出十六字方针：集思广益，开源节流，精诚团结，共渡难关。2009年上半年，在自然天堂茶业有限公司面临董事长万伟去逝，北川重建资金无着落，公司筹集资金修建景家初制厂，名优茶车间改建，名优茶



运输成本大大增加等重重困难的时候，何勇强担任了总经理。他和全体员工精诚团结，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使生产经营收到显著效果。他特别讲了最近为期一周多的“北川茶感恩之旅”活动，在山东济南的茶博会后，他们又与老屯茶城的福茗茶业签下了年销售超过100万元的代理协议。

中午，在公司的食堂里，他们拿出丰谷酒，这是绵阳产的白酒。万静要去准备晚会，而我们也要赶回绵竹，大家是不宜喝酒的。然而，因为一段绵绵的友情使我们忍不住频频端起酒杯。二十多年的记忆，全部融在酒中……

## 六

回到吴江，看着他们赠送的资料，品着他们赠送的茶，我的心一直久久不能平静。我一直想把这段情感写出来，然而又迟迟没有动笔。文荣兄编《垂虹》向我约稿，又勾起了我的绵绵思绪，于是打开了电脑。

12月1日上午，在完成本文之前，我又拨通了万静的电话，她正在公司现场指挥卸原料。她告诉我，今年以来他们全力以赴地恢复生产，主要攻克基地建设、原材料和资金三大难关。现在正是为明年春天茶叶上市作准备，他们要在绿茶的基础上开发红茶，上周去找了市长，争取支持。他们的产品走势很好，只是原材料压力很大，最近刚解决，今天到货，正在紧张地卸运。

她说，她现在事情很多，世博四川周时她本当要到上海，最后还是没有走成……她说，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忘我”，已无遐顾及大禹和李白，无遐顾及唱歌跳舞，无遐顾及写博客，甚至无遐顾及穿着打扮……她说，明年春天，春茶上市了，她说不定有时间带着春

茶来吴江……

我期待着，期待着我们第二次见面。我想，那时，她一定已经走出了地震的阴影，走出了重生的疲惫……

(发表于2010年第4期《垂虹》)



## 园林的遐想

前几年吴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时候，有领导建议建园纪念计成，于是在松陵垂虹遗址公园里有了计成纪念馆。

六月的一天，为更好地了解计成，我请园林局的工作人员开门，独自游荡在计成园里，读着计成，与古人对话。纪念馆三个展厅，介绍了计成的生平、《园冶》的成就、中国的园林，我随着展板，进入了一个园林的世界，也引发了我的一串串遐想……

### 一

建筑大师戴念慈先生有这么一句话：园林和建筑一样，都是人类为改造自己生活环境所作的一种创造性活动。

仕与隐是中国士人生命的两大主题。苏州人文荟萃，出了一大批状元、进士，于是也就出了一大批官员。读书是为了做官，但同被时总有些孤高的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逃离官场。苏州又是个被称为“天堂”的城市，于是当这些官员不如意的时候，就会回乡隐居，一隐居往往就会隐出一个园林，那些解职的文人，以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在有限的空间内点缀安排，移步换景，变化无穷，利用有限的空间，表现出隐逸的山水文化趣味，那些园林是文人生活的一种

方式，园林实现了他们诗意栖居的审美意图，“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誉就问世了。

园林同样也遍布于吴江，虽然大部分都已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这些园林的名字，也犹如灿烂的明珠，串起了吴江园林的永恒的记忆。

松陵镇有雁庵、盘野、小潇湘、谐赏园、流觞小榭、一枝园、共怡园、翠娱园、鸭漪亭、芳草园……

同里镇有水竹墅、万玉清秋轩、水花园、盘窝、西柳园、退思园、复斋别墅、环翠山庄、罗星洲……

盛泽有日澜洲、仲家园、徐园、西村别构、秀园、西园、奚峰园、先蚕祠、折芦庵……

黎里镇有王氏园、五峰园、端本园、五亩园、古芬山馆、七峰园、且园、开鉴草堂……

平望镇有淡虑园、哑羊园、采柏园、八慵园……

震泽镇有复古桃源、康庄、东园、锄经园……

吴江对外宣传，一句广告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中间有吴江。”两个园林：世界文化遗产退思园，江南第一私家园林静思园。静思园园主陈金根有这么一句话：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造园的立意不再是“归隐”，而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张扬”，它的背后体现着更深刻的人文精神，一种挑战与跨越的实现过程。

## 二

吴江园林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一个文人的身影，王份、黄由、叶茵、顾大典、史鉴、周元理、陈鹤鸣、陆龟蒙、袁龙……同样，也隐藏着一个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退思园与静思园的故事，吴江人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到退思园少不得要听讲解员介绍一遍园主任兰生的宦海沉浮史。说这任兰生早年因镇压捻军有功，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安徽凤颖六泗兵备道，兼淮北牙厘局及凤阳钞关之职。光绪十一年被劾削职。落职回乡后，花十万两银子建造退思园。两年后经张曜、曾国荃两重臣保奏，凤颖六泗士绅联名上书，得以捐金复职，后因生股疮卒于任上。去静思园，总会听到庆云峰的故事，静思园镇园之宝，是曾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评为“灵璧石之最”的庆云峰。早在宋徽宗造“艮岳”时，庆云峰就被发现，但因为挖掘和运输条件而未成。清乾隆皇帝为母做寿，四处征石，也曾挖掘这块石头，同样没有成功。陈金根八次到灵璧，与当地石农用古人堆土填石之法，“日升数寸”，历时三年，才使巨石得见天日。为了将庆云峰运回吴江，陈金根出资筑路5公里，造桥2座，并动用了原苏联运载火箭的25米超长平板车以及建造上海杨浦大桥的吊车。白天车多难行，只能等到午夜车少时启运，风雨兼程55个昼夜，终于安然无恙地把巨石运抵静思园。

我今天就讲讲盛泽目澜洲、平望八慵园、松陵谐赏园、黎里端本园。

使目澜洲闻名的却是明初书画家沈周。沈周第一次来目澜洲，见到了一座名叫骨池庵的小庙，曾将其改名为木澜洲。有个乡绅知悉后，就写了一首竹枝词反诘：“骨池庵里驻名流，诗卷曾向玉带留，为恐观澜心不静，故名题作木澜洲。”沈周再次来到目澜洲，慢慢地浏览，细细地品味，水景之美激起了他的情感：“开洲水中央。四面水如镜，忽然微风起，澜生水不静……”

让平望八慵园出名的是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八慵园主人吴迈英原是画家，在上海滩也有点名气。后用卖画的钱购近十亩地造了

八慵园，花园里楼台亭阁一应俱全，据说在清末，杨乃武、小白菜从浙江余杭解送进京，路过平望过夜，当地官员就在八慵园大美堂里接待，吴迈英的下一代没有官职不能接待，于是官府就给他虚设了一个“七品”官衔。

给谐赏园文脉的是昆曲吴江派，园主顾大典自免归，居乡蓄声妓自娱。沈璟经常到谐赏园，与顾大典交流戏曲，他们常自按红牙度曲，诗酒流连，作香山洛社之游。吴江的戏曲由此成名，当时在沈璟的旗帜下，聚集了许多有名的昆曲作家，这些人大都是沈璟的朋友、晚辈等，形成了吴江派作家群。这些人主要有苏州人冯梦龙和袁于令，浙江余姚人吕天成和叶宪祖，上海人范文若，吴江人沈自晋等。

这端本园，更是有耐人寻味的故事。园主人陈鹤鸣担任沧州运通判。有一天在官府，月下饮酒，眼前梦幻般地出现了家乡太湖的香纯，顿时一阵感慨：这几年在这里做官，头发却是已经像雪一样白了，为什么还要追逐红尘老死在这官位上呢？于是产生了“传舍何如早挂冠，病僧岂得仍持钵”的想法，不久他就高车驷马出了皇都。乡人只知道张翰思念家乡的纯鲈而辞官归乡，却不知还有个陈鹤鸣也是同样情景。

陈鹤鸣回到家乡凿池垒石造起了端本园。端本园又有“郡马府之称”，因为陈鹤鸣的次子陈绚文由太学授雅州府任副职，满州正白旗副都统、清宗室永豪杰爱其才，就将女儿嫁给了他，给端本园带来了荣耀。然而，陈鹤鸣三儿子因祸受刑，给端本园带来了悲哀。就在陈鹤鸣隐居消闲，安度晚年之时，遭到了灭顶之灾：自己锒铛入狱，家被抄，财产被没收，陈家是大哭小叫，一片狼藉。田园房屋都被充公拍卖从此陈家就败落了，这端本园也就萧条了。直到同治年间皇帝开恩，陈鹤鸣又回到了家，从陆家和卜家赎回了房屋和



田地，开始重建家园，经过修葺，园内又旧貌变新颜。现在端本园的遗迹还在，特别是亭子还在，这是吴江唯一的有历史遗存的亭子，我前几年去看的时候就有倒塌的危险。我想，与其造一些假古董，还不如好好地将这一个真古董保存好。

吴江的造园艺术，是吴江地域文化中重要一分子，而让吴江造园艺术闻名于世的，是一个人和一本书。

### 三

一个人是明代造园家计成。

在2000年的时候，我为写《思鲈石》，曾走近过计成。

在同里镇，出耕乐堂，过会川桥，可以看到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门上有砖雕，房屋的墙壁已很陈旧，一片斑驳。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计成故居。

有关计成的出生地，他自己记载是松陵，松陵也可以作为吴江的代名词，清代王鲲的《松陵见闻录》，王树人的《松陵文集》，凌淦辑的《松陵文录》，收集的都是全吴江的诗文，记载的也是全吴江的事。当今园林界的泰斗陈从周教授曾在文革前来过同里，认为计成是同里人。我曾去同里走访过计孝余先生，因为听人说他是计成的后代。

在新填街底找到了计孝余先生。在他那儿，我听到了一些计成是同里人的说法：计孝余先生的父亲计志中，祖籍同里，后来到上海工作，抗战前，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过，与叶圣陶先生共过事。计孝余先生说他父亲在1932左右在上海创办了新中国书局，过二年，又创办了上海沪江图书公司。抗战爆发，他父亲去了江西，在吉安和赣州办了沪江图书公司分店，深得叶圣陶先生器重。解放后叶圣

陶先生当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时，又请计志中先生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计孝余先生的父亲曾跟他说过，叶圣陶说，计成是他们家的祖上，也就是说计成是同里人。虽然计孝余先生说现在计成故居的房子是他姑母典来的，也就是出一笔钱买来做居宅，既然挂了计成故居，又有计姓人的说法，就认为计成是同里人。

后来沈昌华老师告诉我，计成应该是松陵人，这是计成自己确认的，至于松陵的含义，小则为松陵镇，大则为吴江县，不能确定为同里人。建园纪念计成，沈昌华老师与沈春荣、薛群峰先生参与了文稿的起草，他们也采访过计孝余先生，计孝余一支是计成的后代没有什么文字资料可查考，计孝余的弟弟讲叶圣陶先生与他父亲同事时说的话，可能是开开玩笑的。他还记得计孝余的妹妹计孝秋说的话，“这种没有影子的事，我根本不知道”。“我们不要去编故事，也不需要扬什么名气，造出来的事总归要穿帮的。”计家在同里没有房子，连目前的房子也是其姑妈典的别人的房子，这房子是清代建的，不可能是计成故居。

经他们考证，计成纪念馆的前言中也表明，计成出生在松陵。

#### 四

造园艺术与美术有着密切的联系，造园家往往也是美术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造园家，工艺美术造园的核心人物格特鲁德·杰基尔，1843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富裕的艺术家庭。1861年在英国的肯特郡学习了绘画的色彩理论，其中的色彩构成理论和印象主义方法大大启发了她的设计灵感。她的绘画艺术体现在植物配置的颜色规划方面。

中国的造园艺术在风格、审美、情趣的表达上同样与绘画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是以自然山水为主要的素材，并且同时遵循传统的自然美学观念，甚至有“绘画乃造园之母”的理论。吴江的世界文化遗产退思园的建造者是同里人袁龙。袁龙幼承家学，好读书，他没有求取功名，而是潜心诗词、书画、篆刻、考据之学，以授徒卖画为生，每画必题自作诗词或集句。他的住宅后面自建小园，名“复斋别墅”，以粉墙作纸，用黄石叠成壁山，疏栽竹木，酷似倪瓒平远小景。园中亭馆窗腹，袁龙均亲手雕刻书画。同里人金松岑爱他的诗画，曾经广为收罗。

计成在成为造园家之前，也是个画家。

计成字无否，自号否道人，幼年聪明毓秀，性喜山水风光，园林名胜，爱作诗作画。其画有五代山水名家荆浩、关仝的笔意，作画时，常常取法他们。

荆浩、关仝都是中国五代后梁的画家，荆浩是士大夫出身，擅画山水，常携笔摹写山中古松。所作云中山顶，能画出四面峰峦的雄伟气势。自称兼得吴道子用笔及项容用墨之长，创造水晕墨章的表现技法。关仝画山水早年师法荆浩，刻意学习，几至废寝忘食，在山水画的立意造境上能超出荆浩的格局，而显露出自己独具的风貌，被称之为关家山水，也被评介为山水画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伟大画家。从这可以表明计成在画的造诣上也是不凡的。

计成常在常州、南京、仪征一带访游山石，中年定居镇江。镇江四围山水佳胜，而他的造园起于一次偶然。

他游历之时，看到有几个人把形状奇巧的山石，布置在竹木之间，叠成假山，不伦不类，毫无景致，便不禁失声发笑。有人问“为什么笑”？他说：“听说有‘真’的就有‘假’的，为什么不模仿真山的形态，怎么可以像迎春神时将拳头大的石头堆积呢？”旁人以为他出大语，叫他当场试试。计成二话没说，手起石落，几下堆叠，

一座有嶙峋之势的壁山即刻而成，众人叹服不已。见到的人都说：“居然像一座好山。”自此以后，计成“叠山”的名声遍布镇江，他也就开始造园。

## 五

计成投身于造园，但留下的园林并不多，有记载的就是常州环堵宫、仪征寤园和扬州影园。

武进有位吴玄（字义予），是万历进士，做过江西布政使，他在城东得到一块面积十五亩基地，是元代温国罕达的旧园。吴玄闻得计成名声，就找到计成请他来造园，他说：“其中用地十亩建筑住宅，其余五亩可仿效宋温国公司马光在河南洛阳所筑独乐园的遗制造个园林。”

计成答应了，他观察了这块基地，形势很高，追求它的水源又很深，还有乔木高耸，上干直冲云霄，虬枝低垂，下拂地面，就谈了自己的想法：“在这里建造园林，不但要叠石变高，还应该挖土变深，配合着古树上上下下地高距在山腰，屈曲的树根嵌补山石，好像一幅图画，沿着池旁的山上，构造亭台，疏疏落落地影入水面，并加上回环的洞壑和飞渡的长廊，境界之美使人出乎意想之外。”吴玄采纳了计成的建议。这园除了山水亭台外，还有建筑，规模不大，但计成把胸中所蕴育的不凡的构思充分发挥出来了，园既落成。吴玄十分满意地说：“从入门以至出园，虽仅步行四百步，但自以为江南胜景，为我尽收眼底了。”这园林取名“环堵宫”，也有人称为“东第园”，计成第一次造园名声大噪。后来，又有江苏仪征的中书汪士衡请计成去营造花园住宅，称为寤园。

计成造的最有影响的园林是影园。影园是郑元勋的私家园林，



为清初扬州八大名园之一，位于现在的扬州荷花池公园内。影园建园之初，1632年，董其昌路过扬州，郑元勋与之切磋画艺，谈论六法，并请董其昌题写影园匾额。后又有倪元璐、陈继儒等名家题匾。更重要的，影园是由计成设计并指挥施工的，是他的封山之作。吴江还没有发现计成造的园林，而镇江和仪征的园林只能在史书中找到记录，只有影园是唯一有遗迹可考的计成园林作品。

影园建成后，郑元勋很是满意，对计成更是钦佩，他写了《影园自记》。这篇自记详尽地记述了计成精心建造的影园，成为后人解读计成园林作品的重要文件。一次园中一株硕大的黄牡丹绽放，元勋大喜，宴请宾客，于花前品赏赋诗。又将所得九百首律诗寄与文坛领袖钱谦益，请他评定等次。夺魁者得金杯一对，杯上刻有黄牡丹状元字样，一时传为盛事。影园后因战事而毁，梦幻之景，已为历史尘埃湮没。

盛世造园是我国的传统说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大力发展，人们对于居住环境要求越来越高，园林已经成为继建筑质量、地段、概念之后的重要诉求点。它不仅增加住宅的舒适性，还成了衡量社区品位的重要指标，造园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吴江修复了退思园，建起了静思园，新辟了吴江公园……

扬州园林素负盛名，在盛世之时，又重塑了风采，重要之举就是重建计成的影园（遗址）。2000年，扬州市把重建影园遗址列为园林重要工作目标。项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风景园林界泰斗潘谷西教授担任专家顾问组组长。现以“柳影、水影、山影”三大特色著称的扬州明清时期著名景点“影园”重新与游客见面。断壁残垣，悠悠青草，重建的“影园”遗址，其风貌已初见端倪。让游客的思古之情油然而生，也让计成这位伟大的造园家在这里重生。

## 六

计成以毕生精力撰写了《园冶》一书，成为我国园林艺术的经典。计成的造园艺术在世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产生影响的原因，不只是他造的园林，更主要的是他写的造园的书——《园冶》。

计成的《园冶》一书的出现，有着一段不平常的经历。我最早是从陈植教授注释的《园冶注释》中，知道了《园冶》的故事。

计成将自己的造园心得，整理成了图式文本，题名《园牧》。那《园牧》怎会改成《园冶》呢？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当时安徽著名文人曹元甫来仪征参观汪氏花园，汪士衡叫计成陪曹元甫在园中盘桓，并留曹元甫在宅中过夜。曹元甫对汪氏花园结构赞不绝口，认为看到的仿佛是一幅荆浩、关仝的山水画。他问计成，能不能把这些方法用文字叙述出来呢？于是，计成就将自己所作的《园牧》给他看，曹元甫看了，深深被图文并茂的文稿吸引住了。两人便坐在一起，促膝长谈，曹元甫指着《园牧》对计成说：“这真是千年以来没有听到的，为什么叫作牧呢？这是你的创造嘛，应当改称为‘冶’”。计成欣然应允，对原稿加以整理，配有了各种描图 232 幅，正式命名为《园冶》，于明崇祯四年定稿。

明崇祯五年前后，汪氏花园来了一个人，就是曾任光禄寺卿的阮大铖。这阮大铖是安徽人，为魏忠贤的党徒，明天启八年（1628）御史毛羽健劾其媚事魏而被罢官，1629 年名列逆案，后赎罪为民遣回故里，不久迁居南京。阮大铖虽然人格低劣为世人唾骂，但其才学却声名颇大。南京离仪征不远，他偶然雇一小船，到了仪征，驶往寤园柳淀之间住了两宿，觉得非常安适，感到这园将所有幽美的丘壑都罗列在了篱落之间，使园林之胜、菽水之欢兼而有之，不必外求了。顿时乐而忘返，还即兴写了《冥汪中翰士衡园亭诗》，其中



有句发出如此感慨：“神工开绝岛，哲匠理清音。一起青山寤，弥生隐者心，墨池延鹤浴，风篠泄猿吟。幽意凭谁取，看余鸣素琴。”他在这里，领略了园林风光，听说了这造园者是松陵计成，也看到了计成的书稿《园冶》。他对计成十分推重，曾作《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无否东南秀，其人即幽石。一起江山寤，独烟初霞格。缩地自瀛止，移情就寒碧。精卫复摩呼，祖龙逊鞭策……”

阮大铖对《园冶》一书十分钦佩，他把书稿带走，后来由安徽人刘炤手刻，于崇祯七年（1634）出版，阮大铖为该书写了序。其中有曰：“无否人最质直，臆绝灵奇，侬气客习，对之而尽。所为诗画，其如其人。”计成《园冶》成书，得益于阮大铖的帮助。但也因阮大铖的插手，计成被看作“阮氏门客”遭人白眼，《园冶》一书也被打入冷宫。然而，《园冶》的艺术成就是抹不掉的，它的出版，引起了国外园林艺术家的重视。

《园冶》一书不知道怎么传到了日本，引起了日本园林界的重视，1916年，日本首先援用“造园”为正式学科名，并尊《园冶》为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还是世界科学史上我国科学成就的光荣一页。

1921年，陈植教授在他的老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造林兼造园学权威本多静六博士处，见到《园冶》一书。

陈植教授回国后，在国内各地求购，但遍觅不及。1931年，陈植教授在中央大学农学院讲授造园学时亟待参考，曾函请日本东京高等造园学校校长上原敬二博士雇人代录，因“一·二八事变”而中止。这时，有位叫朱启铃的先生搜集到《园冶》残本，补成三卷，由陶兰泉先生搜入《喜咏轩丛书》内，印行问世，而阚铎又参阅日本内阁文库内该本藏本，校正图式分别断句，第二年（1932年）由中国营造学社付印出版，方便阅读。解放后，《园冶》一书亦引起了新中国园艺界的重视，1965年《园冶》重刊问世，是新中国第一次

出版《园冶》，为学术界、建筑界、艺术界所重视，1982年，计成的四百年生辰，全国专门召开过计成与《园冶》的研讨会。

此后，《园冶》的研究者后继有人。

## 七

就在今年6月份，我在苏州会议中心相遇了《园冶图说》的作者赵农教授。

这是次机遇。因文明办《知我吴江》文稿事我去找沈昌华老师，说起我要写计成文章的事。在讲述计成故事的时候，沈老师说赵农教授在苏州讲学，我就很想见这位专家。

赵农先生是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他应山东画报出版社相约，出版了《园冶图说》，后来再版。群峰先生赠我的是2010年第二版。

23日下午，我赶到了苏州会议中心，沈老师与群峰先生已在那里。与赵教授一见面，自然说起了计成，说起了《园冶》，也说起了吴江。他说，计成这样的读书人，主要是实在，注重于实际的研究，当时吴江出现了计成及光学专家孙云球、水利专家沈启等“实学”代表人物，决不是偶然。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图说丛书》，《园冶》与《长物志》《天工开物》等列入其中。他兴奋地谈道，《园冶》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一是他的造园成就，二是他的特殊的遭遇，三是他对世态的认识。我对造园不甚了解，对《园冶》的认识更是浅，认真地听他讲。谈论间，谈到了计成名言“愧无买山力，甘为桃源溪口人也”。计成无力入桃源成为真正的隐士，只能够在溪口窥望一番而已，这不是他的自谦，而是他的大实话，也是他的人生感叹，是思想境界的寄托，是清醒人生的一面镜子。



1637年，计成为郑元勋造园后不知下落，隐逸了？回松陵了？不得而知，以至后来无法了解他的最终归宿，他的去世年份没有记载，遍寻明清地方志书，也没有他的名字，于是演绎出了种种推测。归隐是旧时文人理想的一种闲散生活，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计成的兴趣和志向不在仕途为官，而在闲适自在的隐居生活，他是真正归隐了。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名声也都是身外之物，人生是否有意义，衡量的标准不是外在的成功，而是对人生意义的独特领悟和追求。

赵教授还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说明《园冶》的声誉：他有个学生去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教授的课，吴良镛教授是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教育家，长期致力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教学、科学研究与实践工作。吴教授在讲课前先拿出一本书，说这本书很重要，大家不得不看。吴教授拿出的这本书就是计成的《园冶》。

回到吴江，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还在想赵教授的谈话。我翻出了以前购买的武汉大学教授、旅游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张薇女士著的《〈园冶〉文化论》，里面专门有一章，就是《〈园冶〉文化内核层》，说《园冶》正是以丰富的理论观点及其哲学思想，把古典宜居环境即造园理论提高到了当时的最高峰。首先谈到的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说这也是《园冶》造园理论的灵魂。晚上，长岛先生送来了魏嘉璜先生著的《苏州古代园林史》，第一章导论的第一节，标题就是《“天人合一”的中国园林》，他一开首就写道：“‘虽有人作，宛如天开’，这是我国明朝著名造园艺术家和理论家，吴江人计成在其所著《园冶》一书中对园林建造提出的总体要求。……它揭示了我国造园的哲学准则，即‘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

《园冶》是一本阐述造园理论的专著，它具有高远的意境，我不是园林家，更不是哲学家，不能深透地理解其中的涵义。但是，我

知道计成是吴江人,《园冶》是吴江人写的书。我也明白不管做什么事,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我们现在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乐居吴江,需要的不正是这种境界吗?

我回味着赵农教授《园冶图说》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园冶》数百年来被淹没,流失国外,数十年来的研读,都在建筑界的范围内,只是近年刚刚走进社会生活中。因此,还需要更多人解读、体味其中的含义。计成是松陵的计成,也是中国的计成,是明代的计成,也是现代的计成……”

(发表于2010《水韵吴江》)



## 中秋随感

皎洁的明月，静静的湖水，淡淡的人生，千年流转，万古不变，构成一副美丽的画卷。年年中秋，今又中秋，不由感慨万千……

### —

小时候，喜欢过中秋节，因为有月饼吃，有故事听。

到了中秋月圆的时候，大人们总会在月光下给我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说嫦娥是帝喾的女儿，也称姮娥。美貌非凡，是后羿的妻子。相传后羿是尧帝手下的神射手。他从西王母处请来不死之药，嫦娥偷吃了这颗灵药，成仙了，身不由主飘飘然地飞往月宫之中。

傍晚，后羿回到家，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他拼命朝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怎样也追不到跟前。

后羿无可奈何，又思念妻子，只好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

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也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吴江人也有中秋吃月饼赏月的传统习俗。晚饭后，遇到天晴，月亮明媚，在庭院中放上方桌，供上鲜干果和月饼，并点燃红烛和香，据老人回忆，大户人家的香是中秋所特制的，底部用线香扎成花盆状或者上口大底部小的方形，中间制木屑，自下而上加扎五或七层束香呈塔形，上面还插有小旗。小户人只点香烛。一家人围着桌子赏中秋，直到香烛燃尽而散。

## 二

“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吃月饼是中秋节的一项重要的节俗活动。

中秋为什么要吃月饼？也是有悠久的历史。

在唐朝的时候，长安已经开始制作大量的月饼。到了宋代，月饼已十分流行，有“荷叶”“金花”“芙蓉”等花色。苏东坡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馅”的诗句。

我曾听说过一个唐明皇与月饼的故事：相传唐朝玄宗年间的一个仲秋之夜，唐明皇李隆基在宫中赏月，身旁道士罗公远变法术，将手杖扔向云天化为一道长桥，邀玄宗同游月宫。两人走过长桥，眼前忽现一座宫院，上书“广寒清虚之府”。再看宫内仙山琼阁引人入胜。宫中嫦娥命宫女捧上可口仙饼让客人品尝，天仙们在琼阁中轻歌曼舞。待回到人间，唐明皇命人照月宫所见所闻一一仿造下来。此后，人间就有了“霓裳羽衣曲”和形如圆月的“月饼”。

而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相传与朱元璋有关。元朝末年的时候，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廷官兵



搜查得十分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个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起义军如星火燎原。起义成功了，朱元璋十分高兴，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

### 三

吴江是水乡，八月中秋，明月高悬于半中天，皎结的月亮温柔地将淡淡的清光洒向水面，这天地交融的景色，令人凝静空灵、心旷神怡，倾倒了多少文人雅士。吴江各镇的旧八景，与月结下了不解之缘。

松陵有“垂虹秋月”。中秋垂虹桥赏月是当时人的时尚。明正德三年（1508）中秋之夜，吴门沈石田、祝枝山、文徵明、唐伯虎等为好友戴照送行来到垂虹桥畔。由祝枝山引首“垂虹别意”，唐伯虎作画，大家作诗，留下诗书画合璧。这一长卷几经辗转，现由美国收藏家约翰·M. 克劳斯特珍藏，成为一宝。

黎里有“禊湖秋月”。黎里人禊湖赏月，自八月十五日拉开序幕，到十八日才结束，那时禊湖一带灯市如林，当一轮水淋淋的月亮刚从湖面上浴波而出时，游人们便摩肩接踵来到禊湖边，湖中游船张灯结彩，一片欢欣。1915年中秋，柳亚子等人在禊湖畔倡导建“酒社”，此后的每年中秋，他们在禊湖举行雅集，泛舟赏月，吟诗作对，与范成大石湖相仿。

平望有“平波夜月”。莺脰湖夜幕低垂，水天凝碧，月轮忽现，

皓魄呈空，浮光耀金，静影沉璧，好一幅水乡夜月图。宋朝马思道八月中秋过平望，与鸂湖主人一起在夕阳坠影、明月浮光时携琴命觞，歌咏以陶情，酣酒以适意，宛如神仙。

## 四

天上明月，人间情怀，中秋明月这一特殊天象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月亮节、团圆节，是中华民族血液中流淌的文化音符。

自古以来，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海上升明月，天下共此时”“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话出了人们的亲情。

中秋节是浓缩了几千年儒家文化现代非物资遗产的活化石，它以独特的血亲团圆为基础，将民族团结和国家一统融合于儒家“团圆文化”之中，造就了东方式的、强大的“思亲”“思乡”文化流。中秋节最中心的外延是祝福社会和谐、合家欢乐。

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注定了会有亲情。亲情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剪不断的缘。亲情是无价的，是最珍贵的。萧伯纳有句名言：“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隐藏着甜蜜的爱。”

中秋节，是亲人团聚、亲人叙情、亲人思念、亲人缅怀的日子。

## 五

中秋节，留有中国传统所特有的文化记忆，在我们建设乐居吴江的今天，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底色”。除夕吃饺子、放鞭炮，端午节赛龙舟，重阳登高，中秋赏月……所有这些文化标志加起来，才是节日文化意义上的完整。

“中秋节”作为国家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值得全社会都来关注。2005年，韩国江陵的“端午祭”被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这就是个教训。中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用心去保护与传承。

近些年来，我们所过的中秋节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景致，它渐渐地演变成商家的商业炒作了，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弘扬中秋文化，就是弘扬一种民族情怀。当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审视传统节日，特别是让年轻人有节日文化的自觉。珍视本土的民俗节日，守住我们文化的根。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发表于2010年《吴江日报》）

## 运河诗韵十章

吴江是水乡泽国，境内湖荡密布，河流穿梭，而贯穿吴江的大动脉却是名闻世界的江南运河。

从公元610年隋炀帝开竣开始，已经流淌了1300多年，这大运河，运来了北京烤鸭、钱塘醋鱼，运来了安徽灵璧石、云南楠木，同时，也引来了一批批文人墨客、风流才子，留下了一叠叠诗篇，洒落了一章章诗韵，这诗韵是绽放在江南水乡的一朵朵奇葩，我沐浴在这奇葩的芬芳中，一缕缕激情从心头孱孱升腾，陶醉在了这诗情、地情、人情之中，现摘录儿许，共与欣赏。

### 一、吴松江

大运河从苏州流进了松陵镇，那时的松陵，是太湖和吴松江的交汇口，这里成了运河水第一个歇脚的地方，于是，这里有了松江驿，有了松江亭，多少南来北往的客人，途经吴松江，诗兴大发。唐朝诗人白居易曾任苏州、杭州刺史，他在松江亭上喝酒，他嘴里品着鲈鲤，耳中赏着丝管之音，眼中望着渔船排网捕鱼，与渔歌唱和，唱出了一首《松江亭携乐渔宴集》：



震泽平芜岸，松江落叶波。  
在官常梦想，为客始经过。  
水面排罾网，船头簇绮罗。  
朝盘鲙红鲤，夜烛舞青娥。  
雁断知风急，浪平见月多。  
繁丝与促管，不解和渔歌。

诗人张祜上了松江驿，欣然题诗：

山色远涵空，苍茫泽国东。  
海明先见日，江白迥闻风。  
鸟道高原去，人家小径通。  
那知旧遗逸，不在五湖中。

张祜与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齐名，他在松江驿上感觉到了他要寻找的适宜人隐居的地方，不在五湖之中，而在这吴松江。杜牧也曾旅居松江驿馆，留下了《吴松江》一诗：

候馆入稀夜更长，姑苏城远树苍苍。  
江湖潮落高楼迥，河汉秋归广殿凉。  
月转碧梧移鹊影，露低红草湿萤光。  
文园诗侣应多思，莫醉笙歌掩画堂。

## 二、垂虹桥

宋庆历三年，李问到吴江担任了吴江知县，他与县尉王庭坚用

建庙宇筹得的银两在吴淞江口建了垂虹桥，这横跨在吴淞江上的垂虹桥，一千三百余尺长，超过了苏州的宝带桥。这桥，不仅有利于吴江人南来北往，而且成了吴淞江上的一道风景线，运河水流到了垂虹桥下，引发了诗人们层层诗浪。这垂虹桥原称长桥，是因为北宋词人、做过吴江县令的张先在《松江》一诗中有“桥南水涨虹垂影”句而得名。它一落成就让人赞美不已，苏舜钦的“云头艳艳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郑獬的“插天螭螭玉腰阔，跨海鲸鲵金背高。”杨杰的“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顷玉碧无暇”世称吴江长桥三名联。历代名人咏垂虹的诗现存的就超过了三百首，其中有宋朝的苏轼、王安石、米芾、郑獬，元朝的倪瓒、萨多刺，明朝的唐寅、沈周、文徵明、王士贞，清朝的吴梅，民国的陈去病等。这在中国桥史上恐怕也应该是个之“最”了。

宋绍熙二年冬，文学家姜夔在范成大石湖作客，作了《流影》《暗香》曲，范成大非常赞赏，临别时将其能歌善舞的青衣小红送给了他，姜夔带小红泛舟归乡，一路上，姜夔吹箫，小红唱词，舟过垂虹桥，兴致更浓，姜夔赋诗一首：

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轻清婉约，风韵飘逸。

宋熙宁七年十二月，苏东坡从杭州去山东高密，与杨元涛同舟，另有陈令举、张子野、刘孝叔等人共游吴淞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桥垂虹亭。明月之上，苏东坡与文朋诗友对酒当歌，沾醉欲眠，于朦胧恍惚之中诗情大发。当时，以歌词闻名的张子野已八十高龄，但兴致不输少年，当场作了《定风波今》获得一片喝采声。七年以



后元丰四年，苏东坡在黄州临皇亭夜坐，回想此景，还感慨万千：“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余，荡然无复，予遗追思曩时，其一梦耳。”

清风、明月、良辰，美景，才能使文人墨客尽情尽兴，上述二则轶事足见垂虹桥的迷人之处。

### 三、八坼

滚滚运河水继续向南，经过了曾经被称为吴江三小镇之一的八坼镇。

这八坼镇虽小，却静卧着一个清代名医徐灵胎，这徐灵胎不仅是个名医，而且还通文辞，善作道情，与沈彤共创新乐府，著有《洄溪道情》在八坼有徐灵胎墓园，这墓园四根石柱上刻的两副墓联，内容是徐灵胎临终前自作的，一联是：“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土坟。”另一联是：“魄返九原，满腹经纶埋地下；书传四海，万年利济在人间。”徐灵胎自幼酷爱文学，与文学家袁枚结为知己，这袁枚很有诗名，曾在吴江收了不少弟子，比较有名的是黎里徐达源、吴珊珊夫妇。

宋诗人陆游途经八坼，曾作有《过八坼遇雨》一诗：

胜地营居触事奇，酒甘泉滑鲈鱼肥。  
松江好处君须记，风静长江雪落时。

陆游过八坼，避雨时在运河边饮酒喝茶品味水产，不由被这里的水乡风味吸引住了。鲈鱼是当时有名的特产，是诗人佐酒的佳肴，吴江又别称鲈乡，松江鲈鱼曾进入了多少诗人的诗篇，在陆游以前，

有西晋大司马东曹掾张翰的“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北宋龙图阁直学士陈尧祖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在陆游以后，有明朝画家唐伯虎的“鲈鱼味老存醪贱，放箸金盘不觉空”和清朝诗人郭堂有“请君听说吴江鲈，除却吴江天下无”等等，道出了吴江鲈鱼的珍贵与味美，在诗韵中荡漾起了迷人的波澜。

#### 四、唐家湖

胜墩的运河汹涌澎湃，与唐家湖水系相涌，曾涌出了一场抗倭大战，也涌出了当时知县杨芷的《吞海楼》诗：

三载风烟扣小舷，盛墩时伴水云眠。  
湖光一揽浮空日，楼影孤峰傍远天。  
南海俯窥千嶂落，北辰遥望五星联。  
即看余孽终宵遁，万里升平奏凯还。

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记述了抗倭大战的情景。日本倭寇侵略进入了吴江境内，杨芷在唐家湖袅腰桥北筑起了盛墩抗倭的指挥台“吞海楼”，吴江水军屯兵唐家湖并在运河筑堤以阻挡倭寇。胜墩一战大败倭寇，三年抗战终于凯旋得胜。诗篇表露了杨芷胜利后的激奋的心情。水利学家沈啓亦有诗一首，对当时抗战争描述得更为详尽：

郎官振旅扣吴舷，不脱戎衣带月眠。  
唾落澄波摇列宿，气吞沧海亘春天。  
江涵飞阁鼉鼉隐，风飏雄旗虎豹联。  
鲸鲵不令仍漏网，出车重见赋言还。



杨芷和沈啓的诗，一唱一和，把抗倭战争描绘得淋漓尽致，留下了吴江不可多得的军旅诗，也留下了吴江运河澎湃的旋律。

胜墩运河，抗倭时涌起了汹涌的怒潮，汹涌的诗篇，在清军入关后，同样涌起过汹涌的怒潮，汹涌的诗篇。

明末清初，在唐家湖畔有叶继武的“古风庄”。叶继武倾资结纳豪客雅士，成立一个以“眷怀故明，耻事新朝”为宗旨的社团，社团取名“惊隐诗社”，又称“逃社”。

当时的一般文社，聚集在一起只是饮酒吟诗。而惊隐诗社的宗旨含有反清复明的意思，因而，得到了不少有志向的明朝遗民的响应，当时不少高蹈而能文的人纷纷加入，人员不仅来自吴江地区，还有的来自浙江嘉兴、湖州、杭州、江苏苏州、昆山等地。其中有不少名人，如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言的思想家顾炎武，《水浒后传》的作者文学家陈忱，诗人和医学家戴笠，文史学家潘柽章，天文学家王锡阐等。

惊隐诗社的社员经常在古风庄聚会，特别是每年五月五日起爱国诗人屈原，九月九日起隐士陶渊明，社员都集中一起，作诗赋词，热闹万分。他们表面上看是故国遗民优游文酒，实质上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

康熙甲辰年（1664）社员潘柽章、吴炎因为南浔“明史案”牵连，被清朝廷杀害，惊隐诗社的活动也就停止了，而顾炎武的——首悼念潘柽章、吴炎的诗，成了千古绝唱：

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  
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

## 五、安德桥

安德桥是平望横跨在运河上的一座拱桥，宋庆元三年重建，为吴江境内桥梁之最。这安德桥原来南北堍有楼阁和厅堂，这楼叫齐月楼，堂叫皇华堂，楼上有栏、有槛，登上楼台，可以“揽莺脰湖之胜杰，望靴掌之劳臣。春则桃柳缤纷，夏则荷风馥郁。一行村落，耳闻犬吠鸡鸣，四顾田畴，目观白蘋红蓼”。

唐书法家颜真卿有《登平望桥下作》题诗：

登楼试长望，望极与天平。  
际海蒹葭色，终朝凫雁声。  
近山犹仿佛，远水忽微明。  
更览诸公作，应高题柱名。

这首诗可能是颜真卿担任湖州刺史时来平望登桥而作。他登桥远眺，尽目力所及看到的是海天齐平，分不出哪是海，哪是天，海天一色，辽阔无限。远山近水，蒹葭秋色，凫雁声声。这此自然界的勃勃生机，给了颜正真卿以大自然清美的感受。

“望极与天平”，平望镇名由来自于“天光水色，一望皆平”。“题柱”出自汉朝文学家司马相如典故。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桥柱：“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此桥。”后用作立志求取功名富贵的典故。

南宋时诗人杨万里途经平望，船过安德桥下而不用落下桅杆，他对安德桥的高度感到无比惊讶，发出了“乱港交穿市，高桥过得桅”的感慨。这两句诗成了安德桥的写照，人们想到安德桥，就会记起这两句诗，人们写到安德桥，也必然会引用这两句诗。



## 六、平望驿

大运河贯穿吴江，成了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于是有了松陵驿、平望驿。平望驿在安德桥畔，前临运河，后枕莺湖。驿站，是人们歇息的地方，也是人们思念的地方。

唐朝时，诗人李郢登平望驿想起了与故人共同登高望远的情景，欣然命笔《平望驿怀先辈李从实处士周鉞二故人》：

芦叶风多驿堠长，昔年携手上河梁。  
 青云才子鹤鸿秀，白石山人世术香。  
 华蹕欲陪先道路，大川思济戢舟航。  
 少微星动桂枝发，重整孤帆过水乡。

文学家罗隐在平望驿凭栏远眺，倾听吴歌，情趣依然，写下了《却步秋日泊平望驛寄太常裴郎中》：

蘋洲重到杳难期，西倚邮亭忆往时。  
 北海樽中常有酒，东阳楼上岂无诗。  
 地清每负生灵望，官重方升礼乐司。  
 闻说江南旧歌曲，至今犹自唱吴姬。

元朝诗人萨都刺过平望驿。有《平望驿道》诗，写尽了平望驿景：

左带吴松右五湖，人家笑语隔菰蒲。  
 风涛不动鱼龙国，烟雨翻成水墨图。

越客卧吹船上笛，吴姬多倚水边垆。  
鉴湖道士如招稳，一曲他年得赐无？

萨都刺，道出了平望驿道的地域，也道出了平望驿道的风景，还道出了平望驿道的人情，风景与人情，组成了一幅动人的水乡风情画。

## 七、莺脰湖

平望莺脰湖，上下天光，一碧千顷，有“太湖之亚”一称。湖中央原有平波台，波心一点，天地俱轻，曾引无数文人墨客、达官贵人挥毫拔情。

宋时有平望人赵时远把莺脰湖的景色描绘得深切：

莺去湖存事渺茫，梵宫占断水云乡。  
四围烟树画图阔，六月桥亭风露凉。  
远近征帆归别浦，高低渔网挂斜阳。  
翠微深处一声笛，惊起眠沙白鹭行。

而使平望人引以为傲的是清朝两位皇帝沿运河南下，在平望留下了诗词。

清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康熙二十三年（1684）第一次南巡，到苏州就回京。二十八年二月第二次南巡到杭州，路过平望，平望有五百艘画舫相迎，康熙很兴奋，作《入平望》诗，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锦缆无劳列彩舫，轻桡自爱倚船窗。



勤民不惮舟远行，早又观风向浙江。

乾隆皇帝也六次南巡到杭州。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十三日出发第一次南巡，驻蹕吴江八坼南斗圩，作《鸂脰湖词》《平望》《倪瓚叶湖别墅图》诗。

《鸂脰湖词》：

极目烟波天四围，鸂湖正值早莺飞。  
渔人贾客皆喜欢，帆饱兼看春水肥。

网丝风情是催漕，雨后蓑衣晒处高。  
棹指垂杨轻傍岸，绿云枝上挂银刀。

青草碧色水绿波，遥看吴岫濯青螺。  
此间谁是相宜者，闻道前人有志和。

《平望》诗：

景齐风微湖似镜，轻帆十里畅人心。  
楼台远近称吴望，老幼扶携渐越音。  
泽满鱼虾船作市，地多桑柘树成阴。  
吾民庶矣思藏富，惟有祈年志倍钦。

1765年，乾隆皇帝南巡时，浙江巡抚熊学鹏曾备平望闵家薄荷糕充御膳。薄荷糕是平望产的名点，民间曾流传这样一首歌：“闵姓名糕深雪色，到眼团团秋半月。张生携饷登我堂，经尺浅浅疏筠篔。”

可见薄荷糕受人青睐，乾隆南巡，更是推广了薄荷糕的名声。

## 八、桑磐

运河流啊流，流进了桑磐村。

有陈旻《桑磐渔舍》诗：

几家渔舍住林阿，绿水萦纡桑拓多。  
世业不曾耕陇亩，生涯全仗在烟波。  
门悬撒网高于树，篙系扁舟大似梭。  
留得鲜鱼归卖酒，醉余父子共欢歌。

这首诗，写出了渔家的生活，构出了一幅桑磐渔舍风俗画。这里是绿水萦绕，烟波浩渺。这里的人以蚕桑捕鱼为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得其乐。

桑磐村有上升观，即福德道院（一说金城王庙），殿供玉皇像。内有红豆、金橘、牡丹各种奇花异果。1932年秋，红豆树开花结豆。清乾隆己未四年开花结豆，后沦于荒烟蔓草之中，到1932年红豆树不花不实一百九十四年。1933年4月，平望人陆颺作红豆吟并征红豆吟集稿有奉贤、天津、潜江、高邮、青甫、北平等地诗人作和，辛亥风云人物、南社创始人陈去病为其中之一。陈去病作了《和陆颺红豆吟》一诗：

相思贞洁志纯芳，玉树含英道观旁。  
不事二夫留种子，何须词客筑山庄。  
惹动莺湖骚客情，奇芳历劫故藏精。



牧斋难再王维杏，收拾残红付后生。

1935年汇集《莺湖红豆集》把诗篇和红豆奇观一起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 九、黄家溪

黄家溪，位于盛泽镇东6公里处，即今之黄家村。黄家溪傍京杭大运河，地理位置优越，故当时是自成一市。明万历年间，徽商曾前来贩缙，当地还有丝领头、绸领头之类的中国商人。至清初已是“烟火千家两岸”的绸市，所产绸缎有“被中原九氏”之誉。盛泽至今流传着先有黄家溪后有盛泽镇的说法。

唐朝时黄家溪住有一位开元进士屈突通，他辞去建昌宰隐居黄溪寨湖之南屿建明府厅，自称青草滩主人，又号莊浪，唐诗人李白邀游吴中，曾至黄溪拜访屈突通，写下了《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诗：

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  
故人建昌宰，借问几时回。  
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  
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

黄溪在明代时有青磴、晓风、落霞、隐树、德海、银涛、侍郎、泉井“八景”。到清朝，这八景已多成陈迹，当时人就重新定了八景：帝国朝霞、龙湾夕照、长春夜月、积庆晓钟、合落风帆、寨湖烟屿、绿葭渔唱、芦荻归航。清钱新有《寨湖》诗：

道院无人境地清，殿阴宏敞倚轩楹。  
湖中烟笠参差钓，树里风帆次第行。  
云锁山门两堞寂，人归渡口一舟横。  
闲情更觉潇湘远，鼓柁何年泛月明。

诗描写了黄溪当年的风情。

## 十、目澜洲

盛泽镇镇南有个目澜洲，水清景秀，是鲈乡的点缀。

目澜洲并不大，但历史悠久。目澜洲建在圆照庵旧址上。圆照庵原名骨池庵，为乡人水葬地得名。元朝至正年间，钦赐圆照匾额，就更名为圆照庵，那时的目澜洲与东岳庙、关帝庙、大王殿、碧霞行宫、雷祖殿、斗姆宫等景点连成一片。

使目澜洲闻名的却是明初书画家沈周。沈周第一次来目澜洲，曾将其改名为木澜洲。当时有个乡知悉后，就写了一首竹枝词反诘：

骨池庵里驻名流，诗卷曾向玉带留，  
为恐观澜心不静，故名题作木澜洲。

沈周再次来到目澜洲，慢慢地浏览，细细地品味，水景之美激起了他的情感，他即景吟咏：“开洲水中央。四面水如镜，忽然微风起，澜生水不静……”。顿时感到前次更名不妥，于是作了七绝一首：

目澜识是木兰洲，我梦时时一远游。  
今日问僧方证定，满家水竹似丹丘。  
目澜洲随着沈周的诗作而名声远扬。

（发表于2009年《鲈乡诗苑》）



## 章家浜的故事

—

同里是历史文化名镇，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了。然而，当父亲告诉我——我们的祖籍其实是在同里时，我对同里的亲切感更是不同寻常了。

说起来，我的曾祖父俞紫封先生曾经在同里居住过。在同里，他请过先生、也进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古文基础较好，又写得一手好字，曾为镇上的大族管理过田产，也为婚丧喜事者安排场面，据说还做过教书先生。后来举家迁到了松陵，可能是因为有几分薄田，解放后被划定为地主。我祖父俞柏良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有时也帮助人家处理调解一些纠纷，因此在松陵镇上也小有名气，人称“俞大爷”。

我进一步细问父亲我们的祖居，到底是在同里的什么地方，父亲说是章家浜。

同里有许多古迹，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得到，然而我对章家浜却一片陌生，甚至可以说是闻所未闻，连父亲也不知详情，他是在松陵镇长大的。

## 二

2007年，父亲八十岁了。儿子是父亲血脉里那记最强劲的心跳，我的一生凝聚着父亲一生的心血。父亲八十岁时，我也五十岁了，于是就有了编写《人生五十纪实》的想法。

纪实篇中有《俞氏篇》，自然要写我的祖上，于是又想起了同里章家浜。

我查同里镇志，只查到章家浜在二十八都。后来找了同里镇志办的计东生先生，他告诉我，章家浜就在现在吴江新型建筑材料厂的地方，以前金松岑就住在这地方，是个居民集中地，但是经过三次迁移，现在成为厂区了。

于是我钻进了同里镇志办的资料堆，查阅民国档案，想找俞姓的人家，然而，还是不见踪迹。失望地回到吴江，去档案馆查我祖父俞伯良的档案，总算查到了他的简历，从简历得知他读了三年私塾，后毕业于同里同川小学，这说明我祖上曾在同里居住是实实在在的。民国时期，祖父曾任苏州行政区吴江县税务局印花税检查主任、稽查员、吴江税收征收处平望分处主任。1949年5月吴江解放，他作为旧政府留用人员，进入了吴江县人民政府税务局担任征收员，1955年“精兵简政”时，响应号召辞职回到了家中。他的家庭出身一栏中写着：“地主。”

我又到了同里，查解放初同里地主的档案，然而还是一无所获。

## 三

祖父居住的地方没有查到，但是对章家浜总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章家浜原名船坊浜，后来章家开挖修筑，改名章家浜。船坊浜



在修葺后的天井，章家住宅的第二道门楣上有一块匾额，上面有一个篆金大字：“大夫第。”

章氏现在已名不见经传了，同里镇志上也没有章氏的记载。这章氏后来破落了，其居住的房屋被金氏接手。这金氏是后来被人称为“同里大师”的金松岑的祖先。

我在作家徐玉慧的《金松岑传》中见到了如下记载：

金松岑先祖接手整幢章家浜建筑，占地约10亩。前后六进的空中大院，其画栋粉墙、金钉朱户还依稀可见，另有后花园，但整幢建筑已经晦暗败坏、萧瑟寥落了。

金松岑所认识的“大夫第”，已经修缮过的坐北朝南的“直楞墙门”，两侧以圆大画或柵栏，与常见庙门、祠堂相似，里面还有比木栅更坚固的竹丝墙门，用来抵挡强盗直入。“大夫第”东面原有3楼3底的章氏书楼，也仍作书楼。

我从《金松岑传》中读到，金松岑居住在西墙门内，这些都是他祖父和父辈扩建的，东面紧依着“大夫第”。西面沿墙有一条绿化带，有西宅后进的花园，这花园创园者是金松岑的祖父金凤标，而花园的名称“笏园”却是金松岑命名的。

同里有名建筑“天放楼”。“天放楼”最初就设在章家浜“大夫第”内的务虚堂。金松岑在这里创办了“同川自治学社”。后来，他按照爱国学社的模式，对自治学社的学制、课程设置等作了较大的调整，增设了理化、音乐、军事等课程，又开办理化、音乐传习所，这样，原址已不能适用，于是，迁至同川书院旧址。

章家浜出了金松岑，在他创办的学校中，许多曾经受他教诲的学生最终都成长为各界的杰出英才，如柳亚子、王佩净、潘光旦、

金国宝、严宝礼、费孝通、王绍箕、蒋吟秋、范烟桥……

#### 四

找到了章家浜的金家，然而对我祖父的情况还是无从知晓，我时时被一种情结萦绕着。

一天，我在吴江图书馆遇到了金本中先生。和金先生一交流，我的心情豁然开朗。

金本中先生是同里金氏后裔，现居住苏州，曾在吴江教师进修学校当过语文老师，我听过他的课。和他一聊，聊出了章家浜，聊出了章家浜的“直楞墙门”，他说他知道我祖父。我祖父居住过的地方，是直楞墙门第四井，三楼三底，是金家的祖居，金松岑的家产，里面有“大夫第”匾额，开始租给费孝通先生的父亲费璞安，费璞安迁松陵后，由金本中的伯伯金二枚居住，后来才租给了我们俞家。我曾祖母“俞家好婆”在“直楞墙门”还是有点名气的。原来我祖上在章家浜的住所是租金家的，因而在房产登记时没有姓俞的。

在金本中先生那里，我才了解了祖父居住章家浜的原委，也了解了章家浜的“直楞墙门”里，还居住过吴江有名的望族费家。

#### 五

费璞安一家是1910年从同里镇搬入松陵镇的，之前就居住在章家浜。

费璞安曾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应张謇先生之邀赴南通当教师，兴办新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与民众一起赶走苏州及吴江县的满清官吏，并被选为吴江县议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一心从事教育。他的妻子杨纫



兰女士也是一位有知识的女性，曾在吴江创办蒙养院（幼儿园）。这些事在清末民初是开风气之先的，她自然也就成了当时妇女界的先进人物。他的女儿费达生是蚕丝专家，而他的儿子就是有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费达生1903年10月3日出生，幼时母亲就教她识字，六岁时入同里丽则女校。1910年，全家搬入松陵镇，她也转入吴江爱德女校。她学习刻苦用功，考试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4岁考入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留学日本，1923年归国回女子蚕业学校工作。她创建的吴江县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是我国农民最早经营的制丝工业企业。

这章家浜“直楞墙门”还真不是个普通墙门，不知我祖上是否从中得到了点灵气，让我父亲后来从教，创办平望中学，还当了吴江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

## 六

2007年的一天，我与妻子带着女儿一起到了同里，寻找章家浜，寻找“直楞墙门”。我们经人指点，来到了富观桥一带。

富观桥周围很是清静，桥南北两堍矗立着好多棵古树，茂密的枝叶一边遮掩着桥身。望着桥下缓缓流淌的河水，我寻找着章家浜的踪影。

在路人的指引下，我才知道桥下的河流不是章家浜，章家浜是与它相通的一条小河浜。隔着河岸，见到一条湾湾的小河流，向着绿树深处延伸着，这才是哺育我祖先的河流。

章家浜找到了，然而已不是当年的章家浜了，“直楞墙门”“大夫弟”的痕迹一丝也没有留下。沧桑之变，让人感慨万千。在同里，

像章家浜这样的河浜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章家浜自金家败落后就失去了光环，人们到同里旅游自然不会想到章家浜。

当我离开章家浜时，女儿问我，同里是太爷爷的祖居，那太爷爷的祖上又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是啊，章家浜的俞氏又是从哪里过来的呢？我无法回答。

我就让女儿在这里留了影，对她说了一句话：记住章家浜。

（2010年获《人民文学》征文二等奖发表于2010年第3期《人民文学》）



## 我的师傅

一直想写写师傅。

1977年我高中毕业后进了一集体厂当机印工，当车间主任把我带到班组时，我一下子就被那里的火热场面吸引住了，整齐的印刷机排列井然，当当的机器声铿锵回荡，油墨的芬芳扑鼻而来，随着工人们手臂的甩动，一张张白纸上印上了文字、图案……当时我想到我将要成为一名印刷工人，心里无比激动。

车间主任把我带到了一个小伙子面前，说：“他叫友明，是你的师傅”。我一看，瘦长个儿，白白的皮肤，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与我想象中的那师傅的高大魁梧的样子怎么也配合不起来，但我还是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师傅”。从那以后，我第一次有了师傅。

我的学徒生涯，是在脚踏圆盘上从简单的印信笺开始的。踏了一天，人很吃力，看到其他人都是用马达起动的，也就想装皮带，师傅怎么也不同意，说我们班的老师傅都是从脚踏机起步的，如此不解人意，我私下嘀咕着。

一星期下来，我对师傅有了大概了解，17岁初中毕业进印刷厂当学徒工，亦已有6年工龄了。别看他年纪不大，在车间里，技术活算一流的。

机印工的技术在于装版子，而我一开始不以为然，看师傅那么轻松，有次换版子没等他来就自己干了起来，学着师傅的样子，放上铅条、铅锭、木条，用木针敲紧，拿到了机器上，谁知道出了洋相，没印几张，版子就全部散了架，一个角上的铅字、铅线、铅条一股脑地全部掉了下来。师傅过来了，没说什么，默默地蹲在地上，一个个铅字、一块块铅锭、一条条铅线拣了起来，把版子架拿下来，到了装版子的桌子前，我也就跟了上去，看他重新装起板子。原来我拿的一条铅条小了一号，他边装边对我说：“干活要细心，你这一下，不仅版子白装了，排字工人的活也白干了。”话不重，分量却很重。

在我记忆中师傅对我的正面批评有那么一次。我印刷时，发现纸张尺寸不合要求，就去找切纸工，但切纸工不在，为了抢时间，就自己拿了纸切起来。却不知怎么搞的，切纸刀架上会有一把剪刀，我没有留意，把纸张推进去时，剪刀也带了进去。按钮一掀，刀切在了剪刀上。事发后，因我是学徒工，车间主任原谅了我，但师傅却抓住这件事对我严厉地批评。他说：“你违反操作规则，给集体造成了损失。”他又从工作态度到工作规范、从工作愿望到工作效果，谈得很多很多，我回想起来，这是他对我最严肃的一次谈话，一次有益于我人生自我规范的谈话。

由于班组内学徒工少，工人们全都把我当做徒弟，我呢，也都把他们称做“师傅”。工人们朴实无华，热情诚挚，我与他们的感情很深很深。当时我独自一人在平望，宿舍就在车间楼上，夜间无事，一听到机器声就往车间里跑，日班、夜班转在车间里，有时帮助他们干一阵，有时帮助他们在煤炉上泡饭、下面条，我呢，也吃上几口。星期天，就往师傅们的家里跑。有的师傅生病，就去家里伴一阵子。记得学电视大学英语那阵，白天听课，陈文全师傅家有一台电视机，我就拿了她的钥匙，独自一人收看着。混熟了，彼此亦理解。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也去考了一阵。当时工厂生产任务很紧，我想请几天假，但又开不了口。师傅们了解我的心思，积极鼓励我定心复习，他们说：“你的生产任务我们包下了。”这是朴实而又富有情感的话语，我确实很激动，我唯一的回报只有行动，后来我如此积极投入到争先的行列，与师傅们的这种情感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工厂经常断电，断电了就做装钉活，装钉时大家瞎谈，有一次有位师傅听说我在学校里会讲故事，要我讲上几段，我就给他们讲了学生时代听过的儒法斗争。这一着成了惯例，只要一停电就要我讲故事。这时“伤痕文学”掀起的时候，我就开始背《伤痕》之类的故事。有一次从同学那儿借来一本《第二次握手》，想到内容很感人，就在车间里讲了起来。这一讲讲出了一场是非。当时对手抄本是禁看的，我心中也有顾虑，但一则这小说深深感染了我，二则经不起师傅们的要求，于是，我就跟他们讲起了《第二次握手》，一连讲了三天还只是讲到一半，车间领导发现了，就找我谈话，说手抄本不能看的，更不能传播，这是个政治问题。虽然我没有受到处分，但这故事是不能讲下去了，可是师傅们不让，他们也已被小说中的故事所感染了，怎么也得要我讲完。在这种情况下我采用了一个迂回战术，傍晚，我到陈师傅家里，把后面的故事讲给她听，第二天，她再讲给其他师傅听，当然这也是在秘密中进行了，后来虽然车间主任也发现了，故事也讲完了，因为是工人师傅在讲，他也无可奈何。

师傅们之间虽然也有林林总总的矛盾，有时会因一点小事而闹得不可开交，而翻了脸。然而不久就会烟消云散，互相间还是谅解、理解。记得有一次一位女工与丈夫吵闹，一夜不归，我们全班人马劝阻不了，也就一起在车间内坐到天明。我与师傅们之间也曾生过

矛盾、磨擦。我当团支部书记那阵，与青年人接触多了，老师傅们就认为与他们疏远了。有位团员日产量很高，但评先进时有人就反对，说她是为了得超产奖，我感觉这不合理，就向党支部书记反映，后来经过一阵工作而评上了。有的老师傅就认为我偏心，甚至不理我一阵子，但不久就化解了，工人师傅大都胸襟开阔，性格直爽，与他们交往，我感到一种为人的真挚。因而后来离开了车间，我还不时地去机印车间与他们聊聊，或上机干一阵子。这是我踏上社会，开始理解人生的“血地”，我在这里、在师傅们中间长大，没有这段生活经历，我想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时过境迁，现在我离开平望已经十五年了，平望印刷厂也不复存在了。师傅们大都不是退休，就是下岗了。我的友明师傅自己开了一家印刷店。

在我的影集中，最为珍贵的相片就是穿工作裤在印刷机上工作的那张，一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当年在机印车间的历历往事，想起那帮热情而真诚的师傅们……

（发表于2011年《清明》贺岁号）



## 在太湖边

我第一次了解太湖，是初中时到部队农场学军时。一到那里，部队的首长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太湖，这里是东太湖，吴江的松陵、菀坪、横扇、庙港、七都等地都在太湖边上。

吴江境内的太湖畔，也曾有过不少名胜古迹，也发生过多少动人的往事。太湖湖面辽阔，历来也是兵家藏身之地，东太湖也曾发生过不少战争。吴越争战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曾命令范蠡在东太湖岸密选卧兵藏身之地，伺机待起。范蠡就选择了平望韭溪，他在此操练人马后直入太湖，袭击了灵岩山守军，攻破了苏州城。

我多次在东太湖边回味历史，浮想联翩：我曾在第一批列入苏州古村落保护名录的南厍村，想象着松陵八景之一的“筒村远帆”，思忖着明礼部主事沈琦、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清代诗人徐崧留下的诗文；在横扇四都村，观望着相传是元朝时五台山和尚根据宋抗金名将花荣之女百花公主的遗愿栽植的古银杏，听着常遇春放鸭和杜石生为儿子出资建崇吴寺的故事，听着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军用飞机经过横扇上空机器发生故障，古银杏救了横扇人的故事……我在七都李家港村的公路桥上向北望，见到了两座一字形排列的石桥，东面的是三拱石桥，西面的为石板平桥，下坡到了桥边，

两座桥在河中的倒影显得格外媚丽。一边三个圆，一边一块方，平凸各异，形成了拱形与梁式一体，方形与圆孔同映。一边是似一个梭形，一边是如梯形，圆形、矩形、方形、梯形，这些几何图形的组合巧夺天工，给人一种想象空间。一看到这“双桥”，我不由想到周庄的“双桥”，周庄的两座桥是八字形的，被称作“钥匙桥”，我眼前的两座桥是一字形的，可以称为“链条桥”。

东太湖边有个开弦弓村，因为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开弦弓村进行了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后来还在论文中为该村取了一个学名叫“江村”，到达英国后，费孝通先生又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这个村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地名扬世界。开弦弓村地处庙港，就在太湖东南岸。

那年，七都开始开发旅游业，办起了游泳场，我应朋友之邀去了七都，在七都的太湖里游泳，温暖的湖水，冰冷的暗流，让我激奋，有一种回归母体的冲动。坐着快艇在太湖里冲浪，人和船飞快地滑过水面，那种爽快劲，让人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在餐船上吃船菜，观着夕阳西下，把人生的一切烦恼都抛在了一边，

吴江地处太湖下游，地势低洼，水灾频频发生。吴江自唐以来都重视堤闸的建设，特别是解放后兴起了太湖复堤工程和堤闸修建工作，成效明显，抵御了太湖的水患。横扇的太浦河节制闸更是横卧在太湖口的第一道防线。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亲临视察，成了吴江东太湖亮丽的一笔。

太湖鱼湾的开发成了吴江一景。傍晚时分，月明星稀，灯火相映，在鱼湾的船上品太湖三白，可以品出神仙的日子。开心村的开发，著名作家成了第一号村民。那天，听着他侃侃而谈，感觉到了太湖已不仅是太湖人的太湖，太湖水吸引了无数爱水的人……

（发表于2011年1月8日《解放日报》）



## 集券记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沉浸在集门券的乐趣之中，也交了一起集门券的朋友。后来就停滞不前了，那些门券躺在我的本子里、盒子里，很久一段时门没有去打理它了，但是，毕竟有这么一段经历。

1990年的时候，我与妻子带女儿去了北京，带回来的是一叠门券，有长城、香山、亚运村的，也有故宫、天坛、颐和园的。特别是那张颐和园中德和大戏台的，上面还嵌着一枚“德和通宝”四字的铜钱，更是爱不择手，便心血来潮，动起了集门券的念头来了。

翻箱倒柜地把散落在家里的门券先收集起来，有南京的、苏州的、嘉兴的、南浔的。有的已给女儿玩耍了，好说歹说，买了几本图书才换了回来。有一段时间出门，首先想到的是当地的名胜古迹，即使没有时间去游览，也要买一张门券回来，有一次去常熟兴福寺，是集体购票，没有门票，就自己买了一张。后来去的地方多了，青岛、承德、大连、西安……有亲戚朋友外出旅游，回来后把门券送给了我，我的门券集子在不断地充实。

闲暇之余，翻翻看看，脑海中的游览印象如同重放的录象，清晰地浮现眼前。女儿读小学的时候，遇上下雨的星期天，不能出门就缠着我要听故事，我灵机一动就把门券拿出来欣赏。这一张张门券，

来自四面八方，大小参差不齐，票面五彩缤纷。这一张张门券上的一幅幅画，含蕴着一个个动人故事，真所谓一票一世界，花花绿绿的门票天地中包含着绚丽丰繁的大世界。我们一起沿着长城的示意图，重温当年爬长城的情景；拿起秦始皇兵马俑的门券，议论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故事；从青岛的小鱼山说到普陀山，从锡惠公园谈到家乡的芑湖公园……这一张张门券，满载着我们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这一张张门券，也深藏着一个广阔无垠的知识宝库。

于是，我开始拓宽收集门券的范围，向本地的亲戚朋友要，向外地的同学至交求，与集门票的门友交换，后来，参加了北京的追求之友俱乐部和广西的交友联谊沙龙，在与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的交往中，门券也成为了一大内容。于是，一封封信函，便是一处处名山大川，一张张门券，便是一片片欢喜雀跃。我和我的家人在门券中登上了黄山、庐山，游历了蓬莱、瑶林。龙门石窟、太极仙洞、灵云寺、金山寺，无处不到，有胜就游。门券，将我们带进了一个迷人的世界。

与远方朋友的交往，使我收集的门票涉及了四面八方。广西的罗燕超不满二十的小男孩，在1992年元旦，特意为我跑了柳州的游览区，收集了一大叠来自刘三姐家乡的、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门票。通过一张张门票，我感到了一片片友情。四川江油的万静，给我寄来了海灯法师武馆、李白纪念馆、武侯祠等门券，尽管我没去过那些地方，但这些地方犹如在我的身边。洛阳的郁爱琴把洛阳牡丹花会参观券寄到我的手中的时候，我忽然一阵激动。素昧平生，有这么多真挚的友情，这门券，是人间胜迹和友好世情的证明。

在集门券过程中，我曾经和镇江的汤杰元先生有所交往。他当时是镇江人才中心的工作人员，与我同行，我早听说他集门券集得很到位，数量多而且品种齐，而且举办过党史门券展览。于是我就专门寻了他。他很热情地跟我谈了集门券的经历，还领我到 he 家里



去看他集的门券。他家不大，但真是个门券的世界，墙上、桌上、柜子里都是门券，他做了一个柜子，一个个小抽屉像中药房似的。他给我看了他的收藏，还送给了我一些门券，他这才叫收藏。分别后，他还曾经给我寄来过他创办的《券趣》刊物和一些门券，鼓励我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可是后来我潜心于地方史料的创作而把门券丢在一旁了，和他也断了联系，辜负了他的一片心意。写这篇文章时我查了一下网站，这才知道汤杰元先生把集门券作为一门事业做大了。他从市级机关“下海”后，创立了国内唯一一家门票博物馆，而且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创业理念为莘莘学子打开了联想之门。

网上是如此评解他的：“中外旅游门票博物馆于2002年10月28日正式开馆，是国内目前唯一的门票专业博物馆，馆藏中外旅游门票1.6万枚。该馆积极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把门票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积极向教育业延伸，推广形式新颖、寓教于乐的门票教学活动，研发旅游门票文化产品，在全国独创了联翔语文教学法，创立了全国唯一的语文注册品牌，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去年，门票博物馆跳出镇江登陆扬州，创办了扬州联翔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今年门票博物馆又跳出江苏，走向全国，在湖北黄冈设立了培训基地，并着手在全国建立门票特色培训网络，为民办博物馆的发展探索新路。门票博物馆被省民政局表彰为全省首批民办非企业先进集体，也是江苏民办博物馆中唯一的一家。今年，又被市民政局表彰为自律与诚信建设先进集体。”

这么一看，引出了我许多感想。我集门券停止了十多年，十多年以前我写过篇《门票情结》文章。当时我整理过我的门票，虽仅有二百多张，但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个县市，我也曾陶醉在门券的收集之中。细细品味，票面上或照片，或彩绘，各有千秋。当时的门券，比较讲究的是北门，大都用铜板纸，正面是

风景，背面是介绍或导游图。较朴素的有沈阳韶陵、南京莫愁湖、杭州六和塔，仅像纸分币大小而且是单色印刷。杭州花港观鱼、北京香山索道、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等用塑料制作。随着时间的推移，门券也在不断更新，不少景点都有几种门券，无锡唐城用仿古钱币作为门券，倒也别具匠心。

我集门券收藏活动开始仅仅限于个人的“独来独往”，后来则有意识的结交一些收藏界的朋友，再后来还偶而参加一些民间收藏品展览活动，有目的的去古玩市场购买一些自己没有的门票。现在我进入了文联，收藏协会也是我们下属协会之一，我了解到吴江也有一批门券收藏爱好者，于是，我又开始翻出自己的门券本子，开始想重拣起这曾带给我无穷乐趣的行当。

一张张小小的门券，无疑是一把把钥匙，可以开启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人生的另一番天地。

(发表于2011年第三期《雨花》)



## 垂虹桥

垂虹桥，曾是松陵人的骄傲，我手上有一张当时垂虹桥的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的美景，这一千三百余尺长的长桥，比宝带桥还长，可称为“吴中之冠”。我年幼时桥还在，我家离桥不远，晚饭后，祖母常牵着我的手带到这垂虹桥边，领着我眺望落日余辉，天际云帆，数着这一个个圆圆的桥洞。垂虹桥是吴中名胜，历代文人墨客慕名至此，留下了大量诗篇。曾听吴国良先生介绍，他已经收集了历代名人咏垂虹诗三百多篇，其中有宋朝的苏轼、王安石、米芾、郑獬，元朝的倪瓚、萨多刺，明朝的唐寅、沈周、文徵明、王士贞，清朝的吴梅，民国的陈去病等。这在桥史上恐怕也应该是个之“最”了。

这里有二则轶事：宋绍熙二年冬，文学姜夔在范成大石湖作客，作了《流影》《暗香》曲，范成大非常赞赏，临别时将其能歌善舞的青衣小红送给了他。姜夔带小红泛舟归乡，一路上，姜夔吹箫，小红唱词，舟过垂虹桥，兴致更浓，姜夔赋诗一首：“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轻清婉约，风韵飘逸。宋熙宁七年十二月，苏东坡从杭州去山东高密，与杨元涛同舟，另有陈令举、张子野、刘孝叔等人共游吴淞江，夜半月出，

置酒垂虹桥垂虹亭。明月之上，苏东坡与文朋诗友对酒当歌，沾醉欲眠，于朦胧恍惚之中诗情大发。当时，以歌词闻名的张子野已八十高龄，但兴致不输少年，当场作了《定风波令》获得一片喝采声。七年以后元丰四年，苏东坡在黄州临皇亭夜坐，回想此景，还感慨万千：“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余，荡然无复孑遗，追思其一梦耳。”

清风、明月、良辰，美景，才能使文人墨客尽情尽兴，上述二则轶事足见垂虹桥的迷人之处。

垂虹桥，又使松陵人伤感。因为垂虹桥在1967年突然倒塌。

对垂虹桥的倒塌，我曾读过吕锦华写的这么一段文字：白发苍苍的老人说：“作孽哪？那是因为它冥冥之中已感觉到了一种不祥之兆，那是因为它承受不了突然袭来的风暴呐！”知一点内情的人说：“遗憾哪！那是因为桥年久失修，一孔塌下便倒了一大片。”松陵镇的干部则心情沉重地说：“可惜哪！千年古迹竟毁于一旦，愧对后人哩！”

无论什么感想，垂虹桥确确实实地塌了，塌于“文革”，塌凉了松陵人的一片心。

历史上垂虹桥，自宋庆历八年始建后，历经多次重建、重修。而其中有一则《赵氏义修垂虹桥》对我感触尤深：成化十六年，垂虹桥倒塌现象严重，巡抚御使刘魁途经吴江，就令县令重修，县令因缺钱十分为难。此时有赵氏，丈夫屠晟原当朝为官，因病早逝，留下大笔遗产。丈夫新亡后，长子又作古，赵氏连遭不幸时，闻知本县欲修垂虹桥就准备捐资，她招来次子说：“你父遗产，原为兄弟二人拥有，现你兄已亡，尽悉归你。我一怕你将来拥有如此巨资，不思上进，二则欲积点德，为你造福，不知你如何想法？”儿子点头应允，于是，赵氏捐白银一千余两，使垂虹桥修建工程得以完成。

宋范成大《吴郡志》中记了这么一段有关垂虹桥的异闻：庆历



中有个叫李元的，泛舟过吴江，岸傍见有一尺多的小朱蛇，被牧童所困。李元就拿一百串钱买下，为蛇洗去伤血，放入茂草中。第二年，李元又经过吴江，迈步在垂虹桥上，有人拿了名帖来拜会他，只称是进士朱浚。这朱浚少年风骨清耸。说：“我大人要见君子，但年迈而不能出来，特邀请你去家里，我的家过桥数百步就到。”李元推辞不得，就跟着他过了桥。过桥就见有彩舫舫岸，朱浚拉着李元上了船舫，船急驶而去。不一会到了一座山，只见里面是殿阁凌空，王侯住的地方亦不过如此。一人高冠道服立在殿上，侍立者都是漂亮的女子，朱浚向李元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大王。”那大王说：“小子闲游江岸，不幸被顽童所辱。几乎死在他的手里，赖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李元才记得救蛇之事。这大王置酒款宴李元，并对李元说：“我是南海鳞长，有薄功于世，上帝命为安流王。这里江湖清深，易作骨汉，小甘家洁，足以养老。”又说：“我要报答你救子之思，现有女童未成年，你如纳之，当得其助。”又以白金送给李元。李元弟带着这叫云姐的童女告辞，那安流王的儿子送李元至垂虹桥而别。这云姐年方十三岁，言笑惠敏，李元很喜欢她，过了两年，李元参加应试，得云姐帮助中了进士。这故事，后来在明代拟话本《清平山堂话本》中成为《李元吴江救蛇》，故事更为完整，之后又被明冯梦龙以《李公子救蛇获称心》为题改编入《喻世明言》。冯梦龙将云姐名字改为称心，冯梦龙在故事中描写垂虹桥的景色是：“遥望湖光潋潋，山色空蒙，风定渔哥歌聚，波摇雁影分”。最后写道：“李元终日悒悒。后三年官满，回到陈州，除和书，王丞相招婿，等官至吏部尚书。直至如今年内，吴江西门外有龙王庙尚存，乃李元旧日所立。”有诗云：“昔时柳毅传书信，今日李元逢称心。恻隐仁慈行善事，自然天降福星临。”这发生在垂虹桥边的传说，奉劝人乐善好施。

1967年，毫无文保意识的年代，使这千年古桥冤沉湖心。而如今垂虹桥遗址的恢复还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

我站在堤岸上，看见湖中有八孔残桥遗址，与原桥东端仍留在坡下的数孔遥相呼应。这江南景色，不由使人浮想联翩。记得三年前，华师大钱今昔教授回吴江寻踪，我陪着他在松陵镇上过街串巷。他梦魂牵绕的阁老厅已无踪迹，但就是这垂虹桥遗址公园，唤醒了他的童年，使其徜徉在无限的多思中，他拉着夫人，在这里摄下了一个个景头……

听说有政协委员提案，要恢复垂虹桥，这是一个喜讯。我曾去过与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楼阁”的黄鹤楼。历史上的黄鹤楼是屡建屡毁，最后一楼焚于清光绪十年。百年以来，黄鹤楼有“名”无“实”、楼址空存。1985年6月，经过五年建设的黄鹤楼重新矗立在黄鹤山上，它既是历史环境的再现，又具备现代园林的功能，吸引了数百万人前去观光，成了武汉重要的文化窗口。垂虹桥有“江南第一名桥”之誉，如果能再现于太湖之滨，古运河之畔。再建历史名人咏“垂虹”碑廊，这里必然会成为江南不可多得的胜景。

（发表于2011年第三期《雨花》）